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



為自己出航：
一段認識、尋找與接納自我的旅程

指導教授：楊佩榮 博士

研究生：邱俊達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謝 誌

老實說，我以為自己可能不會畢業

我想，我要先感謝我的母親，您好不容易支撐家裡的開銷到我大學畢業，卻因為我的一句「想要念社會工作研究所」，又無怨無悔地把這個重擔再次扛上肩膀，有段時間，我迫不及待地想把這些學習與經驗帶回家裡，我們開始為了認知和想法的不同經常吵架，有時候，我甚至會用著自以為是的「比較厲害」的高度與態度壓制您，即使您已年過花甲多年，還是會在情緒退卻後，回饋我在這些爭吵與討論之中，您的收穫與感覺是什麼，不論是物質還是心理的層面，您都竭盡所能的給予我支持與鼓勵，謝謝您，您早就已經沒有虧欠這個家與我們什麼了，願您能夠稍微放下這些沉重的愧疚與自責。

再來，我要感謝我的弟弟，有時一起玩電腦或看動畫的瞬間，我會突然想起以前自己對你的各種欺負與責難，高中與大學這段時間的離家，我們之間漸漸疏遠與保持距離，直到就讀研究所開始，才慢慢建立起彼此的連結與關係，謝謝你在家裡經濟日漸拮据的時候，願意多幫忙分擔這壓力，讓我能有更多的條件與空間，完成研究所的學業與這本論文。

很幸運地，自己在學習社會工作的這條路上，有機會跟著幾位崇敬的老師學習：王增勇老師、王行老師、張志豪老師等等，特別是論文的指導與口委老師，整整五年的論文書寫，佩榮老師的陪伴像是冬天裡的太陽，我知道妳一直都會在那裡，給予我全然的包容與溫暖，不論我如何修改題目、內容與寫法，妳都會用著柔和的語氣鼓勵與支持我，妳說：「寫論文的過程，就是認識自己的過程。」，我想：「如果沒有妳，我可能就不會如此堅持認識自己。」；楊蓓老師，妳鼓勵了我好多次，除了在論文上鼓勵我「鼓起勇氣做小王子」之外，還在許多次經歷生命的困難與痛苦的時刻：對前女友的愧疚與自責、面對家庭關係與議題的抗拒與

拉扯、工作職場的痛苦與難受等等，紊亂的思緒在妳靜靜傾聽的過程，都能漸漸地獲得安定與平穩，謝謝妳總是在這些重要的時刻承接住我；曉春老師，感謝能在我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個人」的時候，遇見妳，妳那能將知識性的學習與閱讀，融為生活與生命性的能力，讓我不再那麼抗拒閱讀書本，說不定妳當時透過第一階段口試的文本，就能明白我的狀態與擔心的敏銳，也是透過不斷閱讀、練習培養的吧，謝謝老師在很多時刻如此貼近我的經驗與狀態，口試的時候、課堂的時候，甚至是聊天的時候，那是感動與美好的。

以及，感謝在自己實踐社會工作，跌跌撞撞的路上，能夠遇到這麼多用生命與經驗來教導和陪伴我的人們，西少與中正區外展的夥伴、隆恩埔工作站的哥哥姊姊、研究所的同學與勵馨的同工，特別要感謝念湘與可君，我想，要是我沒在研究所認識你們，我應該就會朝著很不一樣的社工模樣與人生漂去，謝謝你們陪伴我經歷許多痛苦、低潮與迷惘的時刻，不只是社工的路，更是人生的路。

另外，謝謝從我踏入社工領域開始，就陪伴著我的宇庭，即使有些時候，因為用的語言與認知不同，我會感受到沒被理解的孤獨與痛苦，但是這麼多年以來，妳還願意持續的學習與嘗試理解我，提醒我適當抽離社工的角色，回到自己的身體與感覺，謝謝這一路都有妳在。

最後，感謝自己能夠勇敢的啟航與紀錄完這段冒險，這兩個月以來（Final 結束到印出最終版），每次只要提筆開始書寫，都能夠從這些故事與文字裡獲得平靜、撫慰與力量，我相信，這本論文，會成為我一生的養分的。

最後

獻上最深的感謝

給予書中故事的每個你和妳

摘 要

「我想成為什麼樣的社工？」

這是一個，從電機系畢業，卻一腳踏入社會工作領域，並且不斷對自己提問「想要成為什麼樣的社工」的故事。原本我以為，故事會以找到某個「我想要成為的社工模樣」作為結尾，然而，六年的時間，自己在社會工作這條路上遇到的人、事與經驗，使我漸漸覺察到，「我」與「社工角色」並非一體，再透過兩者一點一滴、撕心裂肺地分化，才得以長出自己的力量，用自己來「做」社工，這時，我才明白整篇故事所尋找的，是「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在這之前，提醒自己能接納自己模樣與狀態的歷程。

「這是一個認識、尋找與接納自我的故事」

關鍵字：自我敘事、青少年社會工作、社工模型、尋找自我、分化

Abstrac

"What kind of social worker do I want to be?"

This is a story that graduated from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but stepped into the social work field and constantly asked myself questions about what kind of social worker he wants to be. Originally, I thought that the story would end with finding a "social worker I want to be." However, in six years, the people, things and experiences I encountered on the road of social work made me realize that I gradually realized "I" and "social worker role" are not one. They can only grow their own strength and use their own to "do" social workers through the bitter and divergent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wo. At this time, I realized that the whole story was looking for "what kind of person I want to be," and before that, reminded me that I can accept my own appearance and state.

"This is a story of understanding, finding and accepting myself."

Keywords: self-narrative, youth social work, social worker model, self-seeking, differentiation

目 錄

第一章、啟航之際.....	1
第一節、住在行星上的社會工作者.....	1
第二節、起風了，是時候鼓起勇氣出發了.....	3
第三節、我想怎麼說故事.....	7
第四節、我—你 與 我—他.....	9
第二章、我想成為什麼樣的社工？.....	10
第一節、為什麼是社工？.....	10
第二節、社工之前，是老師.....	12
第三節、西少的航線—關係.....	15
壹、害怕關係的結束—小燕.....	16
貳、如果可以，拜託不要離開我.....	20
參、我們是朋友嗎？—POP Chen.....	24
肆、專業關係？朋友關係？—小狼團.....	30
伍、我想建立的，是更加真誠的真實關係.....	36
陸、在關係航線上的思考—關係是雙方的.....	40
柒、那時，我想成為這樣的社工.....	41
第三章、我嘗試成為這樣的社工.....	42
第一節、隆恩埔的航線—距離.....	42
壹、嘗試放入更多的自己.....	43
貳、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大頭.....	44
參、彼此的距離與眼淚.....	47
肆、我在距離航線裡的經驗—分享彼此的生命.....	49
伍、我不願意接受自己就是如此.....	49
第二節、志工的航線—現實.....	50
壹、信念與英雄—小魚.....	51
貳、我想當英雄.....	56
參、契機與恐懼的拉扯—堅果.....	60
肆、看不見服務他們的理由？.....	65
伍、怎麼又是你？！—小蜀.....	69
陸、現實航線對自己的提醒—傾聽自己的聲音與感受.....	70

第三節、不甘心	72
第四章、我不是這樣的 社工 與 人	73
第一節、社工的航線—尋我	73
壹、是「青少年社工」還是「青少年」社工？	73
貳、最不應該有的情緒.....？	75
參、我們其實蠻像的—志明	76
肆、我害怕自己成為「脾氣不好」或「暴力」的人.....	81
伍、夜晚的謊言與自白—南門橄欖球隊	82
第二節、角色與我	89
第三節、社會工作的教育現場	91
第四節、回頭來說，社工的特質是需要練習與培養的未來式	93
第五章、接納我是我	94
第一節、半年後重返社工與人群	94
第二節、被遺忘的一致性	96
第三節、是的，我不是社工，我是我自己	101
最終章、後記	105
第一節、旅程還會繼續下去	105
第二節、Final 的禮物.....	108
第三節、終將回到 B612 行星.....	110
參考文獻	112

第一章、啟航之際

第一節、住在行星上的社會工作者

He found himself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asteroids 325, 326, 327, 328, 329, and 330. He began, therefore, by visiting them, in order to add to his knowledge.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943)

其實，我一直不太記得有沒有把《小王子》這本書從頭到尾地翻閱過，或許有吧，只是那時候的年紀還沒能理解與體會到聖修伯里想表達的內容和寓意，直到 2015 年看完改編自原作小說的同名電影，念念不忘影片中小王子為了尋找某個答案而啟程到各個行星的經歷，才有機會再次翻閱原著。小王子在不同的星球上遇見了不同的人們，有國王、驕傲的人、商人、點燈人，最後是地球上遇難的飛行員、成千上萬朵的玫瑰，以及被其所馴服的狐狸，因為每段際遇的相處與對話，小王子漸漸地認識了自己的好惡與價值觀，並且把親身經歷的真實經驗化為尋找答案的養分，最後回到 B612 號行星陪伴他所重視的玫瑰花。

如果說，每段旅程的啟航都需要一個理由或動機的話，最初，我很好奇，好奇要是有顆行星上面住著一位社會工作者（the planet was inhabited by a social worker），他會是什麼模樣呢？有著什麼樣的想法與信念？會與小王子討論起他與玫瑰花之間的議題嗎？假如未來的自己也成為了一名社會工作者（論文開始書寫之時，我還只是個社會工作研究所的學生），會長得跟星球上的社工很相似嗎？還是會有其他的模樣？原以為這些好奇與提問就是我出航的理由，想要找到自己理想與期待的社工模樣，卻在風雨交加與百般波折的旅途中，才漸漸地發現真正

驅使自己拉上鐵錨、揚起船帆出航的，是對於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感到茫然與不安的焦慮，起初，「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社工」與「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的這兩種想像是攪和在一塊的，像是用筷子充分攪拌後的蛋黃與蛋白，根本不會覺得眼前這黃澄澄的東西，是前面兩者混合後的結果，直到書寫的尾聲（而旅程還會繼續）才得以稍微覺察與辨識到這樣的狀態。

前言至此，故事即將開始，我想用王增勇老師在質性研究的課堂，經常對剛分享完生命故事的學生的提問做為開頭：

「你會給這個故事什麼名字或主題呢？」

細細地再次翻閱這些文字與情緒，有一種溫暖的感覺浮上心頭，彷彿輕柔地躺在蒼翠欲滴的草皮上，每一寸的肌膚都被清晨初露的陽光灑落與呵護……，如果要給這段冒險故事一個主題，我想……

這是一篇尋找自己的故事

以及

我想輕柔地對自己說：

「就用原本的自己來當社會工作者吧」

第二節、起風了，是時候鼓起勇氣出發了

2017年2月17號的半夜，在床鋪上已經翻來覆去三個多小時卻始終無法入睡，從下背往上延伸到肩膀的整片肌肉與神經，無一處不感到緊繃與痠痛，如此折騰與難耐的感覺迫使自己把身體撐了起來，倚靠著床頭櫃，腦中不自覺地回放起這一整天發生的所有畫面。

今天，是論文第一階段的 Proposal 報告

結束將近兩小時口試的中午過後，我獨自從政大側門走向指南宮千階步道的登山口，一階、兩階、三階，王行老師曾在課堂上提到，許多哲學家透過走路來幫助自己思考，儘管自己並非是位哲學家，反而是在騎機車通勤時，更能有靈光乍現的思考與領悟的類型，然而此時此刻的狀態並不適合騎車，第一個閃過的替代方案便是這條親山步道，七百二十三階、七百二十四階、七百二十五階，天空是萬里無雲的淡藍色，步道兩旁是生長多年的翠綠樹木，以及零星的矮房小屋，本應是能讓登山者感到祥和與平靜的景色，卻止不住內心的煩躁與混亂，一千三百零一階、一千三百零二階、一千三百零三階，不確定是自己不習慣邊走路邊思考，抑或是內心的狀態所致，直到坐上指南宮前的陡峭階梯，聽著四點整從宮內傳出的陣陣鐘聲，我才漸漸地能夠與自己對話，同時思考口委老師們提出的建議與邀請。

其實，內心的深處是知道的，知道自己已經「逃」了好一陣子了

從碩二與佩榮老師討論論文指導的時候，就開始「選擇」論文書寫的方向，在「沒有明確方向與終點的自我敘說」與「容易找到範例與模式的訪談實證」兩者間猶豫，前者是進入社工領域學習後的驚艷，像是《哈利波特》書中正常世界

的人發現有魔法世界存在的震撼程度，透過認識自我獲得超越物質層面的充實感，令人陶醉其中；後者則是相對擅長的研究方法，沒有過多的峰迴路轉與崎嶇小路，平穩筆直且車水馬龍的康莊大道，甚至可以想像論文完成的時間與結果。兩年多以來自己有意無意地「選擇」了後者，最先想寫「青少年的用藥歷程」或「青少年的幫派經驗」這類，看似厲害且對社會工作有貢獻的題目，接著在佩榮老師開授的「青少年社會工作」上報告名為《捍衛聖域》的漫畫後，萌生探討「街頭青少年的保護因子」與「自我生命的保護因子」的渴望，最後的「青少年社工對新手社工的建言」與進行口試報告的「接受服務青少年在雙重關係中的經驗與歷程探討」，這些歷程美其名被稱為「選擇」，心裡頭卻是隱隱約約明白，更真實與貼切的描述是「逃開另一個選項」，我「選擇」了易走並能「做完」的實證訪談論文；「逃開」了難走且不一定能「做好」的自我敘說論文。

直到口試的前一天晚上，此時應該是要加快速度完成簡報的，我卻看著閃爍著游標的空白頁面發呆，出神地想像起通過口試後的未來的畫面，訪談標的青少年的畫面、騰打逐字稿的畫面、尋找他們經驗的軸線與主題的畫面，最後一個畫面，是我看著已經整理好的「他們」的故事，再把自己的感受與想法寫進研究結論的畫面，這樣的「未來」明明是順遂且美好的，卻有股不明就裡的煩悶與可惜的感覺突然湧出：

「這樣的論文是我想要的論文嗎？」

當下是沒有時間去思考這問題的答案，還是不敢思考，我不知道，唯一確定的是再過不到幾個小時，就要用到這份簡報……。

個人報告結束後，曉春老師對「找到自己期望的社工模樣與未來助人關係的拿捏」這項研究目的給了建議：

「……如果用敘說，就純粹自己與青少年聊，談我在跟她聊的時候，才會有這個，才會有自己，當談到他的生命經驗後，才會有他的生命經驗與我的生命經驗，才會有自己；如果是訪談，最後的自己只能放在結論，只是看著他們的 Data，然後說自己的事情與感受而已，想提這個意見，可是都好……」

我驚訝到說不出話來，曉春老師幾乎把前天晚上自己想過的種種畫面，用語言準確地描述出口，並且給了煩悶與難以形容的情緒某種出口，直到聽見楊蓓老師的回饋，我才明白，或許從書寫這個研究題目開始，這些情緒就不自覺地被一同記載進文字裡

「你有沒有能力或勇氣，帶著自己的害怕往下寫？」

「我會鼓勵你鼓起勇氣，做小王子，可以嗎？」

楊蓓老師用著溫柔且堅定的語氣說著，原來，不是只有我自己有這些違和的感覺，原來，那個曾經被不斷逃開不去選擇的道路，還在內心很深很深的某處呼喊著，我好想當面親口問問小王子：「當初決定離開 B612 行星，踏上未知旅程的時候，你是否也是如此的害怕與焦慮呢？」，「小王子周遊列國的時候，也是很害怕的。」楊蓓老師笑笑地說著，彷彿默默地代替小王子回答了我的問題。雖然書中只有輕描淡寫著小王子出發的過程與事實，並未多著墨他內心的聲音與感受，然而，此時此刻我卻彷彿能看見小王子深黑的眼睛裡，流露出真誠與迫切的呼喚與期待，鼓舞著躊躇不前的自己。

思緒回到凌晨三點鐘的時刻，或許這些不斷傳來的難熬痠痛感，除了來自於口試的緊繃之外，可能還包含了這些年累積起來的質疑與焦慮，全部一股腦地被釋放與鬆綁後的結果。為了舒緩這些不舒服，決定吞下隨身藥包內的暈車藥，來替代家裡沒備著的止痛藥，效果卻不是這麼明顯，輾轉直到聽見破曉的幾聲鳥鳴，才勉強入睡。

起床之時已經是隔日的中午，坐到電腦前用著滑鼠與鍵盤在桌面上新增了一個新資料夾，將其命名為「我想成為的社工模樣」。



我想，我已經準備好出發了

第三節、我想怎麼說故事

有的時候，改變與醒悟來得太快太突然，就像有些叛逆期青少年的親身經驗，表示自己在某天睡醒後，突然就跨過那個階段一般，因此當別人問起改變或醒悟的原因，就只能支支吾吾地，說不出個所以然，青少年是如此，論文與我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決定要說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

會喜歡上說故事，可能是國小曾有過一個很特別的說故事的經驗，國文課的老師請學生們分為幾個小組，學期結束前要交出一部「廣播劇」作品，那時的網路還沒有這麼發達，撥接的網路速度別說是影片了，連圖片和音樂都很難隨意地閱覽，因此大部分的音樂與音效都要現場拿著錄音機收音，當時自己為了收錄到滿意的「開關門聲」，還跑到各個同學家實際「開關門」取材，廣播劇錄製的過程相當耗時耗力，我卻依然樂此不疲。下個學期，老師挑選了幾個作品，利用中午吃飯的時間，與學校借了廣播系統進行撥放，我清楚地記得，班上同學們津津有味地聽著廣播劇的神情，彷彿跟著主角一同經歷這短短二十分鐘的故事，那股感動讓我當時連飯都忘了吃。

所以這次，我也想再說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尋找自己模樣的故事，我會慢慢地、細膩地說，彷彿再次回到那個時空、那個事件、那個情緒、那個人的面前與那個自己，以及隨之被召喚與勾起的生命議題，我認為，這是唯一能夠稍微參透這趟旅程如何為自己帶來改變與醒悟的方法。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文本，例如：「從電機系到社工所」、「陰魂不散的喜宴事件」、「南門夜晚的憤怒與談心」等等，早在決定論文的題目與方向以前，它們就已經被記錄與存在了，換句話說，這些文本不是因為論文才書寫的，反而是因為有它們的存在才有論文的。

就讀研究所開始，書寫成了我整理思緒與情緒的最後手段，當腦袋因為太多

聲音變得亂哄哄的，或是太強烈的情緒而喪失功能，我就只能透過書寫，暫時把這些東西抽離我的腦子，才有空間與條件試著理解「發生什麼事情了？」與「我怎麼了？」，這些文本成為我認識自己、討厭自己、責備自己與放過自己的養分與見證，或許同時還構成了今天會有這本論文與出航的必然吧！

整篇故事的書寫將會採取第一人稱的視角，雖然曾經有想過帶著與他們相關的書寫，給在故事裡的當事人閱讀並聊聊那些經驗，最後我並沒有執行這個念頭，一來我已經失去那時的身分與時機，有些人聯絡上了卻有了距離，有些人則是幾乎失去了聯絡；二來我終究明白這是屬於自己的旅程，不論是已經回來的老水手、正在路上的前輩，或是還沒出航的人們，他們說些什麼、告誡些什麼與建議些什麼，我還是必須透過自己的身體與感官，親身親自地去看、去聽、去感受，這是我所習慣去認識自己與世界的方式，對我而言，也是唯一能夠找到答案、美景與自己的方式。

雖然我相當喜歡用倒敘法來說故事，看見了某部分的結果，再回頭敘述發生的事情，過程像是個偵探似地抽絲剝繭，慢慢地參透前因後果，再繼續朝著另外的、最後的結尾發展，整個過程讓人充滿好奇與期待，直至豁然開朗，自己大部分的文本也是用著類似的模式下筆與書寫，記錄當時的情緒或狀態，然後回頭書寫過程，最後會有新的結論或思考。

不過，這篇從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九年的漫長旅程紀錄，最後我還是選擇將「時間」做為書寫的順序軸線，我想，這應該是最能保有脈絡與呈現軌跡的說法，所以，我會從最根本的「為什麼想當社工」，以及「想當什麼樣的社工」作為開啟旅程的楔子，接著，陸陸續續地把這六年來對我有所影響的人、事與物書寫下來。

第四節、我—你 與 我—他

在描述中俊達選擇了用「你」，在書寫中用「你」、「我」和「他」是不容易的，其中又是「你」是最困難的，在論文中常常會有些交錯，尤其是「你」與「他」的交錯，在閱讀時會有些錯亂，但是很喜歡這樣書信式的書寫。

曉春老師 Final 時的回饋

隨著楊蓓與曉春老師在 Final 時提及在「人稱」上的觀察與感覺，我便拿起書櫃裡的幾本小說翻閱參考，書中即使是在描述主角與眼前的人對話，依然會在引號外使用「他」作為人稱，而非「你」。起初，我以為是自己在書寫上的疏忽所造成的，試圖把前幾篇故事裡的人稱由「你/妳」改成「他/她」，然而，修改後的故事讀起來就是有種距離感，因此，我再一次地閱讀整篇故事，原來不是沒有注意到人稱，而是只有在特定的幾個對象才會使用「你」的人稱，例如大部分的青少年、哲宇與阿公等等，一來當初書寫前身文本時，就已經在對話與文字中使用「你」作為人稱，二來透過「我—你」的書信格式書寫，彷彿你就在我的面前，伸手可及的距離看著我、聽著我說話，那些當時來不及問的疑惑與猜測、來不及說的感謝與道歉，來不及傳達的情感與想法，似乎能透過這樣的書寫，獲得些微的出口。

我想對你、妳或您說.....

第二章、我想成為什麼樣的社工？

第一節、為什麼是社工？

「為什麼要從電機轉到社工？」自從就讀社工研究所以後，這句提問就像「最近過得如何？」或「吃飽了沒？」這類的常見問候語，久而久之我也習慣用這個題目做為自我介紹的起手式。最早出現並且回答這個問題，是在準備研究所的面試審查資料：

就讀動機：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大學投身服務的期間，深刻的體會到，助人過程中空有熱忱與愛心是不夠的，尤其當面臨過於困難與複雜的社會問題，例如兒少與家庭暴力等等，唯有具備專業的能力、知識與技巧後，方能使助人過程更加的確實與有效。

2013 年 政大審查資料 — 學生個人自傳與讀書計畫

2013 年所寫下的「就讀動機」，是那幾年最常用來說明的「標準答案」，就一位大學剛畢業的電機系學生來說，服務經歷只有寒暑假的山地服務隊，以及每周一、兩次的醫院志工服務，理所當然會期待能在研究所學習到助人專業知識與能力。畢業後隨即入伍服役，過程中難免會有長官幹部慫恿加入部隊與志願役的行列，說真的部隊開出的條件實屬優渥，不用負擔住宿與伙食費用，軍餉不錯且日後升遷路徑與日程明確，還有各項福利與加給等等，唯獨整整十一個月服役以來，沒有一絲對部隊工作感到有意義與價值的感覺，親身經驗到不論工作薪資與待遇多麼優渥，對自己沒有意義或價值就沒有辦法投身。這個經驗也常作為「標準答案」的補充動機與理由。

會選擇「社會工作」，而非「心理輔導」等其他助人領域，是因為當時負責醫院志工業務的若君姊，剛好是位社工，也是我第一次聽到「社工」這個職稱。畢業前與若君姊討論到未來的出路，「你乾脆以後也來當社工好了。」若君姊突然給了建議，「為什麼？」我問，「健談活潑的個性，還有仔細的觀察力，蠻適合做社工的阿！」她想了想後回答。若君姊的建議成為了指路牌，給未來在軍中服役而感到迷茫的自己，一個進修與報考研究所的方向。

直到完成研究所一年級的課程，經歷王增勇老師的「社區工作」、學期與暑期的兩次實習與團督……，漸漸地認識自己，真誠地面對自己，才慢慢地能夠承認與說出「為什麼想當社工」的「其他」動機，除了正當、合理與政治正確的「標準答案」以外，「隱藏起來的動機」是難以啟齒的，自己或多或少有所覺察，卻沒辦法坦然接納，或是讓其他人知道。

大學將要畢業的那年，「進入社會」的焦慮不斷上升，不想承擔生活的責任，簡單來說就是「還想玩、還想自由」，然而家內的經濟狀況沒有條件提供這樣的空間，加上社會大眾大多認為完成學歷的人，本應進入職場的期待與壓力，「繼續進修」成了社會願意認可，名正言順的擋箭牌，此外，自己對「白袍」的嚮往是之後察覺到的動機，醫生與醫院社工穿戴的白袍，在醫院與社會大眾眼中象徵專業、權力與階級，同時伴隨良好的社會觀感，感覺只要穿上「白袍」，我也將被視為是專業的、良好的，就像是大學舉辦新生入學的嘉年華活動，服務性社團的學長姐曾經問我，為什麼會想加入服務性社團，當時還自以為地修改了陳之藩的《謝天》來回答：「要感謝的人事物太多了，所以是時候回饋社會了。」，當時是沒有覺察到呢？抑或是刻意忽視了對「有愛心」或「優良青年」等良好的社會觀感與形象的渴望？不論是「標準答案」或「隱藏起來的動機」，它們都共構了「為什麼想當社工」的結果，只是有無覺察與是否願意讓它浮上檯面。

第二節、社工之前，是老師

最早意識到自己存在一個「期待的社工模樣」，是在西區少年服務中心實習的時候，星星¹在某一次的個督提到：「……觀察你將近兩個月的實習狀況與紀錄，加上幾次的個督，我發現你對社工存有一套『應該要有的樣子』，如果是社工系畢業的學生，這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然而，正是因為你先前念的是電機系才會覺得驚訝，你應該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到社工的領域，比較不會像大部分的社工系學生，把系上老師或實習督導視為參考與榜樣，而且你才剛念完研究所一學期的課程，不到半年的時間，應該也難以從課堂或書本上建構起榜樣，那麼，這個『應該要有的樣子』是怎麼出現的？」。我茫然地看著星星

這是個從來不曾被問過的問題

更正確的說法是，如果星星沒有提問，自己壓根不會意識到有這套「社工應該要有的樣子」存在，星星似乎看出我的茫然並說：「不急著現在就要回答，但是你可以把這個提問帶在心上，等有心力或契機的時候再拿出思考就行。」，個督結束的那晚，騎車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志向，那是個自己連「社工」這個詞彙都還不曾耳聞的年紀，當時我未來想要當的是，老師。

國小國中的求學階段，經常會出現在作文題目，或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問：「你未來想要做什麼？」，我總是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當老師！」。老師的角色在自己求學的階段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國小到國中的五位導師的模樣與姓名，不單只是和他們在這些階段相處了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還有在很多的重要時刻，他們都給予我陪伴與深刻的學習，小學四年級我把裝有遊戲的磁碟片借給同學，對方卻不斷找理由推託遲遲不還，氣到哭的自己在體育課時躲回教室，還在教室的班導聽著我不斷哭喊：「如果他不還我……」、「如果

¹ 自己在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的實習督導社工

他弄壞了……」、「如果……」與遷怒，還是在旁陪我發洩情緒，並且認真的討論一整節課的「如果」與「方法」；國中二年級有個新來的教官懷疑班上的同學攜帶違禁品，在早自習時衝進辦公室要求那位同學把書包的東西倒在桌上，班導馬上挺身而出站到學生面前，拍桌告訴教官：「不要隨便懷疑我的學生！我相信他不會帶違禁品，現在是早自習，請你離開教室！」，兩個人僵持幾秒後，教官才憤而離開教室，我所遇到的老師，不只是講授課本的知識與生活的常識，更是透過身體力行示範與教育自己，這些經驗歷歷在目且深烙於體內，都與當時相當喜歡的一齣台灣校園偶像劇《麻辣鮮師》中，原是身穿龐克皮衣的流氓，後來進入光啟高中任教的主角—徐磊相互呼應，他們都堅持用自己的方式與風格，和每位學生建立深厚的友誼與師生關係。

高中三年級伴隨升學而來的沉重壓力，開始藉由看漫畫與小說來紓壓與喘息，因而讀到日本漫畫家藤澤亨的作品《麻辣教師 GTO》，描寫原不良少年鬼塚英吉成為教師，並與被學校視為問題班級學生互動的故事，查詢後才發現這部漫畫正是《麻辣鮮師》的靈感來源，藤澤亨用著誇張卻帶點真實的題材，畫出鬼塚如何與這些學生相處，用盡各種辦法認識他們，不只在學校，還有在家庭、日常生活與社會中的他們，只要是正確（但不一定合法）與有意義的事情，鬼塚都會願意站在學生身旁，與之共同面對家庭、生活與各種人生議題，同時對抗其他看不起這些學生與自己的其他同學、家長與上司，甚至是教育體制與社會大眾等等，漫畫裡的鬼塚並沒有被塑造成近期韓劇常見的男主角形象：絕對正義、正向且正人君子的完人，鬼塚並非「完美教師」，對於很多人來說，他更是離「完美」非常非常的遙遠，除了非常善於打架以外，他也是個有血有淚、有情慾、有私心，也有情感的人，他用最真誠與本質上不會傷害學生的自己在與他人相處互動。

現在才知道，那時候會如此喜愛《麻辣教師 GTO》這部漫畫，正是被作者描繪出的這些表現與互動所深深吸引，儘管在考量現實與分數後，沒有填寫教育相關的科系與大學，但是書中鬼塚平時與學生無拘束的自在互動，願意接觸與認

識他們的不同的樣貌與議題，並在他們面臨危機或困難時挺身而出的模樣，已經默默地成為對自己的期許與「楷模」，這些描述正巧與星星提到的那套不知從何而來的「社工應該要有的樣子」有許多不謀而合的部分。



第三節、西少的航線—關係

進入西少²實習之前，我早就已經對社會工作的領域深深著迷，與理工科系截然不同的背景脈絡，幾乎難掩臉上充滿好奇與興奮的神情，迫不及待地想盡早習得「專業社工」理當具備的「能力」，像是熟悉並能運用各種理論與典範、學會多種會談技巧、培養敏銳的分析評估能力、了解適合連結的資源與管道、如何設計有效果的團體與活動、熟悉相關福利政策與法條等等，甚至當研究所開放選填課程時，還衝動地一次選修了二十一學分的課程（開學後只好親自到各課堂上與老師們道歉，說明自己當時毫無選課的概念並會事後退選），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報名校外的義務張老師培訓課程，如此積極的態度與行動的背後，或許隱約藏著「非本科系學生」自覺各項能力不足「本科系學生」的焦慮與擔心，直到下學期開始期中實習，並與幾位青少年相處互動的經驗、與幾位社工一起討論學習的過程，才得以稍微略過「沒有自信」的狀態，開啟尋找「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社工」的旅程。

如果要給自己在西少實習與擔任志工的階段一個主題，沒有比「關係」更適合的主題了。機構為求保護青少年、實習生與志工，服務提供者必須遵守「實習須知」的各項規定與限制，當時有項規定為：「禁止與機構青少年保有私下聯絡管道」，聯絡管道包括手機號碼與通訊軟體，然而，這條限制「關係」的規定，反而造就出一則則以「關係」為主題的故事，以及自己對「關係」的思考。

² 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的簡稱，後面皆用此簡稱。

壹、害怕關係的結束—小燕

第一次與妳碰面，是在實習剛開始的前幾次外展³，看著妳與社工熟絡的交談互動，能夠推測妳們已經認識有段時間，即便如此，對於初次見面的新來實習生，還是顯得有些靦腆拘束，透過社工的慫恿與協助才知道妳的名字，小燕。接連幾次的外展相處與互動，妳和外展團隊越來越熟識，不只是社區的小公園，妳也願意偶爾來機構參與活動，露露臉聊聊天，話題從準備餐飲證照的壓力到個人的感情世界，當妳問到哪裡可以買假蟑螂，想要嚇嚇其中一位頗有好感的實習生，邊說邊露出頑皮笑容的模樣，實在很難想像這和初次碰面，那個滿臉靦腆的是同一個人。

隔年的七月中旬，妳和小雨⁴預告晚點也會到公園參加外展，出發前蝦米⁵建議和晚點出現的妳們開個「假裝沒看到妳們」的小玩笑，加上這次來公園的青少年比預期還多，我們順其自然地先與較少出沒的團體和個人攀談，或許是不熟悉其他團體的緣故，妳與小雨並沒有過來加入話題，兩人幾乎沒有互動地坐在中間大樹下的長椅，一個小時過後，正要結束外展並與青少年道別時，獨自走過來的小雨指著妳的方向說：「她的心情不太好。」，我走近後才發現，散落在妳周遭的白色小點，並不是哪裡飄來的花瓣，而是妳手中一點一點撕碎丟棄的衛生紙屑，擔心是不是我們的玩笑開得太過火，趕緊與妳道歉賠不是，妳只是低著頭繼續撕著衛生紙，換了幾種方式詢問與關心，還是沒有任何反應，最後用著平常互相揶揄的語氣說：「妳這樣破壞環境，掃地的婆婆看到一定會咒罵……」，話還沒講完，妳突然大聲喊著：「反正都是解決不了的問題阿！實習生就這麼幾個，來外展的時候，就這邊的人比較重要？！而我們因為在西少就可以碰到面，所以就不重要？！不用理我們？！那我們也可以說『為什麼其他人不會自己去西少？！』，很不公平阿！而且西少一些奇怪的規定，綁手綁腳的，真的很討厭很煩欸！！」，

³ 外展是由 2-3 位社工與當期實習生組成團隊，主動到少年經常流連聚集的場所（撞球場、公園與街頭等等），與少年接觸並建立關係，為社區內的潛在案主群提供服務的方案。

⁴ 小燕的好友

⁵ 外展團隊的其中一位社工

妳用著從來不曾見過的表情和語氣喊著，滿溢的情緒持續潰堤、咆嘯：「……還有……還有你們都是一樣的！完全不在乎我們的感受！」，看似沒有連貫性的句子，像是把所有的難過、不解與傷痛一股腦地傾倒，慢慢的，妳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斷斷續續的啜泣聲。

蹲在妳的面前，我安靜地聽著，同時經歷著相似的情緒起伏與波瀾，因為自己也被類似的困惑、不解折騰著，至今還沒找到答案，我只能試著說出心裡的想法與感受：「妳說得沒錯，實習生就是只有這些人，我們沒辦法分身，所以我們才需要組成外展團隊，能夠在有限的時間陪伴更多的青少年。我覺得陪伴的順序不是說誰比較重要，誰又不那麼重要，每個人都是重要的，然而以自己為例，遇到很久不見的青少年，也會想趁著這機會多和對方說說話、聊聊近況，深怕下次碰面又是很久以後的事情，或許這樣的行為給妳『外展青少年比較重要』的感覺，這也是妳的感受與想法，我不會說是妳想太多……」，停頓片刻後接著說：「感謝妳願意告訴我妳的心情與想法，我才能知道妳在意的是什麼，以及妳對機構規範的感受與想法……」，說到這裡開始有些猶豫，此時自己的身分是機構的志工，莫名的還是會覺得批評機構是不太妥當的，然而想要回應妳的動機遠大過這份考量，我看著妳手上的衛生紙說：「我一直以為會對機構規定感到綁手綁腳的，應該只有短暫實習的實習生或志工，原來我們，包括青少年的你們，甚至是機構的社工，都有類似的經驗……」我看了一下手錶：「因為外展的時間已經結束了，我知道妳明天會來參加機構舉辦的活動，我也會，如果妳願意，明天活動結束後我們再繼續討論，好嗎？」，妳安靜地點了點頭。騎機車回家的路上，腦中一直浮現破碎衛生紙散落滿地的畫面，還有妳心碎的模樣。

那些碎片，就像妳與每一個喜歡的、重要的人的關係

隔天是西少樂團與藝人舉辦聯合音樂會的大日子，因為比較晚到場的緣故，我沒辦法確認妳有沒有如期參加，直到表演結束後我才在角落看見妳，剛對到眼的瞬間，妳給了我一個爽朗的笑容，除了眼睛有些紅腫，其他都和平常在機構遇見妳的時候一樣，妳一開口就先為昨天情緒的崩潰道歉，妳說，妳很想念六月底剛離開的那群實習生，昨天看見新實習生與少年聊天的畫面，讓妳想起和舊實習生開心聊天的畫面，勾起妳與每屆實習生分離的痛苦，崩潰後便把累積許久的情緒一次宣洩出來，同時也發現心裡有個身影浮現，是很久以前，一位叫阿貓的實習生，原本她答應妳會來參加今天的演唱會活動，以及兩個禮拜後妳的自傳劇演出，卻因為臨時有其他安排，導致兩場活動都無法前來，傳遞訊息的管道除了透過阿貓的實習督導以外，就沒有其他方式了，儘管能理解社工說的，阿貓有自己的生活與時間安排，妳還是很像念阿貓，難以克制的想要見面卻無能為力。

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對分離與思念的痛苦實在太難受了，妳和小雨討論後得到的解決辦法，就是再也不要將心交出去，因此每當有新一批的實習生來機構實習，彼此就會互相提醒與告誡：「不要和實習生太要好！」、「這次不要再拿出這麼多情感來互動相處。」，認為只要不建立出深交的關係，分離的時候應該就不會那麼痛心，然而目前唯一看似可行的做法，每一次卻都做不到，只要開始與實習生互動，便會不自覺地放入感情，最後，又再一次的被分離與思念所傷害，不善於表達情緒的妳，只好在面對分離時假裝堅強，或是擺出一副不在乎、無所謂的姿態，等到對方真的離開以後，才後悔還有很多話來不及說，就這樣，妳們一次又一次的把情緒壓抑在心裡。

原來，昨天妳說的「你們都是一樣的！」，是指實習生都是一樣的，相處兩、三個月後，就會因為結束實習而離開機構，離開妳，在沒有聯絡方式的情況下，幾乎可以說是從妳的生命中消失，再也無聲無息。妳的分享勾起我與星星最後一次個督的記憶，當時星星問我：「你對於幾天前和外展青少年的『道別』有沒有什麼想法或感覺」，我想了想後回答：「其實不太敢大肆道別，我害怕說再見的時

候，青少年露出無所謂或不在乎的模樣，心裡都會有些難受。」，星星露出溫暖的笑容回應我：「……在外展遇到的青少年，他們的生命中更常被迫要面對親人、重要他人或是朋友的離開，因此，他們學會了用『不在乎』或『無所謂』的態度來讓自己好過些」，她停頓了一下繼續說：「分離是需要練習的，每一次的分離，對於你或是青少年，都會是難得的機會。」。

我把當時星星對我說的話分享給你，你對於要怎麼練習感到困惑，星星雖然沒有特別告訴我練習的方式，腦中卻不斷浮現這兩天我和你對話的畫面，「說出來」我不自覺地脫口而出，並繼續補充：「『說出來』是我目前能想到最可行的練習方式，這些痛苦與難受能在『說的時候』獲得抒發與整理，雖然你說你不善於表達，但是相同的方式與行動，很難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既然分離與思念無法避免……」我看著你專注的表情，接著說：「那就用你真正想要的方式，用力也用心地和他人互動與相處吧！不同的是，當又在面臨分離的時候，嘗試像昨天那樣把心裡的情緒與感受說出來，或是像今天這樣討論與分享思念與想法，開始練習面對與說出口，總有一天，你將會有不同的力量與視角來面對分離與看待思念，並且說出心裡真正的感受與祝福。」。

我對小燕說的這些話，似乎同時也在說給自己聽

貳、如果可以，拜託不要離開我

每次只要與媽媽聊到「出國」、「澳洲」或是「導遊」的相關話題，她就會用著一副講趣事的神情說：「你還記得你小時候去澳洲時，那個帶隊的導遊嗎？最後一天要回台灣的時候，你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我不要和導遊哥哥分開』呢！」她邊笑著邊說。這是我最早還記得的，關於「經歷關係結束」的印象。

母親無數次分享的某一次

碩二暑假曾看過張志豪⁶老師與西少合辦的「真的有青少年自傳劇場⁷」，演出當天，一群外展認識的青少年用著詼諧搞笑的呈現方式，把去年夏天兩位朋友因戲水而不幸溺斃的事件演了出來，儘管逗得台下觀眾笑聲不斷，但是曾經見過事件後他們的難過與自責，聊過這些感受與懷念，我在台下默默掉起了眼淚，死亡帶來的分離，是再也無法見面的關係的結束。

碩三上學期慕名到實踐大學旁聽志豪老師的「戲劇治療」，期末老師要求每位同學都要演出自傳劇，演出的內容與方式沒有限制，只要求長度控制在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腦中閃過的第一個畫面是小時候間接目睹暴力的客廳與房間，接著有如舞台換幕般，第二幕、第三幕、……，這些場景像是早就存在的劇場，我能做的只有像著它們走去：無意間路過「格子趣⁸」的畫面、阿公⁹躺在客廳的畫面、獨自一人捲縮在角落的畫面……，我不太明白這些畫面個別與整體分別代表了什麼，於是乎我走入那個看似正要上演故事的舞台，第一個故事，開始了。

某個節慶的放假日，媽媽陪著我與弟弟在客廳裡看電視，姊姊則是在房間裡

⁶ 臺灣戲劇復原力協會的創辦人。

⁷ 幫助青少年們將自己的生命故事轉化為戲劇創作，藉由公演、呈現，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能接近、認識青少年的世界，看見其生活的軌跡與議題，也讓青少年能學習與社會大眾進行對話。

⁸ 商店名，透過出租一格一格的櫥櫃空間，讓各承租人擺放欲販售的物品的格子商店。

⁹ 實際的稱謂是外公，然而我從小到大都稱呼「外公」為「阿公」，故延續此稱謂。

念書，可想而知，門外正傳來的鑰匙開門聲，一定是很久沒回來的爸爸，媽媽卻像是知道會發生什麼似的，叫我與弟弟先回到房間，進去後我聽見媽媽用溫和的語氣問爸爸的近況與工作，再日常不過的互動，卻已經很久沒在家中出現，覺得家裡又能回到原本的模樣，完全沉浸在「爸爸又回來了」的喜悅與期待中，沒過多久卻聽到漸漸激烈的語氣，直到最後傳來媽媽哭喊著：「你打我！？你竟然打我！？」，我才知道剛剛的期待不會有實現的那天，站在房門旁的自己無能為力，只能佇立在原地大哭，直到姐姐衝出房門擋在媽媽前面。

第二個故事緊接著登台，我獨自一人從常去的電影院走出，經過多年前與前任女友一同逛過的格子趣，那天我們為了挑選送給共同朋友的禮物正煩惱著，卻還是被商店內各式各樣的商品逗得很有趣，整個過程充滿驚喜、困惑與互相捉弄的嘻笑聲，如今這家商店外面貼滿著黃底黑字的「結束營業」，裡面的商品已經少了許多，透過沒被擺滿的玻璃牆面望進店裡，似乎還能看見當年的我們。

第三個畫面起初是黑暗無光的，只能聽見刺耳的電話鈴聲，是媽媽打來的，告知阿公去世的消息，一時之間思緒像斷線般，幾天前才打算過去一趟關心阿公，接到電話卻說已經過世了！？從林口騎機車回台北的路上，回想起好多關於您的事情：國小國中因為家裡的事情，有時候會暫住在阿嬤家，當時您在打掃的時候，不小心摔壞了我的電腦喇叭，沒辦法玩遊戲的自己竟然不孝地邊哭邊大聲罵您，隔天起床，電腦桌上放著的是，昨晚您不知道去哪買回來的新喇叭；還有那陣子您每天晚上拿著高爾夫球棒陪我們走回家，並用堅定的語氣說著「不會讓任何人傷害我們」……，從今以後，我再也聽不見每次離開阿嬤家，您都會陪我走到門口，對我說的「媽媽很辛苦，要好好認真讀書，以後好好孝順媽媽」的話了嗎？不知不覺地已經來到阿嬤家的前一條巷子，我把機車熄火，刻意地停在離阿嬤家有些遠的地方，害怕機車的引擎聲會劃破周遭的寂靜，門內陣陣傳出的微弱佛號聲，再一次地提醒我「您真的離開了」，應聲開門的媽媽吩咐說：「等等不可以哭，是習俗。」，往裡面走到客廳便能看到阿公正慈祥地躺在高腳椅支撐的床墊上，

當媽媽循著儀式帶自己繞著阿公時，她卻用強忍不哭的語氣大聲喊著：「爸！達達來看你囉，你有看見嗎？達達來看你了……」，自己的視線也跟著越來越模糊。

最後一幕是國中畢業那天，因為是國小直升國中，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原本就認識，甚至有幾個還是一路同班到國中，然而高中後大家就會因為考試成績的不同各自到其他學校就讀，與三五好友一同回家的路上，我們聊著曾在班上發生的經典事件，買了那家沒有很好吃卻還是會光臨的炸薯條店，分享各自考上的學校與暑假計畫，彷彿用盡這輩子的時間也聊不完，自己原本是住的離學校最近，後來因為搬家的關係，變成最後才會到家，每經過一個路口或巷弄，就必須與幾位朋友道別，一種「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的情緒，在中山北路的路口與最後一位同學分開後，開始醞釀發酵，剛剛那些快樂的感覺漸漸退去，開門關門，爬上樓梯後再一次開門關門，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我沒有像平常般打開電視或電腦，而是把側背包緩緩地取下放在旁邊，倚靠著牆角，身體像是無法支撐住內在鬱悶的重量而慢慢滑下，直到把頭塞進膝蓋裡，彷彿還能聽見嘴裡不自主地說出：「好孤單，一個人，真的好孤單……」。

緩緩睜開眼睛，這些畫面，各自述說不同類型的關係與不同程度的結束，有血緣、有親密、有友誼、有主動、有被迫、有短暫、有永久、能挽回與不可逆的……，全都環繞在「關係」上，全都是關係的改變、結束與死亡。

每當要面對家人、親密、友誼甚至人與人間各種關係的結束，我都會有彷彿跌落谷底般的巨大失落，好痛苦，我覺得我沒辦法再面對這樣沉重的逝去與死亡……

取自自傳劇演出後的自我分享

結束自傳劇的演出後，我們圍成了圈，自己勉強地一個字一個字說出口，視線因為潰堤的眼淚模糊不清，哭到無法自拔與控制，身體因為無法消化的情緒與悲傷不斷緊縮與顫抖，直到旁邊的同學把手輕放在自己肩上，感到些許支持與安定後才漸漸平靜下來。原來，我還是沒有力量再次經歷這些關係結束的過程。就和小燕一樣害怕「關係結束」。



參、我們是朋友嗎？—POP Chen

萬萬沒想到最晚才認識的你，竟然成為我牽掛最久的少年

國盛國宅內的公園之所以會成為青少年聚集的場域，除了部分青少年就居住於此或附近以外，這裡地處隱蔽且有數個能夠歇腳避雨的大涼亭，公園中心的小片空地更能有許多用途，加上亮度不夠的昏暗燈光，讓青少年能夠保有些神祕感。實習快要結束的前一個月，我們在公園裡碰面了。

你與這裡的昏暗氣氛格格不入，主動與我們搭話和健談的個性，與朋友幫你取的綽號相當適合，POP Chen，你和出沒此地的青少年同樣喜愛騎車跑山，但是你騎的不是大改傳動或引擎的大 B 或 Cuxi，而是靠著雙腳踩踏才能前進的捷安特單車，車身額外安裝 Led 的燈條系統，配件與踏板都更換成喜歡的配色與款式，除了與國小同學組單車隊以外，你喜愛各種運動，街舞與滑板都有練習，從聊到學校邀請你在校慶時進行五分鐘的個人舞表演，便能推測你在學校裡肯定是位風雲人物，會來到國宅的小公園，也是因為剛練完舞來這邊買晚餐，同行的朋友知道這邊有位置可以坐著吃飯，我們才有機會認識彼此，不然都是騎單車去到新生高架橋下的滑板場練板練舞，有不會的地方還能直接請教那邊的高手，「主動搭訕別人需要很大的勇氣吧？」我問，這幾個月的實習經驗還是不覺得搭訕青少年是件容易的事，「不會啦，可能是自己個性比較外向，也蠻喜歡交朋友的，習慣了。」你爽朗地回答。

或許是彼此都喜愛運動，加上你散發出容易親近的感覺，話題一個接一個，聊也聊不完，直到外展結束才勉強停住話題。你是個陽光且討喜的青少年，往後連續兩周的外展你都有出現參與，不論是進行宣導活動、團體活動或個別對話，你都能有耐心地傾聽對方說的內容，樂意地分享自己的看法與建議，這些特質讓我對你的印象更加深刻。六月中的那次外展快要結束之時，你主動邀請我互加臉

書¹⁰好友，並且拿出手機示範如何搜尋到你的帳號，已經記不太清楚當時是怎麼婉拒你的邀請，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並沒有直接說「機構有規定，所以我不能加你的臉書好友」，可能是覺得這樣的回答過於制式與沒感情，難以當面說出口，而且不只是你的邀請，這四個月的實習以來，只要遇到類似的邀請，我就會用各種理由蒙混過去：「我回家再搜尋看看」、「手機沒有網路」等等，這些善意的謊言，究竟是對青少年善良，還是對自己善良？

實習期間最感到不知所措的話題，除了太過露骨的性議題，便是這類臉書好友的邀請或聯絡方式的詢問，每當與青少年相談甚歡卻準備結束外展或關閉機構時，便會不由自主地開始擔心對方會不會提出這樣的邀請，心跳與血液流動的速度漸漸加快，變得沒法全神專注在對方說話的內容與表情，大部分的心思都轉而用在如何說出一個自然且善意的謊言，來迴避對方的邀請。

兩個禮拜後，西少盛大舉辦了成立 18 周年的慶祝活動，還沒來過中心的你也被朋友拉來參加，陌生的環境再加上一大群不認識的青少年讓你有些拘謹，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獨自坐在離舞台最遠的餐桌區，「沒有什麼認識的人，會來參加是因為有朋友問自己要不要來」我過去和你搭話時，你如此回答，我們聊起了你在學校的個人舞表演、開始打工的經歷，還有車隊的訓練等等，就在你說不久要先離開時，你又再一次地邀請我加為臉書好友，你說：「感覺還有很多來不及聊，加為好友就可以用臉書繼續聊了。」，這一次你還說明了理由，我能夠感受到你的期待，我焦慮地把手機從口袋裡拿出來，滑動幾下後說：「現在沒有網路，回去有記得的話就會加好友！」，我又再一次用差不多的理由搪塞你。

這次的敷衍使我感到相當難受與愧對，開始對這項規定產生質疑，為什麼訂下這個規定？本意如果是為了保護實習生與青少年，為什麼綁手綁腳的感覺會大於被保護的感覺？！尋問機構這項規定的起源，得到了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實習生」通常是個無法長期陪伴青少年的身份，短短幾個月實習結束後，也意味著

¹⁰ 網路通訊平台，能夠透過此平台觀看好友的近況與互相聯繫。

實習生將離開這裡回到學校，過多的交集與聯絡管道會使得關係的轉化更為複雜與困難，第二是曾經有青少年私底下邀約實習生唱歌，實習生在沒有告知社工的情況下，在非實習的時間赴約，為了保護機構、青少年與實習生，機構才会有這項規定。

當時雖然能夠同意機構的說法，這項規定在面對青少年私下的交友邀請時，應該會是強而有理的擋箭牌，然而為什麼我要用「現在有點忙，等等再來操作」、「手機現在沒有網路」或是「回去記得的話就會加好友」等理由閃躲與迴避？最初如果被青少年邀請成為朋友或詢問聯絡方式，應該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代表對方承認彼此的關係，有意願維持與建立更深的關係，不使用「機構禁止」作為拒絕的理由，是為了製造一種感覺，製造看似有機會，卻因為不小心疏忽與忘記才沒加到好友的感覺，這樣就不必違背自己渴望建立關係的意願，也不用擔心這樣的婉拒會在彼此的關係間產生疙瘩或豎起高牆，衍生可能破壞關係的風險。

時間轉眼來到 2016 年的農曆新年過後，一群看起來相對成熟的青少年，選在西少重新開工的某個禮拜二前來拜年，儘管與當初學校制服的模樣很不一樣，脖子、手腕與手指各別戴上了許多飾品，卻又不同於社區青少年常戴的金戒指與金項鍊，我一眼就認出你了，POP Chen，身上的飾品就如同那年單車上與眾不同的裝備，塑造出強烈的自信與特色。緣分，說來奇妙與不可思議，從西少 18 歲慶生活動算起，彼此大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沒再見過面，我從實習生轉為每周一日的外展志工，卻還能夠在機構與你碰面，彷彿這些年的時間不曾流動，我們迅速地認出彼此，你分享這陣子在鼎王工作的酸甜苦辣，還逗趣地示範員工必須學會的九十度鞠躬與高亢語調的迎賓詞，談吐間多了歷經社會磨練的成熟，已經很少玩滑板或跳舞，交通工具從單車換成了機車，覺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賺錢，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上班與加班，雖然沒有時間交女朋友，卻也算滿足現在穩定與充實的生活，你也反問我這些時間的生活與故事，我從暑期實習與學習拳擊的過程開始分享，你還興奮地站直身體想學習些要領，還有因緣際會而與

多年不見的父親開始聯繫等等，直到西少準備關門的那刻，第三次，也是你最後一次邀請我加為臉書好友，你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在搜尋頁面上一個字一個字的把本名打出，並且把名字的拼音又念了一遍，「你是否感覺到前兩次我的刻意與迴避了？！」我在心裡想著，你依舊佇立在我面前，等待我拿出手機完成如此簡單的步驟。

自從與阿光¹¹討論「實習生或志工能不能與青少年有另外的聯繫管道」（詳見下節-小狼團）以後，稍微鬆綁規則的限制，獲得彈性的空間與權力，讓自己在面對青少年的好友邀請時，除了不知所措與焦慮的感覺外，慢慢建構起評估的標準，停頓許久後，我給了你與前兩次不太一樣的答覆：「我知道怎麼搜尋了，晚點會再考慮看看是否加為好友。」，那時候的評估與考量，我到現在還是記得很清楚：

「整理方才聽到的訊息，最近你的生活相當穩定，有份不錯的正職工作，明確的目標與妥善的時間安排，偶而與朋友相聚與出遊……。」，根據這些資訊，我「評估」現在與你建立關係或維持聯繫，能「幫助你」的部分不多。

事隔幾日，我把那天做的評估與「不加好友」的決定告訴阿光，阿光仔細聽完後給予讚賞：「你這次的做法與狀態，和去年我們在麵店討論的時候相比，成長許多，做得不錯！」，獲得敬佩的社工的肯定，剛開始固然有成長與「做對事情」的喜悅與成就感，但是隨著這些正向感受與情緒的消退，不安與懷疑開始浮上心頭，即使當時合情合理地做出評估與判斷，我卻沒有勇氣告訴 POP Chen 評估的過程與結果，彷彿彼此間只有冰冷的工作關係，不斷的評估、再評估與被評估，卻少了溫度與人味，像是為了做些彌補而用「再考慮看看」取代「應該不會」

¹¹ 星星離職以後，阿光成為我在西少擔任志工的督導社工。

來回答你，但是話才剛說出口就後悔了，「如果你追問我『要考慮什麼』呢？」雖然擠出了道別的微笑，內心卻相當緊張害怕，快速思考著該怎麼回答是好，這個「善意的謊言」像是幫自己挖了個大洞，你是真的沒想這麼多？還是不忍心把我推下大洞？目送著你隨著這群朋友走進電梯離開，站在墜落邊際看著剛剛挖出的大洞，我卻感到相當難受與自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你的邀請，每次的邀請又必須提起多大的勇氣？甚至最後連被拒絕的原因都不知道？！這些是對 POP Chen 的愧疚，反觀自己的部份，這個選擇與決定並非百分之百的心甘情願，撇除理性的評估與分析，情緒層面的不知所措與焦慮，以及我是期待能與 POP Chen 維持聯繫的這些部分，都是沒有與阿光提到的。

直到 2018 年的暑假前，我都未能再與 POP Chen 取得聯繫。在西少從事半年職代社工的期間，可能是獲得能與青少年聯繫的合理性，時不時地會突然想起這段未盡事宜，好多次都想趁著這個機會聯繫你，但是不論自己多麼努力回想，卻都想不起來一年半前你的本名，還有你跟我說過的臉書帳號，想要尋找當時出遊的保險名冊，卻只有找到活動 DM 與照片，試著在臉書搜尋幾個可能的名字，卻什麼都沒搜尋到，直到離職後猶豫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傳了訊息給已經離職的阿光和準備離職的大雄¹²，因為自己已經不是社工的身分，也還沒向西少提交正式的訪談申請書，甚至無法說清楚想要與 POP Chen 取得聯繫的原因，「假如真的能夠聯絡上，我會說些什麼呢？」太多的疑惑、不適合與不確定的因素使我猶豫許久，也曾在各種嘗試卻毫無進展時，想用「或許我們的緣分已經到此為止了」的理由說服自己，但是心裡總會有股聲音說著：「多努力點吧，在還沒用盡所有方法以前，再努力一點吧。」。

¹² 外展團隊的其中一位社工

原本以為這就是最後了，在阿光與大雄都找不到與 POP Chen 有關的任何資訊後，我偶而還是會這樣問自己：「如果我們有機會在現實或網路上碰面呢？」，我會想和你聊些什麼？剛見面一定會先寒暄問暖一番吧，關心這些年來你過得如何，以及分享這些日子來我過得如何，接著我想鼓起勇氣和你聊那幾年的事情，你是不是有發現到我三番兩次刻意地迴避你的交友邀請呢？最後一次你為什麼沒繼續追問呢？你會想知道我的評估與沒加好友的原因嗎？知道以後又會如何看待彼此間的關係？如果當時就用「機構禁止」的理由婉拒你，會對彼此的關係造成影響或芥蒂嗎？雖然說起來很矛盾，但是撇除評估不談，我個人卻是很想與你成為臉書好友的，你聽到會怎麼想呢？或許這些你都不覺得有什麼，可能也沒在意過，但是一而再，再而三逃避的處理方式讓我感到愧疚與難受，再次想與你取得聯繫，是想和那幾年不斷被逃避與婉拒的你，很認真地說聲抱歉。

四月份的某日，阿光突然傳了你的臉書帳號過來，那時正好書寫到我們間的故事，期待又害怕的腦內小劇場開始上演，「你會願意加我為臉書好友嗎？」、「開始思考開場白要說些什麼？」、「開啟討論的契機是什麼？」、「你會想要討論嗎？還有討論什麼？」，不斷思考與猶豫，直到當年七月初才下定決心傳了一大串訊息給你，你只有簡短地回答「你好」與「沒有我不是做車行的」，之後就沒有已讀後面的訊息。

時間流逝以後，許多討論的機會也就跟著錯過了……

肆、專業關係？朋友關係？一小狼團

主要出沒於外展場域的小狼團，如果不考慮關係的深淺，那認識小狼團的時間是最久的，從 2014 年的第一次外展到 2018 年的最後一次外展，整整四年的歲月中，彼此的交情卻像蜻蜓點水般，儘管你們並不會散發敵意或劃出界線，但是領頭狼並不太會主動與人對話或開啟話題，所以每當進入你們的地盤，看著你們玩電動與聊天，身體雖然看似自在地安放於此，腦袋卻相當緊張與焦慮，不斷思考要開什麼話題，真的受不了的時候，就會與其他比較健談的成員對話，因此，我不斷錯過與領頭狼和小羊互動的機會，彼此間的印象似乎只停留在「知道有這個人」的情況，就因為沒有什麼深刻的對話，所以特別記得那些讓我印象深刻的對話。

轉為西少的外展志工後，有次我們在國盛的公園碰了面，幾句寒暄後你們說要先去吃晚餐再回來，我隨著你們站起身準備移動去找其他青少年聊天時，「你要不要一起去？」領頭狼意外地開口詢問，我在其他成員跟著附和的驚訝之際，答應了邀請，那是一種「自己被認同」的感覺，不只是被青少年認同的實習生或志工，還有被同學或朋友認同的感覺，開心到連要離開公園都忘記告知外展團隊，可見「被認同」這感覺所帶來的喜悅有多大，即使我們並沒有因為這個邀請，突然變得很有話聊，對於領頭狼和小羊的沉寂還是會感到不安，但在尋找晚餐的路上心情還是高昂的。

直到在一家小吃店坐定，並且拿出自己在家準備的便當時，才打破有些安靜的尷尬，因為領頭狼家裡有在市場擺攤的關係，除了訝異我自己會準備便當以外，還問了平常會準備的食材與料理方式，這樣邊吃飯邊聊天的經驗很特別，尤其是被問到許多「關於自己」的話題，大部分的外展都是我們向青少年提問居多，青少年對於我們的提問八九不離十都是「你們是誰？」、「你是誰？」與「你叫什麼？」，所以當被你們問到「你幾歲？」、「你念什麼科系？」和「為什麼想要從電機轉社工？」，那經驗是很新鮮與特別的，領頭狼接著說：「我也有想過未來要當社工，

感覺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自己曾經是這裡的青少年，長大後如果能回到這裡當社工，光想就覺得很酷！」，同時卻也擔心：「外展時可能不被其他青少年理睬，就像是你剛來的時候，我也不太理你，不喜歡這樣子的經驗。」，領頭狼繼續補充：「雖然我們見過蠻多次，你也來這裡一陣子了，但是到現在才比較知道你的綽號。」，彼此開始分享互相認識的經過與契機，聊到快要畢業的事情，我用自身經驗問了你們，會不會對畢業的分離感到失落或難過？領頭狼說：「不會啦，自己國中畢業的時候，也沒有你說的分離感，大家還是在這個社區，還是會下課、會放學、會出來，所以大家都還在。」，停頓些許，領頭狼像是推敲出什麼似的繼續說：「你會這種感覺是因為比較孤僻吧！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念書，所以朋友都是學校的同學，畢業時才有這麼強烈的分離感，如果你有在社區外面玩，有其他社區的朋友就不會這樣想了。」，突然覺得領頭狼說的也蠻有道理的，回去的路上還聊到「在學期間做過最壞的事情」等等，雖然回到公園時因為沒有報備而被社工責備了一番，但是心裡很慶幸能有這些聊天的機會。

因為這次一起吃飯聊天的經驗，自己變得比較容易與領頭狼和小羊靠近，即使見面與對話的次數依舊不高，卻能更主動地打入小狼團的團體與對話。兩個月後的外展，在公園裡的溜滑梯遇見領頭狼、其女友與小羊，與你們打了招呼後便坐在旁邊聽你們聊天，大部分的時間裡我都是靜靜聽著內容，突然覺察到現在的狀態不再感到那麼尷尬與焦慮，仔細想想，當自己與朋友相處聊天時，只要有人說話或分享事情，我也是靜靜在旁聽著，時而穿插些想法、表情或語助詞，此時此刻的模樣就是自己平時真實的樣子，也意識到「被認可」的經驗，竟能在同樣的互動中帶來不一樣的感覺。當我還沉浸在輕鬆的狀態裡，小羊突然丟出了問題：「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原本以為是在問領頭狼情侶檔，然而當領頭狼沒有回應且開始靜默時，我才緩緩豎起食指指向自己，並用充滿疑惑的表情看著小羊，才突然把前幾天和女朋友來南機場夜市逛街，碰巧遇見小羊的事情串聯起來，便與你們分享日期與時間的打算、論文尚未完成的考量與現實經濟層面的擔心，領

頭狼也跟著分享社區幾位朋友的經驗，小羊突然插話說：「辦喜宴的時候要記得邀請我們欸！」，當時沒想太多便回答：「如果那時候有在西少當社工的話，當然沒問題啊！我一定會邀請你們來參加的。」，你們興奮地說：「即使我們沒錢包紅包，並且要把所有的餐點都吃完或打包喔？」，我回說：「這樣啊.....那或許可以改成來公園這邊辦個便宜的外燴或辦桌，這樣你們應該會比較自在，重點是我也可以省下大筆開銷哈哈。」，你們回說只要有得吃怎麼樣都可以！或許是一起聊了很特別的話題，當外展結束要離開時，你們有些不情願地說：「怎麼這麼快就要走？」，這句話，我留在心裡了。

隔週出發外展前，團隊一如往常地分享上週聽見的訊息與觀察，當會議接近尾聲之際，我不經意地分享起和小狼團討論結婚話題，並且答應邀請他們參加喜宴的過程，原本以為當時的氣氛應該會像茶餘飯後般輕鬆，蝦米卻擺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與震驚的語調說：「你竟然給青少年承諾了！？」，如果現場有面鏡子可以看見自己的表情，那肯定會是我能呈現出最錯愕的模樣，這和我原本預期的結果差了十萬八千里，緊接著是被責備與被質疑的感覺，我迅速地展開防備，卻在其他情緒出現或採取行動嘗試解釋前，開始嚴厲地質疑與責備自己，「對阿！怎麼可以給承諾？」「你又不一定能夠做到?!」「以前帶營隊不是也有要求不可以給承諾嗎?!」隨著這些聲音的出現，臉上的表情以錯愕作為基底，漸漸混合著挫折的低落，可能是這樣的表情真的太難看了，蝦米趕緊補充：「並不是說承諾不好，重點是要去思考，為什麼你想給他們這樣的承諾？」，「可能是當時自己把少年當朋友了。」我回答，蝦米繼續問：「或許你把少年當成朋友，但是他們有沒有把你當作朋友呢？」，「他們有沒有把我當成朋友？」我在心裡再問了自己一次，頓時感到腦袋有些混亂，沒辦法繼續思考，「嗯...這問題請讓我回去想想。」我把話題暫時停止於此。我感到相當茫然，「難道只有我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們是朋友嗎?!」，「如果你們沒把我當朋友，那是把我當成什麼了？」，如果我們不是朋友.....光是這個「如果」，就讓自己感到失落與不太好受，蝦米的提問想提醒我，

是否有意無意地想透過喜宴的邀請拉近自己與少年的關係，仔細思考，我並沒有想把邀請作為拉近關係的手段，不論是自己被邀請一起吃飯，或是上個禮拜你們說想被邀請參加喜宴的期盼，我想要回應你們給我的「認同」，用化名為「承諾」的對等的認同呼應，整個過程是有意識與意願的。這些都是再次閱讀與書寫時才覺察的狀態，所以當時我什麼都沒有想，根本沒有能夠思考的空間與條件，整個人處於被質疑和指責的情境中，開始迷惘與恐慌究竟該與青少年建立怎樣的關係？！像是突然忘記該如何呼吸或吞嚥，想做青少年社工的自己，突然忘記該怎麼和青少年對話與互動，忘記怎麼建立關係，忘記什麼樣的關係才是合適與恰當的……

2014 年年底，完全結束暑期實習的延續團體後，便與星星聯繫表明想要回機構當志工的意願，我們約了時間在西少進行簡單的說明與了解，與當時實習相同，一樣有份需要遵守的志工規範與簽名欄，然而在仔細地反覆閱讀兩、三遍後，確定「禁止與青少年保有私底下聯絡之方式」這條規定並沒有被寫進規範內，便迅速地簽名表示同意，像是國小曾經有過的經驗，總是固定會在放學前出回家作業的老師，卻在某天宣布下課前都沒有交代任何作業，內心一陣欣喜若狂，卻同時伴隨著困惑與難以置信，想過要舉手與老師確認，又擔心這樣會不會讓老師想起自己忘記出作業並補上，當星星結束手邊的事情，並問：「有沒有什麼疑惑的地方？」，我用快速且肯定的語氣回答：「沒有」，交出簽好名字的志工規範。之後還從當期實習生的口中得知，實習規定從「禁止」與青少年有私底下的聯絡方式更改為「不建議」，以及有資深少年表示「志工就可以加臉書」，綜合這些說詞，揣測「目前的志工身份」應該是自己能夠決定是否要與青少年有私底下的聯絡方式，然而，我並沒有與星星或其他社工核對這項揣測，害怕這麼做會被否定，失去當被社工詢問為什麼有聯絡方式時，能用「我以為志工就可以…」來當擋箭牌的機會。

從那次簽妥志工須知與相關表單開始，半年來陸陸續續地加入幾位比較熟識的青少年的臉書好友，起初都是透過私人訊息互相對話與聊天，漸漸地會在青少年生日或是分享重要事件時，在其個人的臉書塗鴉牆留言祝福或關心，甚至去到剛好離政大很近，某位青少年進行建教合一的實習髮廊剪頭髮，以及到住家附近的公園，介紹朋友與伴侶給自己認識等等，每一次與青少年有更多私底下的互動，內心的罪惡與不安的感覺就越重，「這樣做好嗎？」、「會不會被社工發現？」與「會被責備嗎？」，其實自己心裡已經有答案了，不然當大雄提到有在青少年臉書內看見我的留言，意即已經知道我有加入青少年的臉書好友時，就不會有「做壞事被發現」的心虛感產生，即使如此，依然繼續鋌而走險地透過訊息與青少年互動，「是否這樣就有機會與青少年建立更為深厚的關係呢？」，心裡期待著能因此建立出不同於實習生，有距離且不太自然的實習關係。這些行為與互動不斷地累積不安、自責與焦慮，再加上對這樣的關係感到迷茫與不確定的感覺，邀請參加喜宴的事件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天晚上的外展服務，幾乎不記得遇見了誰，又說了些什麼，只剩下有些模糊的不知所措感，即將離開國盛公園前，我和阿光約了這半年以來，從事志工後的第一次個人督導會談。

隔幾天，我們騎著車來到離西少有些距離的麵攤，從阿光與老闆的互動與談話，能看出他經常來這裡光顧，點好麵後阿光便開口問：「這段（志工）期間都還好嗎？」，「因為內容與實習的時候差異不大，所以沒有什麼問題」起初我客套的回答。星星在我剛回到西少擔任志工沒多久就離職了，阿光成為中正區外展的主責社工，因此同時負責此區外展志工的管理與督導，會願意與阿光討論「與青少年建立的關係為何」的議題，甚至分享心裡話的原因，我想是因為在這一年多的相處經驗，多次看見他在事件的理解與討論的過程，即使有著自己的價值觀與想法，依然能給出很大的空間與自由，不會馬上做出評論或責備。老闆很巧地在客套與醞釀的話說得差不多時把麵送了上桌，吃下一口後我直接切入主題：「……但是，不論身份是實習生或志工，我卻依舊在關係的議題上碰壁與不斷被拉

扯……」，我繼續說道：「……從同期的實習夥伴到下一期的實習生，她們都遇到類似的議題，機構禁止另外擁有聯絡管道的規定讓她們充滿罪惡感，覺得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即使阿光已經是西少內最能放心討論這議題的社工，勉強鼓起的勇氣只夠藉由他人的故事來影射自己的狀態，或許是覺得已經做錯事情在先，只敢先用這種方式試探阿光的反應與開放程度，最後才在故事尾補充自己「也」時常面臨青少年的臉書邀請，以及「想」與青少年建立朋友關係的思考與拉扯，避重就輕地迴避自己已和青少年互加好友，並且有過聯繫的事實。

「其實，我知道你和幾個青少年有聯繫……」儘管阿光說這句話時的語氣不帶責備與其他情緒，我卻依然像個被抓到做壞事的孩子般緊張與害怕受責備，一五一十地把這半年與幾位青少年聯繫的事情說出，阿光思考了一陣子後慢慢開口：「我並不會馬上把這件事（有私底下聯繫）歸類為不好或不應該的行為，如果這個關係與聯繫管道，能讓機構或外展團體和青少年建立更多連接，提供資訊幫助團體活動或個人處遇的設計，或是最直接地能使青少年獲得協助、學習或成長，那就是好的、有價值的關係，例如透過訊息告知青少年今天有沒有外展，或是邀請青少年參與機構的活動等等，這些都能讓外展團隊與機構和青少年建立更多連結，所以我個人對於能不能擁有聯繫管道保持開放的態度與看法。」，聽完阿光的這番話，自己不再像是罪人般那麼忐忑與害怕，並且明白評估「是否能與青少年擁有聯繫管道」的依據，也擁有部分的決定自由，頓時感到踏實許多。

結束那天與阿光的討論後，有了評估的原則和決定權，讓自己在往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裡，能夠更心安理得地面對關係的議題與青少年的交友邀請，但在每次評估後並決定婉拒時，心裡頭都會有個聲音問自己：「這樣的評估與處理方式，真的是我自己願意與信服的嗎？」，我沒有辦法很肯定地回答：「是」，直到最後一次婉拒 POP Chen 的經驗，我才明白，它只能做到讓自己對機構心安理得，並且給予每次評估完做出的決定，不論是加為好友或是拒絕，足以說服自己的正當性與理由，來遏止過程中的猶豫，尤其是評估不該加為好友，為此而有不情願的

想法的時候。

伍、我想建立的，是更加真誠的真實關係

2016年暑假才開始就接到慧姿¹³的來電，邀請自己支援台中社會局委辦的青少年營隊，雖然曾在救國團的某次國中生營隊有過創傷經驗，以至於後續帶領青少年營隊或團體會有巨大的恐懼與焦慮，卻也想藉機旁觀慧姿如何帶領青少年的體驗教育活動與團體，在電話中猶豫許久後才答應參加。

兩天一夜的營隊設計的相當充實與緊湊，再經過整個白天的相處，工作人員和青少年們也越來越熟悉，晚上的BBQ活動營造出非常輕鬆愉快的氣氛，幾位青少年便在吃飽喝足後，開始拿著手機與工作人員合照與互加為臉書好友，就在一位青少年拉著我，並指向前面另外一位青少年手上的手機前鏡頭，示意一起合照時，我婉轉地迴避鏡頭，「為什麼不一起照相？」其他工作人員也都有拍喔！」她們提問，「我可是有肖像權呢，哪能說照就照。」一開始用著擅長的玩笑話來迴避，同時也意識到這不是我拒絕合照的真正理由，腦中突然閃過POP Chen被婉拒的那個畫面，這甚至不是我想要給的答案！停頓片刻後我改口：「其實，沒和妳們一起拍照，是因為還沒有和營隊負責人或慧姿老師確認，至於需要確認什麼...我想是這次營隊的資訊開放的程度。」，她們露出不解的表情，彷彿正提醒我要用更白話的方式說明，便嘗試舉例模擬：「如果我們的合照被放到臉書，那麼我和妳們各自的朋友，不論有沒有參加營隊，甚至是完全陌生的臉書使用者，都可能看見這張照片，並且推論彼此的身分與關係（助人者與個案），這些狀況應該不會是營隊負責人所樂見的。」，她們微微點頭並露出似乎聽懂的表情，我接著說：「晚點我會和慧姿老師與負責人討論，如果她們沒有這些擔心且同意的話，隔天我會自己去找妳們拍照並加為臉書好友的。」，「好哦！你自己說的！明天等你的消息。」她們邊說邊回頭收拾烤肉的器具，「我保證」我說完便往水槽

¹³ 政大社工研究所的學妹

走去洗碗。

直到所有學員都就寢後，工作人員圍坐在方才烤肉的小平台討論今日狀況，結束前我提起 BBQ 晚餐的拍照事件，為了解釋為什麼拘泥於「是否給予青少年聯絡方式」，便也簡短地補充從大學參與服務性社團、救國團假期服務員，一直到西少實習與從事志工的脈絡與想法不斷改變的歷程：「……雖然自己對於阿光建議的評估依據似乎沒能全然接受，卻還是目前判斷的標準，只要營隊沒有禁止與限制，並且評估對青少年有幫助，或是能夠增加機構、營隊或社工與青少年的連結，我會毫不猶豫地建立聯繫的管道。」我接著說：「然而，這次的身份是單次性的營隊志工，台北與台中的距離不算近，營隊結束後就幾乎沒有機會再與這些青少年有互動，他們將回到原本的生活環境，陪伴他們的也會是原本的社工與機構，拍照或許還好，但是綜合這些考量，我會偏向婉拒她們的好友邀請。」分享完後，我看向營隊負責人：「我也想要聽聽為雅的想法。」事隔許久，我還是能依稀記得為雅說了什麼，為雅沒多想便說：「我期待的隊輔角色，希望是能透過營隊裡的相處與互動，成為青少年的參考對象或榜樣，他們會看見隊輔帶領活動的樣子，面臨挑戰、衝突與挫折的樣子，思考問題如何解決與執行的樣子、與青少年互動或同伴合作的樣子等等，因此，我想回答你的邀請，我對於營隊的期待是能有『真實的關係』，這個『真實』不單指這兩天隊輔與青少年間的關係的真實，還包括營隊開始前與結束後的關係的真實，唯有這樣，『影響』才有機會萌芽與發生。」，想了一會，為雅繼續補充：「這個真實或是你剛剛提到對關係負責任，不是說當青少年想聊天，你就一定要陪他聊天，因為離開營隊回到日常生活時，我們也會有自己的生活與事情要處理，營隊創造的一對一長時間陪伴的情境，將會與返回日常生活後的情境很不一樣，我認為『負起責任』是指必須要讓想加臉書好友的青少年明白，回到日常生活後彼此的關係與互動可能會與營隊大不相同，告訴他們『真實』的狀況，不刻意塑造出總是能夠傾聽與回應的不真實模樣，當青少年確實明白後，依然願意互加為好友時，我認為這就是為彼此的

關係負責，並且保有真實的關係。」結束討論後，我當面與為雅道謝，感謝她願意分享那些很深的心裡話，從為雅開始籌備這次的營隊，就已經很清楚知道她想要的營隊核心是什麼，才能在一邀請她分享，便能堅定的說出自己對營隊的期待。

原來，對於評估的方法無法信服的原因，是因為裡面缺少自我與真實，即使內心傳出期待建立關係的聲音，我卻充耳不聞地忽視他，用「這樣做是正確的」的說詞正增強做的評估與決定，當我以為是「自己」評估與做出決定的時候，才意識到這過程的「冰冷無感情」，只是依循著看似合理的原則，核對、勾選與輸出結果。

原來，「我」不在裡面了

返回台北後的隔月，我前往萬華某間教會觀看西少這次的自傳劇公演，散場後在教會門口巧遇正要下樓幫忙場復的領頭狼，除了稱讚他願意接下主持人這重擔，更是佩服他能夠鼓起勇氣向在場的母親表示感謝，並且說出心裡深藏許久的感受與話語，這是相當不容易，同時也相當感人的事情，領頭狼聽完後點了點頭，並說聲謝謝後就先去幫忙了。或許是收到這些回饋的原因，幾天後我的臉書收到了領頭狼與小紫¹⁴的好友邀請，我根據領頭狼和小紫的近況來評估「是否加為好友」，結果是與 POP Chen 相同的，我卻遲遲沒有點下「拒絕」的選項，這一次，我不想再重蹈年初逃避 POP Chen 的覆轍，不想再逃避自己內心的聲音，與大雄分享與討論後，我想在分享自己被邀請成為好友的感受與此的看法後，也問問領頭狼和小紫對「加為好友」的想法是什麼，期待當聽見他們的感受與回饋的過程，會多少彌補與 POP Chen 的關係裡留下的遺憾。

¹⁴ 曾在西少碰過面與聊天的青少年，同時也是當天自傳劇的另一位主持人。

於是我分別傳送訊息給領頭狼與小紫，裡面述說了「想按」同意的原因，自己會期待彼此的關係不只是志工與青少年的工作關係，意指刻意且不夠真實的關係，想讓彼此的關係更為真實與像是朋友的；「猶豫」的原因，是曾經與阿光討論過，加為臉書好友如果能增加機構與青少年的連接，或是對青少年有所幫助幫助，就會是有價值的聯繫關係，如今知道領頭狼和小紫都過得很穩定的生活，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出現在外展場域，因此才會有所猶豫。即使發送訊息前不斷確認內容與用字，還是費了許多功夫與決心才傳出訊息，終於，我能夠說出做的評估是什麼，還有對關係的期待與真實的真正想法。領頭狼看完訊息後並沒有回覆，便在某次相遇時當面與領頭狼詢問，領頭狼說看到的當下不知道該回什麼，剛好那陣子有些忙碌就忘記回覆訊息了，最近有時間會再回訊息，或許領頭狼就和當時的自己一樣，究竟是想要打太極蒙混過去，還是真的忘記，這些就無從得知了。小紫則是給了簡短的訊息回應：「加入好友是能夠互相關心近況與動態」，與自己想要按下「同意」的想法差不多，雖然得到的回饋不多，但是能夠知道小紫的想法，也就足夠了。

自從去年小狼團的成員分別升學與就業後，我就很少在國盛的公園內遇見你們，直到 Proposal 隔月的白色情人節兼外展，難得有幾位在涼亭現身，原本關心近況的聊天的話題，因為你們說我長得很像班上的一位同學，轉而聊起年紀，直到你們對於我的年紀已經 27 歲，還有個交往四年多的女朋友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時，這樣的對話隱隱約約有種既視感，嘴快的小菜¹⁵接著問：「什麼時候打算結婚？」，我邊回答與兩年前差不多的答案，邊想「不會這麼巧吧？！」的時候，小菜就面露微笑地說：「那你結婚的時候記得要邀請我們欸！」，雖然有因為這樣的巧合暗自驚呼，隨後感到的是平靜與安穩，「如果有邀請青少年的打算，我會記得邀請你們的。」，彷彿重現了兩年前的對話，「我們會找滿十個人，但是總共只會包六百元喔！」小菜說著，當年小羊似乎也曾說過的玩笑話。

¹⁵ 小狼團的成員之一

一樣給出承諾的經驗，為什麼沒再產生質疑與自責？原本以為是因為這次給予小狼團的承諾是更加可能與可行的，是更確信能夠做到的承諾，再加上沒有被社工責備或質問的關係，如今連貫性地閱讀這些經驗後，才發現真正沒有責備自己的原因，是因為喜宴的邀請是「自己」做的決定。

我突然想起分享外展訊息的那天，一夥人在走出會議室的，阿光喃喃自語地說道：「或許這是個能讓青少年經驗到，久遠的承諾也有被兌現的可能的機會。」，我不只是想成為兌現這個承諾的人，同時也期待能與你們有段更為真實的關係。

陸、在關係航線上的思考—關係是雙方的

其實，在小紫回覆為什麼想要加為好友的理由之前，她最先傳給我的訊息是：「是喔，沒關係」與「不過我已經滿 20 了」，簡短兩句話語背後的意涵，是否正述說著小紫想要擺脫名為「個案」的身分？以及「助人者與被助人者」或「社工與個案」之間的「專業關係」？也提醒自己在專業關係之中，身為助人者的一方時常逕自地決定了很多事情，例如：是否建立關係、見面與互動的頻率、該做與不該做的事情、自我揭露的程度與關係的時程，還有獨自地擔心許多狀況，像是不可以輕易地給予承諾、小心轉移與反轉移與害怕違反機構或倫理的規範等等，然而，專業關係也是一種「關係」，應該是雙方都可以決定這段關係要長成什麼樣子，它應該是更有彈性與人性的，必須是自己認同的，也是對方認同的。

所以，不要再忽視心裡頭那股奇怪與卡住的感覺了

柒、那時，我想成為這樣的社工

結束西少的實習以後，我房間裡那張不曾用來閱讀的大書桌的玻璃桌墊下，多了一張無法乘坐鐵路的仿製火車票，那是西少慶祝成立十八周年所設計的許願卡，上頭印著「西少（出發地）→_____（目的地）」的字樣，邀請參與活動的青少年與民眾能在目的地的欄位，寫下願望做為努力前進的方向。活動時自己也拿了這張只有名片大小的車票，用著現場提供的毛筆，寫上六個大字：「有人味的社工」。已經不太記得「有人味」這個形容詞是星星曾提及的，還是另外一位香港實習生說過的，我把「有人味」詮釋為「有溫度」與「有自己」，除了能帶給服務對象陪伴與溫暖，並且是用「作為人的自己」為根本，因為有「我」的存在，這些互動與相處便會成為獨一無二的。

願望，意味著還沒有被實現與完成，才會被用作祈求與努力的方向。寫下這個願望的同時，也反映出自認在西少的實習裡，還不夠「有人味」，例如於青少年聊天時，會去思考著什麼樣的話題對評估與處遇有所幫助；回饋時也要思考什麼會是最合適的內容與用詞，比起作為「自己」，我把更多的比重放在作為「社工所實習生」與青少年相處互動，只把不多的「自己」拿出來，讓彼此的關係感到「刻意」與「失溫」，離「真實」與「有人味」漸行漸遠。有了這次實習的經驗與發現，開始迫不及待地想盡快把調整後的狀態，帶進下一個實習場域，期待自己能因此朝著更有人味的實習生前進。

第三章、我嘗試成為這樣的社工

第一節、隆恩埔的航線—距離

來到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的隆恩埔工作站實習，除了是一連串選擇與被選擇的結果，自己堅持更換實習機構，不惜與原本負責校內督導的老師有了些許的衝突，或許就已經開始嘗試讓更多的自我現身了吧。

原本的實習規劃，在去過最自由且彈性的西少實習後，暑期的實習機會想安排到最有結構與規模的家扶，經驗兩種截然不同風格的機構會有什麼差異與區別，不然就是選擇同為善牧基金會，可能會與自身經驗有所共鳴，服務目睹兒童的小羊之家，然而致電詢問後才知道，今年暑假小羊之家很難得的沒有釋出招收實習生的名額，家扶則是在公布實習面試名單前幾天，來電告知因為暑期申請實習的人數過多，即使自己能在實習開始前修畢、獲得團體工作這門課程的學分，卻無法在面試前符合「具備個案、團體與社區工作學分」的資格，被婉拒的當下除了滿滿的不解與無奈，更多的是大部分機構都已經截止實習生的招收的著急，與原本負責實習督導的老師通信告知狀況後，她推薦了另外一個機構，萬華兒童服務福利中心，對方也表示能有一位實習名額，回信向老師表示感謝與意願前，透過學長姐的實習成果書，以及最近實習回來的學姊打探後，得知暑期實習的內容著重於營隊籌備與帶領，與大學社團寒暑假辦理的營隊相似，聽到這裡便開始有些猶豫……「真的要把研究所最後一次的實習機會用在這個機構嗎？」我在心裡苦惱著，某天與阿芳剛好提到這個狀況時，她給了我一個實習機構的名稱—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

瞭解協會的服務對象與工作模式後，我被「都市原住民」這幾個字所吸引，想起了大學山地服務隊接觸過的原住民孩童，「當他們漸漸長大並離開家鄉，到都市升學就讀或工作打拼，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服務對象與好奇成為一種延伸與召喚，於是我透過信件與原實習督導老師聯繫，用文字闡述如果大學沒有參

加服務原住民孩童的社團，今日可能也不會踏上社工路，以及想要呼應這份感召的心情，然而，老師似乎無法諒解這樣的決定，尤其是當詢問過萬華兒福中心能否再招收實習生後，又臨時說不去實習，要換機構，我也因為信件裡的文字不被理解與認可開始有些情緒，幾次的信件來回後，老師最後告知自己，因為我執意更換機構，服務對象隨之改變的緣故，我的實習督導老師也會換成另外一位老師，這應該是打從開始求學以來，第一次為了自己的意願而與老師發生最為激烈的衝突。

壹、嘗試放入更多的自己

如果說西少是給予實習生最大程度的自由，那麼隆恩埔工作站就是幾乎不給實習生限制，甚至沒把前來實習的學生視為實習生，整個工作站內的工作者皆把所有人視為「個人」。因為沒在面試時看見實習須知，所以實習剛開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問哲宇有沒有什麼規定：「如果青少年和我要聯絡方式，要怎麼處理？」我坐在哲宇機車的後座，從左側大聲地問你，「我自己沒有特別限制可以不可以，你決定就好。」你給了個很隨興的回答，到達附近的麵店準備吃午餐時，你像是想起什麼，接續剛才的話題：「如果真要說我對你有什麼要求，嗯……」，你思考片刻後繼續說：「……那就是我希望你在這裡能放下社工與研究生的身分，用自己，你這個人與這裡的青少年坦誠相見，這是我唯一的要求。」。想起初到工作站面試的那天，你與佳賢¹⁶拿起錢包要我跟上，沒多久走進大馬路轉角的便利商店，要我隨便挑瓶啤酒一起喝的畫面。你的唯一要求，像是你與隆恩埔青少年相處起來如同對待部落的弟弟妹妹般，或是那天你用人與人的互動對待我般，不是社工與案主，不是督導與實習生，而是人與人，陳哲宇與邱俊達。哲宇唯一的要求正好與自己期待的事情不謀而合，想要練習成為「有人味的社工」，我需要沒有太多規矩與限制的實習場域來嘗試與經驗，迫不及待地想快一點進入隆恩埔國

¹⁶ 當時是隆恩埔工作站的督導

宅，用調整過後的狀態與青少年互動。抱持這樣的期待，我與你相遇了。

貳、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一大頭

已經不記得你在介紹自己的時候，說的是阿美族還是布農族，以及「大頭」這綽號的來由，但是你的外型卻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一頭染過卻已經退色的淡棕色頭髮，配上大多數原住民常見的淺黝黑色皮膚，原本以為是被爸爸帶到木工與鐵工廠做工，長時間曝曬太陽的緣故，直到我看見你姐姐也有著相同的膚色時，我才篤定這是與生俱來的健康顏色，一對濃眉大眼，以及散發出些許自以為是的微厚嘴唇，像是猴子般細長且靈活的四肢軀幹，這就是我所印象的大頭。你和家人住在國宅一樓最東的套房，不知道是過往部落的習慣，還是七、八月份的天氣實在太悶熱，整個暑假鐵門幾乎都保持半開的狀態，門外大約 2 米寬的走廊，大概是兩人屈膝靠牆對坐，腳尖會快要碰到的距離，就是你、姊姊與幾個朋友最常聚集的空間，是個每次要爬樓梯上去工作站前，必定會瞄到眼的地方，再加上部落裡本來就不多的青少年數量，這個空間成了每天實習固定巡點與浸泡之處，如果有遇到聚集的你們，短則十幾二十分鐘，長則整個上午都待在這裡，因為自己沒被要求需要做什麼，不用設計團體，不用記錄對話內容，所以這個空間與時間想到的、能做的，我們都有嘗試過，用隨身喇叭放音樂唱歌（我都是聽你們唱歌居多），各自玩各自的手機與遊戲，或是剛下工什麼話都不想聊，只是看著走道窗外的藍天發呆放空，人數比較多的時候，我們會講起聽過的鬼故事與親身經驗來嚇唬對方，或是玩起鬼抓人與紅綠燈等體力遊戲，當然範圍是整個國宅的平面；人數比較少的時候，我們偶爾會聊到自己與家庭，但是這類的話題是真的很難，也很少被提起與分享，你們時常嘻笑、打鬧，互相調侃對方與自己，彷彿生活裡沒有什麼痛苦與不開心的事情。即使有很長的時間都待在你們家的門口，但是我幾乎沒有見過你與姊姊外的其他家人，你說他們都很早就出門上工，很晚才會回來。

我們剛認識沒過幾周時，有天早上你在國宅門口剛好遇見準備停機車的我，趕緊上前問我能不能載你過去三鶯橋下的伊娜（投幣式卡拉 OK 店），有個朋友在那裡等你，我對這樣的請求相當猶豫，儘管路途沒有很遠，但是在路上發生意外該怎麼辦？加上自認彼此關係還不到共乘機車的程度，同時卻也對橋下的原三鶯部落感到好奇，因為國宅內的住民幾乎都是從那邊搬遷過來的，以及常常聽到青少年提到「伊娜」，很想一探究竟這個神秘的集會地，又可以拉近彼此的關係，天人交戰一番後，我從車廂裡拿出另外一頂安全帽，看見你微微露出的厭惡表情，我便說：「如果想要被載一程，就只能把安全帽戴上。」，確定並檢查已經戴好戴妥，我們才出發前往伊娜。或許這個請求是你試探界線的第一步，測試彼此的關係與互動能到什麼程度，這次的「成功」醞釀了下次的請求。

「伊娜」是棟在都市內很少能看到的單棟雙層小屋，與其說是投幣式的卡拉 OK 店，更像是在某戶人家的客廳裡擺上古老伴唱機，再放置一台用來冷藏飲料，有著透明玻璃門冰箱的私人空間，可能是還不夠接近原部落地，或是已經拆除了其他的小屋，大片土地上唯獨豎立著的伊娜，看起來有些蒼涼。到達伊娜後，剛剛提到的朋友正在講電話，只用眼神示意來打招呼，你如在自家廚房般走進走出，最後拿了打火機走到外頭點火抽菸，我陪著你在外面吞雲吐霧與聊天，你開始問起停在我們眼前的那台藍色機車，問著問著突然轉過頭來說：「借我騎看看」，「阿……」我很猶豫要不要答應你，我很少把機車借給別人，不論是意外後的責任與賠償問題，處理起來都相當麻煩，何況你還是個未滿 18 歲、沒有駕照的青少年，我根本不可能會願意借給你，「我保證會很小心的！」「安啦！之前常常騎朋友的機車。」你在我正要開口拒絕前打斷我，「為什麼不直接拒絕他？」我問自己，「我想要藉著這個機會打好關係……」「而且，我想要當個『很酷的朋友』而非『死板的大人』……」自己回答我，你則是繼續發動攻勢：「就騎眼前這短短的小路就好，這邊不會有其他車子，很安全的！」，你指著這條大約 600 公尺長的小路，或許我臉上的掙扎被你看出來了，你用著更強烈的說法想說服我：「是

不是朋友？只是騎一下而已」「這樣很不夠意思欸~」，或許是被那一句「是不是朋友」打中，我慢慢地站起來說：「好吧！但是我有幾個要求，我會坐在後座要求車速不可以超過60公里，並且只能騎到這條小路的盡頭」，你興奮地連續回答：「好好好」就直接跳上機車，「沒關係啦這裡不會有警察，而且才短短的距離」你說，直到我表明沒戴安全帽就不可能把鑰匙拿出來，你才不情不願地戴上帽子。

老實說，自從學會並且開始騎機車以後，我變的很害怕給別人載，儘管沒有發生過嚴重車禍的經驗，但是坐上後座也意味著失去控制的主權，不論車速或過彎的傾斜角度，無法自己掌握的感覺讓我相當不喜歡，但是我也沒有勇氣放任大頭一個人騎車，以我對你粗淺的認識，有非常大的機率會成為脫韁的野馬，無法控制，即使後來才意識到坐在後座也沒能增加多少可以掌控的部分。

剛開始你確實有遵照上限的時數，600公尺的距離很快就迎來盡頭，這時你用近乎告知的語氣問我：「能不能再往前騎一些」，似乎沒有減慢車速的打算，或許是都有遵守騎乘的限制，這段路騎起來讓人安心許多，加上短短不到一分鐘就結束的距離真的蠻短的，前面接續的也是筆直無車的小路，思考後便答應你能夠再往前騎一些，就在我們一起打破「距離」的限制後，「車速」的限制就被你拋到腦後，右手開始大催油門，加速度與慣性的作用把上半身往後拖拉，即使戴著全罩式安全帽，還是能夠聽見微小「咻咻」的風嘯聲，能夠感覺到全身的肌肉因為緊張而緊繃，抓著後座扶手的掌心開始冒汗，但是我卻沒有嚴厲地出聲制止，而是用著反問的方式問你：「靠杯！你不覺得騎太快了嗎?!」，這樣聽起來應該比較像是個「朋友」吧？你邊用：「不會啦」與「還好吧」敷衍我的驚呼與害怕，邊把騎車騎進左邊的上坡小路，那是條通往水壩的陡峭石頭路，直到往上騎了大約1分鐘左右，才被禁止進入的告示牌與鐵網阻擋下來，就在你嘗試左迴轉掉頭下山時，可能沒料到機車加上兩個人的重量並不輕，一個沒踩穩差點就要連人帶車往左邊倒下，我急忙地用左腳踩住地面讓機車保持平衡，你似乎被剛剛的狀況

嚇到，才與我位置交換到後座去，整個回去的路上我們沒有多說什麼，你像個做錯事的弟弟，變得異常寡言地坐在後座，我則像是抓到做錯事的弟弟的哥哥，責備你幾句，並且給了些騎機車的建議後，沒有其他地對話與聊天，慢慢地騎回隆恩埔國宅。

參、彼此的距離與眼淚

這週混亂到，我快要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到底長得是什麼樣子？是喜歡與人相處的，還是抗拒互動的？二十四年以來，我是怎麼面對周圍的重要的朋友與家人？是真誠的嗎？還是努力塑造著一個看似美好的自己？

暑期實習—第七週實習週誌

當年的十月，所上邀請今年有進行實習的研究生分享經驗，分享者可以從期中與暑期的兩次經驗裡，任意挑選其中的一次作為分享主題，我還記得在某張標題為「我所害怕與抗拒的人事物」的簡報內，並排擺放了三張照片：「隆恩埔國宅裡昏暗與明亮間隔交錯的長廊」、「哲宇家的厚重白鐵門」與「從國宅二樓眺望出去的廣場與群聚的青少年」。

我害怕獨自一人走過第一張照片的長廊，深怕在轉角、家門口或遠處碰見其他居民，「要不要主動打招呼？」「距離還很遠卻太早對到眼，我該講些什麼？」，這些彆扭與焦慮，甚至會讓剛走出電梯或樓梯口的自己，在看見走廊有居民群聚聊天時，選擇多爬一層樓迴避，也曾因此從二樓爬到五樓，再繞另外一側的樓梯回到二樓的辦公室。第二張照片的鐵門象徵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我害怕每次哲宇熱情地邀請自己到家裡作客用餐，或是假日到新竹五峰鄉幫忙農收與認識故鄉，實習期間，我能夠感受到哲宇用盡各種嘗試與辦法，希望能夠拉近彼此關係的距

離，儘管我很想要回應他的期待，卻又無法回應，像是我倆間存在著一層薄膜，裡面有著勉強與不自在，並且找不到可以努力的方式，並在思考「怎麼拒絕他？」、「該用什麼理由拒絕？」時，感到愧疚。最後一張照片說明我害怕在國宅裡眺望到遠處有青少年群聚，不論有沒有被他們看見，我似乎都必須去找他們，這樣的過程讓我焦慮與擔心：「我該講些什麼？」、「他們會想聽我說什麼嗎？」，甚至產生「不想過去」這要不得的想法。

隆恩埔實習的第七周，壓抑的情緒在禮拜二早上經過走廊，看見國宅門口聚集著一群青少年的時候，超出了負荷，我快步地躲回無人的辦公室，確認了坐在椅子上的高度不會被窗外的任何人看到，我才癱軟地趴在桌上，「好累」我邊嘆氣邊說「真的好累」。那天下午剛好是王老師來隆恩埔進行暑期實習探訪的日子，前半段的對話與互動原本都還好好的，直到王老師準備離開，問了我和哲宇：「還有沒有什麼想提出來討論的？」，「我覺得，俊達還不夠努力……」儘管哲宇用著不帶批評或責備的語氣說著……，還是讓我壓抑的情緒徹底崩潰，「你怎麼可以這麼說？」眼淚邊掉邊說：「我也想與青少年，甚至是隆恩埔的一切更加靠近！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一來我覺得自己受委屈了，我想努力卻不得其門而入；二來我覺得痛處被刺到，「我是不是真的還不夠努力？」我也懷疑自己，我開始說著這幾周讓我痛苦與無能為力的事件，與居民的互動、哲宇的每次邀約與青少年的群聚，哲宇也說出了自己同樣感到「無能為力」，每當想要拉近彼此的距離，卻沒有一個辦法或方式是有用的，「彷彿看見了自己的軟弱與不足……」哲宇說著說著，也留下了眼淚，那天，王老師帶著我和哲宇，聽見對方的難過與狀態。事後哲宇分享，這是他第一次在機構同仁的面前掉下眼淚。藉著分享彼此的眼淚，拉近了距離。

肆、我在距離航線裡的經驗—分享彼此的生命

真正能夠拉近彼此距離的契機，不是扮演成有別於他人的酷炫朋友，或是放棄自己的原則一味地討好，也不是什麼技巧或能力(看向書櫃擺著從沒翻過的《跟誰都能說不停》等類似書本)，而是彼此分享自己的生活與生命故事，分享脆弱與不足的地方，分享痛苦與無能為力的情緒，分享內在真實的想法與感受，或許這會需要一些些的勇氣來促成，是雙向的，絕非只有單方面的述說或聽取。

伍、我不願意接受自己就是如此

原本以為在隆恩埔的實習，會因為能放入更多的「自我」而創造出高峰經驗，然而，當我不用再扮演「實習生」這個角色後，反而失去主動與人互動、建立關係的能力、動機與正當性，同時害怕「自己的樣子」就是如此，不擅於和他人建立關係與相處，不知道怎麼拉近與對方的關係，或是根本連想要拉近距離的意願都沒有？！原來，在西少實習的時候，受限於「規定」的同時，我也在利用「規定」，當自己難以與某些青少年建立關係並熟識時，就會牽拖那些「規定」，下了「假如沒有這些規定，我和他們的關係一定會更貼近的！」的結論，而不是因為「我做不到」與「我就是如此」。我想，「有人味的社工」所描繪的真實自己，肯定不是「現在的自己」吧？不然又怎麼會不願意接受「做不到」與「就是如此」的自己？應該要像《麻辣教師 GTO》的鬼塚那樣，熱情、勇敢、隨興、坦蕩、自由自在、大而化之、全力以赴的模樣，隆恩埔實習的經驗卻把兩者的差異攤在眼前，更明確的說法，是把我所沒有、不足與缺乏的渴望，化作一把把利刃刺向自己，透過疼痛來嘲笑與折磨自己，我不要這樣！必須要更努力地成為自己期待的模樣！

第二節、志工的航線—現實

結束隆恩埔實習後的十一月，透過電子郵件向星星表明想要回到西少擔任志工的意願，不久便收到星星的回信與提問：「為什麼想回來西少當志工？」。我在回答提問的信件裡如此寫道：「這幾天只要有空閒的時候，都會想起星星的提問『為什麼想回來西少當志工？』，原本以為經過這幾天的思考，一定能回答出很清楚與肯定的原因，然而，好幾天的時間過去了，我卻想不到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與動機，也沒辦法說清楚，即使如此卻依然想回來當志工的驅力是什麼，可能是憧憬西少的工作方式與環境，或是很可能成為論文的田野與研究場域，然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群實習時認識的青少年，我想要回到西少與社區繼續陪伴他們，或是再陪著他們繼續走一段路，這一次不再刻意地多做些什麼，不用進行厲害的處遇，不用設計有效的團體，不用給予特製的服務，只是互相的陪伴、單純的陪伴，一起再多走過些時間與歷程。」。

碩二上學期因為選修課程而認識楊蓓與王行老師，再加上兩次密集的期中與暑期實習，學習軌道從原本的社工專業能力與技巧，漸漸轉為「認識自我」與「面對自己」。尤其是隆恩埔的實習，在若有若無地抓摸到某個重要經驗時，卻有意無意地讓其從指縫間溜逃而去，直覺告訴自己，如果想要再次經驗與確認，唯有透過實際與青少年互動才有機會再次現身，除此之外，還有個原因是在擔任志工後才慢慢覺察的，我在尋找，自己做為一位青少年社工的「信念」與「價值」。

「長跑比的不是速度，而是比心裡放什麼東西」¹⁷

我沒有特別信奉的宗教，沒辦法像幾位認識的社工或督導，將宗教的愛與精神作為服務的信念與價值，儘管聽見家人譴責新聞播報的青少年脫序行為，都會出聲替其辯解與平反，然而自己也未能全然對這些青少年如此寬心或認為沒什麼，

¹⁷ 《強風吹拂》一書的經典名言。

尤其是在外展或是路上看見青少年的誇張行為，也會在心裡有所不屑與譴責，除了不好相處與無理取鬧，甚至很多還無可救藥……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硬著頭皮與青少年工作？能在心裡放入的「信念」與「價值」又是什麼？絕對不只是像選擇實習領域，用刪去法決定進入青少年領域這般簡單，可能也意識到往後只會面對到更多挫折與質疑，沒有「信念」與「價值」的工作者，宛如沒有扎根的浮萍，只能茫然地隨波逐流，難以在多次巨浪與摧殘後倖免，因此再次返回西少尋找與確認。

壹、信念與英雄—小魚

第一次與小魚碰面時我還是實習生，當時妳正為場繪圖比賽在練習與準備，因為比賽的名次將會攸關到復興商工美工科的上學機會。妳說壓力大的時候，就會來社區找朋友聊聊天，雖然彼此才剛認識而已，妳卻很樂意分享自己的作品與事情，用手機看著一張張圖畫與創作，有時妳會認真地介紹作品的理念與想傳達的內容，有時又會出神地說起社區的變化與故事，用著略帶可惜卻都已成往事的語氣，述說著哪些人、哪時候與哪些原因而中輟或離開社區，以及妳又嘗試了哪些方法想把這些朋友拉回軌道，絕大多數的結果都以失敗收場，直到現在妳只剩下把自己顧好的心力，卻又對只能獨善其身的狀態感到不甘心，如此拉扯與耗損的過程中，應該是父親對妳的信任與關愛，支持著妳繼續前進與努力，同樣的妳也相當尊重與敬愛他，從來沒有翹課與違反校規的紀錄，也是因為父親曾說過在學校就要遵守學校的規矩。當天外展時間還沒有結束，妳因為家裡的門禁必須早點回家，離開時替妳加油打氣一番，心裡期許妳能如願成為復興商工的學生。

隔年四月我們在外展場域再次碰面，因為住在復興商工附近，所以有看見學校的制服樣式與配色，一眼認出妳身上穿的是同樣的校服後，一方面為妳順利考上理想的學校而感到高興，卻也替妳再次出現於此感到憂心，果不其然，妳說這一個月自己過得很消沉，上個禮拜還同時使用三種藥物，整整一個小時都塞在客廳

矮桌與沙發間的小走道，看著天花板發呆。接著這個話題，妳開始說起自己的藥物史，第一次接觸藥物是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偶後斷斷續續使用過搖頭丸、K他命、大麻與安非他命，我問妳：「什麼樣的原因會讓妳想使用藥物？」，妳說：「當想要逃避事情的時候，就會想用藥，但心裡是明白的，明白這只是在逃避而已，事情不會因為用藥獲得幫助和解決。」，妳的神情伴隨著失落與無奈：「但是……我就是暫時不想要面對這些煩人擾心的事情阿！」，「曾經因為男朋友不希望自己用藥，戒斷過一陣子，卻也因為與那任男友分手，難過到大量用藥而『走針』，最後被自己咬傷手指的行為嚇到，才開始學習控制藥量與自律……」妳勉強地擠出笑容，似乎想替這些經歷下個比較樂觀的結尾。比起面對這些黑暗渾沌的過往與狀態，盡可能地否認與逃避似乎更加容易與輕鬆些，有次外展妳刻意地放置了一通來電，響鈴結束後妳才補充最近交了個「正常世界」的男朋友，沒接電話是因為沒和對方說自己會出門，我問：「妳會和男朋友分享社區的事情，甚至是用藥或以前的經歷嗎？」，妳搖著頭回答：「目前與未來都沒有這個打算，以前的經歷太混亂與黑暗了，彼此又是不同世界的人，應該沒有必要說吧？解釋起來也很麻煩……」，話語中妳不斷提到的「不同世界」，應該是指沒有用過，甚至沒有看過藥物，沒有打架、沒有喬事情、沒有為了生存打滾過的世界吧，我聽著妳不斷把那段過往經歷貼上負面的註解與標籤，似乎想要藉此與過去的自己切割與劃清界線，離開時我和妳說：「或許，妳曾經分享與未曾分享的過去，很黑暗、渾沌、不堪與曲折，卻也是因為這些經歷才会有今天站在我面前的妳，不論此刻感到的是後悔或感謝、可恥或驕傲等等，過去的經驗依舊存在於過去，等哪天時候到了，或是妳覺得準備好了，再來考慮是否要回頭觀看就好。」，「嗯……」妳微微地點了點頭。

成為刺青師是妳正在努力的志向，「學習刺青的第一步就是要多看別人的作品！」妳說這是目前能做的學習之一，甚至為此獨自一人搭車南下，只為一覽遠在高雄舉辦的刺青展，「那裡根本就是天堂！」妳興奮且熟稔地說出遇見的每位

刺青大師，並且介紹著手機內滿滿的刺青作品照片，迫不及待地想要過十六歲的生日，因為這個年紀是絕大多數刺青店對學徒的最低要求，甚至連想去當學徒的店家都早已有打算，「那是一間主打美式刺青的刺青店……」妳說比起刺龍、刺鳳或刺鬼神的中式刺青，美式刺青比較不容易給人負面的聯想與印象，儘管有著年齡的限制，妳還是透過自己的管道提前學習刺青，跟著社區一名業餘刺青師一段時間，對方卻在某次刺青失誤後崩潰，用「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教」的理由把妳逐出師門，「像是被對方拋下與拋棄般……」妳難過的說，雖然對方沒有半毛教導的費用讓妳很感激，但是妳也因此常常會陪對方一起吃飯或聊天，「彼此的關係已經有點像是家人了，對方卻說結束就結束？！不論是師徒關係、朋友關係，還是家人關係……」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宣洩情緒的妳，我問：「妳剛剛分享的內容與情緒，不能諒解、難過與被遺棄的感覺，等到對方從崩潰的狀況有些恢復時，妳會不會想和他分享？並且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妳搖搖頭說：「不想，至少現在一點都不想處理這些事情，我把這些情緒吞下去就好」，我繼續問：「吞下這麼多事情與情緒，不會感到很難受嗎？」，妳說：「唉……會難受但好像也不能怎樣，所以我今天才會來這裡聊聊天、吐吐苦水囉」，一時之間我想不到能夠回應些什麼，於是我整理了聽完分享的感受：「我覺得妳很厲害，即使發生了這麼多煩人的狀況，不論是朋友、家裡、學校或刺青師的事情，每次在社區看到妳，都還能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我朝著對面涼亭正在大聲抱怨被朋友銓康的其他青少年看了一眼後繼續說：「如果覺得壓力很大、很苦悶的時候，就來這裡走走、聊聊天吧！」，「所以這陣子就比較常回來社區，狀態比較好的時候，用的藥也變得比較少呢！」妳頗得意地說嘴。

十月份的氣溫漸漸轉涼，剛踏進公園就看見妳與朋友坐在小涼亭內聊天，沒一會兒，妳突然拉開復興商工紅色書包的拉鍊，從內層拿出了一張畫作，紙張上飛舞的中國龍，像極了《七龍珠》裡湊齊七顆龍珠方能召喚的神龍，磅礴的氣勢裡有著相當細膩的畫工，最後在右下角的位置用草寫英文寫了一段文字，「這是

要送給一位即將進去（監獄）的朋友的餞別禮」聽不太出來妳是用什麼樣的語氣說這句話，與畫作相關的話題妳只提起耗費的創作時間，停頓一會後又回到學校最近發生的事情，「妳應該還有想說的事情吧？」趁著妳的朋友走到對面的涼亭，找其他社工串門子的時候，我提問，「最近發生太多事情了，很煩惱……」妳邊說邊緩緩把放在桌上的畫紙拿起，雖然心裡大概有個答案，我還是與妳核對：「這些煩惱的事情，其實妳都不常與朋友說，對吧？」，妳微微點頭說：「對，和朋友聊天都不會聊到這些」，妳輕撫並端詳著紙上的圖畫：「要進去的朋友叫做餃子，是個年紀都可以當自己爸爸的男生，對方想拜託自己幫忙看照兩個兒子，怕阿嬤沒辦法管住他們。」妳嘆了一口氣：「類似的請求已經聽過不只一次了，曾經有位朋友因為販毒與傷害被抓到，進去前也是拜託自己幫忙照顧下面的弟弟姊妹，重義氣的自己沒辦法拒絕朋友的請求，這樣的個性被這些弟妹認可，稱讚自己像極了那個被抓進去的朋友，甚至連那位朋友的交友圈，後來也成了自己的交友圈，但是，我一點也不想要像那個朋友啊！」妳的表情開始痛苦：「因為那些人都有在賣藥、用藥，所以自己也就跟著用藥，他們表面上都裝得和我很要好，但是私底下都在想著要怎麼賣藥與害妳，每個人都是想要害妳的……很複雜、很累。」妳無意識地看了一下手機說：「最近其中一個人也被抓到了，很擔心自己用藥的事情會被供出來，我還像是張白紙，連派出所都沒有進去過，很害怕就這樣被抓了，不想要這樣！」妳把手伸了出來並袖子捲起來，彷彿能夠看穿皮膚，看見血管內流竄的殘留藥物：「我很後悔用藥……因為吃藥而把身體吃壞了，手腳有時候會不由自主、無法控制地發抖，有時會影響到畫畫與創作，我好害怕這樣的狀況會沒辦法當個刺青師。」，沉默一會後妳才說：「……真正後悔的，是認識了這些人，除非他們都被抓進去了，我才有可能真正的擺脫這些人吧。」妳沒有再說任何話了，我們靜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覺得現在應該要說些與做些什麼，沒有打算跟著妳責備那些後悔認識的朋友，因為當時一定有妳願意挺身而出照顧朋友的原因，即使他們聽起來是如此罪惡，我也沒辦法給妳什麼保證與安慰，不知

道怎樣的回應能對妳有所幫助，隨著空白的時間越來越長，最後我慢慢地說：「其實，我不知道能回應些什麼，應該說，我不知道能給妳什麼幫助，沒有辦法給個保證或是答案。」我思考了一下繼續想：「我想和妳說，這樣一路走來真的很不容易，也很不簡單……謝謝妳願意把這些煩惱與苦悶與我分享，目前我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每周二來這裡進行外展，聽妳說這些沒辦法與朋友說的事情與情緒」，妳悲傷的表情下似乎也同時在思考些什麼，原本想要說出口的話，最後卻選擇停在喉嚨，只說：「嗯……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希望以後你可以常來國盛聊天。」我沒有繼續追問妳欲言又止的事情是什麼，因為我似乎也不能多為妳做些什麼……

「我找到想當青少年社工的信念與價值了！」隔天下午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通電話給小恩，與她分享昨天自己和小魚的互動與感受，像是漂浮許久的浮萍第一次落根入土的興奮與踏實感，不是容易聽話與規訓的孩童，不是可以理性溝通與對話的成人，也不是單純需要陪伴與互動的長者，而是這群有著強烈自我意識、想法與價值觀，背負著許多故事、壓力與苦水，同時存在想與不想被看見的矛盾，或是沒對象、沒情境和沒辦法發洩與訴說的青少年，所以我要成為青少年社工，陪著這些青少年走過這些又壓抑又狂飆的歲月。

然而，這樣的喜悅卻沒能持續幾天，好幾次騎車與空閒的時候，腦中都會浮現那天外展的經過，「那個時候我應該還能做些什麼吧？」「我好像什麼忙都沒有辦法幫上……」我開始質疑自己，「我只能做到聽妳說話與發洩情緒？」體會到自己沒辦法再多做些什麼的挫折與無可奈何，「是不是我的能力不足？」就算想破頭也想不出來能夠拯救妳的方法或話語。下周的外展會議結束後，我與阿光訴說了這些失落與難受，阿光說：「聽完這些過程，我的看法和你不太一樣，我會為小魚感到高興，因為對她而言，這是一段很了不起的覺察與作為，她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事情與情緒都是「自己的事情」與「自己的情緒」，所以她把想說的話說完以後，並沒有把尋找答案與辦法的責任丟到你身上，而是把屬於自己的重

擔又收了回去，這是很了不起的能力！」，同時也想起楊蓓老師在團體動力的課堂上分享：「我會走入社工而非諮商的原因，是看見社工可貴的精神，即是在助人與陪伴的歷程裡，儘管看著眼前的案主的狀態，並且認知與體會到自己有多麼渺小、多麼使不上力，還是願意繼續陪伴案主的精神」，阿光與楊蓓老師的話語，除了讓自己比較釋懷外，阿光看見了我沒能看見的小魚的能力，以及突然想起楊蓓老師分享的陪伴，才意識到自己在那晚有著「想要做得更多」的期盼，想替對方解決身上的重擔與痛苦，想要像 GTO 的鬼塚拯救對方，就像是一位英雄，不一定需要大眾喝采的他人生命的英雄。

貳、我想當英雄

「要了解一個人，觀察他玩一小時的遊戲，勝過於和他談一年話。」

柏拉圖

在隆恩埔實習的期間，我們偶而會在晚上相約於鶯歌總會玩「風聲」，每位玩家要從隨機分配的三位角色中，挑選一位來完成所屬陣營任務的桌遊。某天，經過幾回合遊戲的夜晚，德皓在大家各自選妥角色後，看著彼此的能力說：「從各自選擇角色的能力，就多少可以推測這個人的個性與想法」，我蠻感興趣卻又不想被發覺地偷偷聆聽著：「例如，希望被重視的人會選能夠瞬間扭轉局勢的角色；偏向成全他人的人則會選助攻或輔助的角色……」，德皓一一分析著大家選角的偏好與反應出的個性，直到把目光看向我：「俊達的話，前幾回合選的角色都是能在緊要關頭阻止對手獲勝，或是能讓所屬陣營獲勝的關鍵，你應該是期待成為團隊裡的重要角色，或是……被別人需要的存在，就像是，英雄。」。

民國八十九年，我們家的每一個人都受傷了，也是一切破碎、痛苦、恐懼與仇恨的開端。民國八十八年的年底，因為爸爸去打高爾夫球沒攜帶到雨傘，當天

淋了些雨返家後，開始有咳嗽與鼻塞等感冒的小症狀，沒想到幾天後媽媽突然接到醫院的通知，爸爸在自營的律師事務所內暈倒而緊急送醫，一躺就是昏迷不醒六十幾天，這期間除了每天到醫院照料爸爸的媽媽以外，還有另外一位阿姨也會來探視爸爸，似乎當時在場打電話叫救護車的人就是她，同時也是爸媽婚姻裡的第三者，媽媽應該早就知道對方的存在與身份，才會在趕到醫院時，用憤怒與冷淡的語氣叫阿姨「離開」，以及「這裡不需要妳！」。媽媽每次提起對方時，都只用「那個女人」來代替其姓名，是種出於憎恨與厭惡的情緒的產物，原本以為當爸爸甦醒並漸漸康復後，家裡又能夠回到以前的模樣，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病毒雖然沒有奪走爸爸的性命，卻破壞了腦皮質的完整性與健康，除了造成腦部慢性疾病的癲癇外，還影響了近幾年的記憶，造成許多記憶混亂與障礙，那個女人趁著爸爸住院的期間，向他灌輸我們不曾有過的負面記憶，「他們在家裡都很不尊重你」、「他們只想要你的錢，還偷偷藏了起來」或是「只有我真心關心與努力照顧你，他們很少來醫院看你」等等，說著說著、聽著聽著爸爸似乎也就如此相信，回家的頻率越來越低，從一個禮拜回來兩、三次，降到一、兩個禮拜可能才回來一、兩次，能夠見到爸爸的機會與次數越來越少，有幾次在我們都睡著的半夜，爸爸還跟著那個女人來家裡質問媽媽把錢藏在哪裡。

民國八十九年的某個假日，爸爸獨自返家想向媽媽問出錢的下落，直到客廳傳來媽媽震驚與錯愕的哭喊聲，躲在房內門邊的自己卻什麼事都做不了，強烈的恐懼與害怕，無法控制地顫抖與大哭，直到姊姊從另一側的房間衝出來擋在兩人之間，斥責爸爸：「你怎麼可以打媽媽?!」，爸爸像是突然清醒、發覺自己做錯事而趕緊逃離家裡，只留下受傷的我們繼續哭泣。

衝出房間的姊姊是家內故事的第一個英雄

那次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爸爸回家。除了有次跟著媽媽到法院開庭，在法庭門外透過隙縫看見爸爸癲癲突然發作，無預警地倒在地上不斷顫抖以外，往後的十年裡我再也沒有見過爸爸。從媽媽被打的民國八十九年，一直到民國九十二年離婚官司的判決確定為止，將近三年多的時間是家裡最不安、混亂與緊張的時期，因為家內與電話有被裝設竊聽器的可能，我們不能在家裡說出各自的行程或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回家還是去到阿嬤家，按電鈴的方式必須為急促按響三聲才能夠答話與開門；放學後絕對不要相信自稱親戚或是爸媽朋友，卻不知道我們暗號的不認識的人說的話，對方的行徑與手段變得越來越張牙舞爪，直到現在我還能記得某天打開樓下大門，映入眼裡的是被潑灑紅色油漆的電梯、樓梯與牆壁，鞋子因為踏上又踏離油漆而產生的嚓嚓聲，巴不得整棟大樓的住民都感到恐懼並施壓於我們，有次姊姊自己一個人在家，爸爸剛好帶著那個女人與一票兄弟，找鎖匠破壞早已更換多次的門鎖，在家裡翻箱倒櫃找值錢的東西或地契，把姊姊嚇得驚慌害怕無所適從。考量安全的因素，媽媽要我和弟弟在放學後先到附近的阿嬤家吃飯、寫作業等待她下班，每天晚上大概八、九點左右，已經七十多歲的阿公完全不在意鄰居或路人的眼光，手上握著高爾夫球棍，陪著我們走短短不到兩百公尺的夜路回家。姊姊說阿公曾經拿著球桿衝到門口，對著爸爸大喊：「我寧願把你打死自己去坐牢，也不要讓你再迫害這個家裡的每一個人了！」。

手拿球棍的阿公是家內故事的第二個英雄

這些年發生的事情，我有經驗與印象的可能還不及全部的二分之一，當時爸爸的親兄弟北上來了解事情經過，卻也只是告訴媽媽他們無能為力，甚至害怕受到牽連而劃清界線；與阿公去法院開庭結束後被黑道團團圍住給威嚇與警告；半夜獨自面對爸爸與那個女人的逼問的屈辱與壓力；爸爸先前不斷發生外遇，卻還是勉強自己要給我們一個看似完整的家，以及跟著一位警察朋友去和道上兄弟解

釋事情經過與談判等等，都是這幾年茶餘飯後媽媽一點一點告訴我的，她為這個家的每個人撐起了強韌與堅固的保護傘，不只讓我們幾乎隔絕了這些讓人恐懼與害怕的事情，甚至盡其所能的供給孩子自由與寬裕的生活，哲宇曾在聽過家裡的故事後問：「你有沒有想過，把自己切割得很清楚的自己很殘忍？」，我想是有的，即使當下沒有回答他。

媽媽是家內故事的最後一個英雄

而我呢？在這漫長的家內故事裡，我始終只是個被保護且無能為力的角色，躲在三位英雄的身後，看著他們的背影感謝、崇拜與嚮往。跟著哲宇準備拳擊比賽的期間，有次媽媽問起了吊在屋外竹竿曬著的拳擊綁帶，我才與她說明學習拳擊與準備比賽的事情：「可能會受傷（曾經有被青少年打到鼻血狂流），但是不用擔心！有專業的裁判過程會很安全的。」，媽媽語帶擔心與勸阻：「有危險的運動嘗試過就好，不要那麼入迷嘛」，我忍著只想敷衍她的說詞與情緒，試著開啟多年以來，媽媽有意無意避而不談的話題：「我對於所有能夠保護自己與別人的事情特別感興趣，小時候學習與接觸的跆拳道、合氣道；嚮往的劍道與武術；現在持續的健身與拳擊」，我們一起邊收著剩下的衣服，邊說：「我想知道些事情……」我有些刻意迴避去看媽媽的表情：「妳還記得之前爸爸回到家裡的事情嗎，就是那次……」在我難以啟齒的時候，媽媽補充了：「他打我的事情嗎？」「對阿，我想知道那件事情！」我問，媽媽開始說起：「那次你爸回來家裡一開口就要拿錢，忘記中間講到什麼，我對你爸說『自己家裡的孩子不養？！跑去養別人家的雜種』，然後他就突然動手，我用手護著頭，右手的某個手指還被打成骨折，夾了版子大概一個多禮拜」媽媽的語氣帶了點不可置信「然後姐姐就衝出來怒斥你爸，他原本還想趁亂在打我呢，印象後來兩個人就這樣抱著哭了一陣子」媽媽說完後，我懺悔似地說：「我覺得我會這麼熱衷於健身，或是想學習能夠保護他人與自己的

技能，可能與那次的經驗很有關係，希望自己不再只能感到恐懼、害怕與無能為力……」我微微低著頭，媽媽似乎想要安慰我說：「因為你那時候還小阿，如果你和姐姐一樣都是高中生，你可能就會出來打你爸了！」「就是因為還小，所以那個無力感特別沉重……」我回。渴望自己也能成為家內故事裡的英雄，然而，我終究只是個被拯救的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把書念好與安分守己的過日子，那股想做英雄的渴望只好透過漫畫與戲劇等非現實的世界來滿足，並將不斷幫學生解決煩惱與困難的徐磊與鬼塚，偷渡成自己對青少年社工的理想模樣與自我要求，想藉著幫助他人、保護他人來滿足當時無法成為英雄的遺憾。

相隔多年，已經是我轉為西少社工的那年暑假，我和小魚再次碰面了，妳分享了前陣子自己主動到外縣市的勒戒所進行戒治，並且鼓起很大的勇氣向爸爸開口坦承用藥的事情，戒治的這段期間過得相當辛苦，除了對抗自身嗜睡、暴食導致體重上升、焦慮與情緒不穩定等戒斷症狀，還要克服目睹其他戒治者失控與脫序行為而產生的心理壓力與恐懼，妳說自己不會再使用藥物了，看著眼前有些微胖卻氣色不錯的妳，我由衷地為妳的勇敢與體悟歡呼與喝采，聽著妳規劃日後的打算，原來，即使幾年前我沒能成為妳的英雄，卻還是能夠成為支持與陪伴妳成為妳自己的英雄的同行者。

參、契機與恐懼的拉扯—堅果

會在外展場域現身的青少年，大致能被自己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青少年如同前述故事的主角們，他們多數願意回應我的搭話與提問，相對友善與健談，慢慢培養出信任關係後，會主動分享煩惱和自身狀態，聊起天來話題一個接著一個相當熱絡，談話時間也會過得飛快，我稱他們為「願意理自己的青少年」；可想而知，另外一種類型的則被稱為「不願意理自己的青少年」，還未熟識以前，他們目中無人，不太願意與他人進行互動，並用竊笑或忽視等行為回應自己的搭話與提問，彷彿我只是個空氣般，即使漫長地共處在同樣的空間中，對話的次數

卻不會超過三、四句，每次只用著難以接話的簡短肯定句來回答：「是」與「不是」、「有」與「沒有」、「好」與「不好」，甚至乾脆假裝沒聽見自己的提問。遇到第二種類型的青少年，都會讓那晚的外展格外耗能與疲累。

堅果正是被我歸類為第二種類型的青少年，相當瘦小的身材和稍有稚氣的臉孔，很難想像你已經在弘仁會混過一段時間，正值血氣方剛的年齡，只要朋友被欺負或是有所請求，在思考出對錯之前，拳頭或球棍就已經為了爭一口氣而揮出，如此說打就打、說幹就幹的個性，使你成為上面哥哥的愛將，身邊總是會有一、兩個小弟跟隨著，你完美地展演青少年階段在情緒與行為上獨有的劇烈且快速的起伏，代言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態度，那是一種我不曾經歷過，或是已經被遺忘的狂飆階段，所以每當聽見你得意地說嘴又做了什麼「豐功偉業」或傷害別人的事情，我的腦中很直接地閃過「白目」與「小屁孩」等責備。

即使有著這些責備與先見，如果能夠透過互動的過程更加地認識你，分享彼此的看法與選擇，或許能夠降低自己對你的抗拒或是不諒解，然而，像是一隻長滿尖銳鉤刺，還時常把身子捲曲起來防衛外界的刺蝟般，你經常用沉默與忽視來武裝自己，只在相處許久的社工面前有所回應與分享自己的事情，我只能扮演坐在一邊的聽眾，好幾次當社工離開到其他涼亭後，我嘗試留在原地想要與你延續方才討論或其他的話題，你卻彷彿轉換成另外一個人般，變回愛理不理的狀態，屢試不爽，因此只要社工結束話題，我也會假裝剛進行完對話與分享，一起離開（逃離）現場。你的現身讓我感到不自在與抗拒，漸漸地我開始迴避你所在的涼亭，只在外展結束準備離去時，才過去與你打個招呼，甚至在心裡默默祈禱，希望你今天不會來到外展場域，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與抗拒什麼……

每次前往外展場域，就像是小時候購買遊戲王卡包，打開包裝前永遠不會知道裡面會有什麼卡牌，機車駛進社區大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向涼亭與石桌椅的青少年有誰。有一次的外展整個公園裡黑壓壓的一片，十幾個身穿黑衣黑褲的青少年幾乎誰都不理，各自拿著手機在看影片或玩遊戲，我站在一片漆黑的外圍，

看著社工們各自移動到他們旁邊嘗試搭話，卻不斷被拒絕與不理會的狀況，我的腳底彷彿生了根般，穿過鞋墊與鞋底，緩慢地竄入不太平整的水泥地並扎根，同時能夠感覺到腳指頭因為緊張而用力彎曲，像是不能動的木頭人幾乎無法前進，只剩腦袋不斷思考：「我可以和他們聊什麼？」、「要怎麼起頭？」、「哈囉我叫做小黑，要怎麼叫你呢？」還是問他們「你用手機在看什麼？」，最後我勉強地走向距離自己最近的黑衣少年說：「我叫小黑，我要怎麼叫你？」，對方給了比「不告訴你」或「不要吵我」更為冷淡的回應，「忽視」與「沉默」，我的腳趾不自覺地更加用力攀附於地，似乎如果不這麼做，我就會立刻轉身逃離眼前的少年與這個空間。原來我害怕與抗拒的，根本不是堅果、黑衣少年或是其他人，而是被這樣類型的青少年忽視的情境。

大學二年級剛成為服務性社團的社長的第一堂社團課，講師臨時來電告知會遲到一下，為了填補空檔時間，自己只好硬著頭皮帶著不認識的學弟妹玩「老師說」，沒有事先設計過的團康活動，只能不斷地下達毫無趣味與關聯的指令，整整十分鐘的活動沒有半點笑聲，台下學弟妹面無表情的模樣，似乎無聲地說著「這場無聊的活動什麼時候會結束？」，就在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時，講師終於趕到現場結束這場鬧劇，當時羞愧到想要挖個洞讓自己躲起來。

那天的慘痛經驗促使自己參加救國團假服員的培訓，除了為期十次的各項能力訓練以外，為了累積假服員的實務經驗，每年寒暑假還會要求受訓者協助帶領3-4個團內舉辦的營隊活動。可能是經驗了相當嚴重的創傷與痛苦，我始終想不起來營隊的名稱、時間、地點與服務的學校名，只能模糊記得好像是要協助某間國中辦理兩日營隊，並且要在其中一天的下午準備一個約二十分鐘的大地活動關卡，包括是要小隊對抗還是各自隊伍挑戰得分？發生在大地活動剛開始還是快結束的時候？小隊裡有沒有隊輔或老師隨隊等等，我都沒辦法肯定，卻又能夠清楚回憶起帶領的過程，我邀請剛到達的小隊圍成圓圈坐下，簡單說明會操作的口令與動作後，卻在第一個指令「與旁人搭肩」時就被幾個學生拒絕，在沒有預期與

備案的情狀下，我又再試著邀請學生配合指令，「我不想和他搭肩！」、「感覺好無聊喔」、「好熱喔，可不可以不要玩啊？」抱怨的聲音此起彼落，同時影響著現場的氣氛，有些原本搭上肩膀的手默默地收了回來，有些人看向我並等待解套的方式，有些人則是開始各自聊天，原本還能提高音量來邀請學生配合，或是提出別的建议與可能，卻在招來幾次尷尬的短暫沉默與取笑似的竊竊私語與表情，我的喉嚨像是被鎖住般，聲音越來越小，越來越無力，看向左手腕配戴的電子錶，距離換關時間還要漫長的十五分鐘，我與學生們就這樣維持著圓圈的隊型，乾瞪著眼等待時間結束，他們的神情裡有竊笑、有同情、有無聊、有困惑、有焦慮、有置身事外、也有等著看好戲，我像是不小心掉進大型動物牢籠的小型生物，想要抬頭知道他們是怎麼看我與現在的狀況，同時又極度地不想接受他們對我的想法或評論，剩下的時間裡，我沒再做過任何發言與行動，只是看著地板、手腕上的電子錶、遠方的大樹與偶爾看向幾位學生，錶上十五分鐘的時間，卻彷彿度過了十五個小時般的漫長，模糊的印象裡我似乎沒有再遇到和其他小隊，是這個關卡被取消了嗎？還是我被替換掉了？全部都不記得了，只有莫名巨大的焦慮、害怕、緊張、羞愧、受傷與不知所措的感覺被這十五分鐘的活動緊緊壓縮，並且刻印在神經與骨頭之上，每當自己被有意無意的忽視或嘲笑，這個久遠的記憶又會再次被喚醒與發痛，我能做的只有盡量避免與閃躲這些情境與對象。

因為這些生命議題的影響，要能夠與堅果這樣類型的青少年認識或對話，比起第一種類型的青少年需要更多的天時、地利與人和。那天如果不是你剛好願意多說一些，或是我剛好多些勇氣選擇留在原地，我很有可能再次錯失了與你對話和認識的機會。那晚你跨坐在機車上，向阿光抱怨著警察暑期啟動的青春專案有多麼擾民，為了避人耳目的運送與販賣藥物，你得意地分享機車可以能來藏藥的幾個地方，還有如何辨識便衣警察與釣魚訊息的技巧，談了好一陣子後阿光便轉往對面的長椅與其他少年聊天，你則是繼續坐在機車上發呆，或許是剛剛聽到你說賣藥的原因，是想幫家裡賺些錢，減輕阿嬤的負擔，卻因為不得門路與訣竅而

沒賺到多少錢，我沒有跟著阿光轉移陣地，躊躇些許後總算鼓起勇氣，開啟對話：

「既然幾個月下來才賺沒幾千塊，有不有考慮去打工啊？」，「有考慮過」你回答，

「但是公司（弘仁會）有規定不能在外面兼差或打工」同時用著嗤之以鼻的態度補充：「你有看過哪個在外面混的還去打工嗎？會被別人笑的！」，我追著問：「這樣你有沒有想過退出公司？聽起來待在公司不太能幫忙到家裡的經濟狀況」，你停頓了一下後說：「有想過啊！但是在公司裡欠了很多人情，沒還不完的話，在路上遇到會很尷尬」，我困惑地說：「還人情有很多種方式阿，如果你開始打工也賺了點錢，可以請對方吃頓飯或是出去玩，不是只有幫忙討債、賣藥或鬧事助陣才算還人情！」，你不斷提出各種難以離開公司的理由，卻都被我逐個破解與持續追問，最後你才說出不敢退出公司的主因是害怕被通緝與毒打，尤其是正在帶領的哥哥打人很可怕，不死也去半條命了，聽完以後，我露出困惑的表情提問：

「這樣很奇怪欸，待在公司做事或賣藥都賺不到錢，總是稱兄道弟的人，只要上頭交代下來說變臉就變臉，聽起來沒有任何誘因或理由值得繼續待在公司的？！加上你也有想去找工作的打算……」看著你無法否認的表情，想起阿光說過你很常在是否要退出公司的決定上猶疑反覆，我追問：「不然這樣好了！你說說看什麼情況是自己的底線，發生什麼事情才會讓你狠下心退出公司？」，你像是早就有答案般，沒思考多久便回答：「如果哥哥要求自己去做不願意做的事情，這就會是我的底線。」，我半開玩笑地回應你難得的正經：「底線就是不能超過的意思欸！就是最底的意思！你確定這是你的底線吼？」，「對啦對啦！」你不耐煩的回應，離開外展場域前，我又找了你說：「雖然很少聽見你說自己的事情或想法，但是我知道你都有默默地在想、在思考，所以剛才你親口說出的底線，我相信你是知道要保護自己的，並且能夠堅守這條界線！」，你停頓一下後回說：「我盡量」。

這次與堅果深聊的經驗，雖然讓我明白有的時候，或許只能等待某些情境或時機，才有機會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但是，在這之前又該撐過多少次被忽視與

被拒絕？就算已經疲累不堪，「會不會下一秒鐘、下一個鐘頭或是下次碰面就有機會？」心裡面還是深怕錯過可能出現的契機。

肆、看不見服務他們的理由？

外展服務志工的後期，面臨了原外展場域的青少年隨著年紀增長，在就學或就業上需要更多的時間，因而減少出沒於社區的狀況，為此外展團隊開始走訪中正區腹地的學校、公園或是堤外河濱尋找新的外展場域與服務對象，才有機會認識牯嶺街某公園內的青少年群體，詢問了手機桌面上一致的太陽符號與個人綽號，得知這是有加入太陽堂的象徵，相較於過往接觸的青少年，你們的年紀又再年長些，大部分已經是高中生的年紀，甚至還有大學與社會人士的階段，從談話內容來推敲應該都已經入堂一段時間，因為其中一位成員住在附近，所以你們才會來附近的小公園打牌賭博，小太陽則是群體的領導者，較為年長的緣故，再加上穿戴的貴重飾品與停靠在旁的改裝汽車，能夠看出你在公司內有著蠻高的權力地位，因為大雄負責的個案剛好是小太陽的朋友，才有機會讓初次見面的戒心下降許多，準備離開時小太陽問了我們有沒有法律服務的資源，你用彎曲手指來一一數著做過的刑事案件，其中半年前在某個捷運站附近討債砍人的事件，在網路上都還可以搜尋到相關的報導，雖然小太陽津津樂道地細說每個「戰績」的原因與過程，我卻沒能聽進多少文字與內容，直到外展結束離開公園時，內心一直有股難以言喻的煩悶感。

騎車回家的路上我試著弄清楚煩悶的感覺從何而來，在聽見小太陽炫耀般地細數那些案件，我對他的評價已經遠遠超越「白目」與「屁孩」的等級，或許沒有這麼誇張與嚴重，但是小太陽的神情給我種「恣意妄為」與「無可救藥」的感受，對話與互動中看不到他的悔意或遲疑，短短一小時的簡短對話，使我來不及更加認識與理解小太陽，所以也還沒能夠找到足以說服自己，他非得做出這些傷害與違法案件的理由與背後的脈絡，「他真的值得被服務嗎？」我想我找到那股

沉重煩悶感的原因了.....當我的身分是與青少年工作的外展社工時，我理應撐出多於常人的空間與不帶評斷的態度，嘗試理解與傾聽眼前這些青少年的生命世界，然而，在社工外衣底下的我，卻著實地對他們所呈現的態度與所作所為感到厭惡！越是衝擊自我價值觀的純粹的「惡」行，我就越是提不起動機去靠近與理解對方，更不用提要一起工作或是提供協助，「應該有更值得被服務的人們存在吧?!」在禮拜二的晚間時段，可能有受到家暴卻無能為力的人們與孩童，或是正在為下一餐煩惱與挨餓的貧困家庭吧？剛剛談話的青少年有車、有權、有勢也有錢，同樣有用藥或加入公司的經歷，我在小魚身上看見她的不得已與後悔，在堅果故事裡聽見走江湖路的辛苦與拉扯，以及想要幫助家裡經濟的原因，我卻還看不見小太陽的理由與動機，我沒辦法也不想要靠近樂於用藥和傷人的那些青少年！

明白造成煩悶的原因後，情緒不但沒有恢復，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失落與低迷，每次當自己有無法消化的情緒與狀態時，我都會把這些思考轉換成文字記錄在文件檔案中，這是種儀式，如同鄧不利多將思緒抽離腦中，存放至儲思盆的過程般，能讓自己回復到比較平穩的狀態，檔案中我如此寫道：

除了「願不願意理自己」的兩種類型的青少年，原來更上層還有另外分類的依據—「值不值得被幫助」的兩種青少年，儘管他們都可能會討債、用藥、傷害他人，甚至其他更為誇張與難以想像的犯罪行為，只要能在相處與互動中感受到後悔的情緒、無可奈何的脈絡，或是想要改變的意願與動機等等，我就可以說服自己這些青少年是「值得被幫助」的類型.....原來在與這些青少年建立關係的過程裡，我總會剝絲抽繭地想要在他們身上找到「值得被幫助與工作」的理由，例如曾經與一位很有話聊，參與竹聯幫的少年聊天時，我都會不自覺地去詢問對方，被討債或毆打的對象都是怎麼樣的人，並在得知大部分都是酒店或幫派的相關人士，幾乎沒有「市井小民」或「一般的路人」而感

到鬆了口氣，因為「我」能夠「確認」眼前說話的少年是「值得被幫助」的...但是我該怎麼面對被認定為「不值得被幫助」的那群青少年？特別當我的身份是外展志工或社工的時候.....

2016.11.29 外展狀況記錄 一起工作的理由

這些情緒感受隨著書寫成文字而從腦中被抽離，像是釀物般封存在內心深處，我以為這些困惑與不舒服的感覺，會在時間的作用下變成截然不同的事物或頓悟，使我能夠看見他們的需要與背後值得幫助的理由，然而，接下來幾次的外展我們頻繁地在牯嶺街公園再次遇到小太陽這群青少年，原本出沒於萬華區的黑衣少年，因為有些狀況也變得更常聚集在國盛社區，兩種狀態與身分在「值不值得被幫助」議題裡的拉扯，以及高頻率面對「被漠視與忽視」經驗產生的情緒與不舒服，那罐封存在深處的瓶甕不斷被加入更多、再更多的物體，就在一次結束外展騎車回家的路上，它無預警的突然炸裂爆開，情緒與感受一股腦地湧出，並在心裡歇斯底里地大聲尖叫：「我真的真的很害怕、很討厭與這些青少年接觸！非常非常不想要和他們互動與相處啦！但是外展志工的身分不容許我逃開，我也在強迫自己去和這些青少年對話，我怕因為自己的議題、障礙與評論而可能錯失理解他們的機會，像是堅果的例子，如果我選擇拒絕與逃避，我就不可能會有認識他生命世界與背後脈絡的契機，但是這個過程真的好痛苦！每次前往外展場域的路上，內心隱約且罪惡地希望不會遇到堅果、小太陽或黑衣少年的聲音，我沒辦法當作沒聽見阿！我害怕和他們相處，更害怕的是如果不押著自己的頭，強迫自己去經驗與累積他們沒有這麼可怕的經驗，是不是就代表『自己不適合與這樣的青少年打交道？』，即使理智明白天底下有百百種青少年，情感上還是期待自己能與所有類型的青少年互動和相處，如果今天我選擇就此止步，是不是就代表我沒辦法和這樣的青少年工作？我是不是不適合這條路（青少年社工）？我能夠服務和工作的就只能是比較乖巧或願意與我互動的青少年？如果當時選擇就讀教育學程，去

當學校老師，至少那些願意來學校的青少年應該會比較容易相處與互動？如果面對的都是自願求助的青少年是不是就不會那麼痛苦了？我的極限似乎就在這裡了，卻又對這樣的結論感到相當不情願，不相信自己只能如此……」。

接連幾天自己的狀態相當低迷，不知道該用怎樣的心情面對下個禮拜的外展服務，甚至有考慮要不要暫停志工活動一陣子...直到周五從政大載慧姿去萬芳醫院搭車的路上，她突然問起：「最近過得還好嗎？」，或許這只是再日常不過的聊天的起手式，我卻一股腦地把這幾天對自己的懷疑、否定與害怕全部傾洩出口，慧姿聽完後問了一個問題：「經過這幾天的混亂與沉澱，如果之後再遇到這樣的青少年或類似的情況，你會選擇繼續強迫自己去跟他們相處，或是認為不適合與其工作而迴避呢？」，我思考了一次紅燈的秒數，閃過準備停靠的公車，以及把腳踏車越騎越中間的危險阿伯後說：「.....我真的很不想和他們互動。」重重嘆了一口氣：「不過，我還是會選擇押著自己與他們互動吧，這個感覺像是面前有座厚實堅固的紅磚牆，我會慢慢地往後退，然後助跑，並且用盡全力去衝撞它，把自己撞個稀巴爛，明明身心已經很痛苦、很煎熬、很折磨了.....但是，我還是想要強迫自己多嘗試一點，因為我不知道是自己還沒有盡全力，還是真的不適合，也或許只是我還不願意承認而已.....」，慧姿下車後說：「難怪你會這麼痛苦與難受，你和我很像，我們都選擇戰鬥，不允許自己輕易的放棄與逃避，即使身體與感受強烈地傳遞想要逃走或躲起來的訊息，我們還是選擇戰鬥！」慧姿邊伸手招了招公車，邊說：「如果有機會，歡迎你來聽我論文的 Final，我也有寫到類似的歷程。」。雖然事後回想起來，慧姿完全沒有給我任何建議，但是當時「被理解」的感覺，以及自己並非孤單一人的感覺，就足以使波瀾萬分的內在變得平穩些，能夠再擠出些能量繼續與黑衣少年們互動。

多年後再回觀這次的經驗，除了被理解的感覺，慧姿讓我意識到「這些」都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時我以為是社工與志工的身份迫使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情，例如主動與黑衣少年互動，然而，強押著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我將會是什

麼樣子，還是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於自己的選擇與決定。

伍、怎麼又是你？！—小蜀

與慧姿分享近況後的幾個禮拜，我們又在外展場域與黑衣少年們碰頭了，不巧的是今晚整個公園只有坐在最裡面的涼亭的你們，別無選擇的自己只能硬著頭皮隨團隊坐進涼亭，打聲招呼後社工們開始抓對聊天，沒想到坐在旁邊剛好沒被搭訕到的你，好死不死正是那天我主動打招呼卻故意忽視我的黑衣少年！？明明只有十五度低溫的寒冷夜晚，上半身是合宜的黑色長袖連帽大衣，下半身竟然只穿著彷彿二十五度高溫的黑色短褲不斷發抖，除了對你的穿著特別印象深刻以外，你和其他沒加入撲克牌賭局的黑衣少年不一樣，沒用手機玩遊戲或是看影片，就只是靜悄悄地坐在鐵長椅上看著他們玩牌，你的綽號叫做小蜀，可能是剛剛在穿著上的關心讓你稍微卸下了一點防備，或許又是再一次的天時地利人和，我開口問你：「為什麼不加入賭局？」，你邊發抖邊回答：「怕輸錢，最近（工地）沒工作，沒賺錢。」，我們開啟了一來一往的簡短對話，你和爸爸與姊姊住在一起，對於已經五十多歲的爸爸還必須靠做工地來賺錢養家有些過意不去，問到與姊姊的關係時，你說：「我們沒有很熟，她正在念台北城市大學，和我不一樣，她是『乖學生』……」你藉此映襯著自己的「壞」與「輟學」，「我不喜歡去學校」你訴說學校的無趣，那裡沒有能勾起自己興趣的課程、事物與同學，但是這不代表你喜歡目前中輟的生活，因為沒有特別喜歡的嗜好與興趣，未來對你而言摸不著邊、很茫然，「不知道以後能做什麼、要做什麼或想做什麼……」我心裡想著，一個十五快十六歲的青少年，理應正在享受自由、沒什麼煩惱的高中職生活，然而你卻已經開始擔憂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看著你毫無頭緒的表情，我不自覺的說出口：「我想應該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是這樣想的」這樣的開頭似乎勾起你的興趣，我接著說：「因為台灣的教育……」，你馬上插嘴：「就是爛！」，「阿……我想說說的其實是，現在主流的教育體制花很多的時間在提升考試成績與分數，犧

牲了學生探索興趣與嗜好的空間」，你心有戚戚焉地再次插話：「主流就是好成績才會有好工作」，「大致上這樣說沒錯，所以包括我自己也是活到二十四歲，當完兵後才比較知道我的未來想要做什麼」，接著分享到大學讀得是電機系而非社工系的時候，你還有點驚訝地問：「你是真的喜歡社工，還是有什麼原因才來讀社工的？」我試著簡短解釋轉行社工的原因，想做青少年社工的原因，以及理想的工作方式與陪伴是什麼樣子，可能這些事情離你有些遙遠，解釋完以後我們陷入了一段有些長，卻不會讓彼此感到尷尬與不自在的沉默，最後我看著你說：「現在覺得茫然真的沒關係，只要平安健康的活著過日子，等到有動機或是時候到了，自然就會找到喜歡的嗜好與興趣的，到時候再用盡全力地衝刺與努力就好！」你聽完後微微地點頭，直到十點的門禁之前，我們就只是靜靜地看著其他人玩著紙牌，計算誰又欠誰多少錢來打發時間。

日後再次碰面的時候，小蜀又變回對人不理不睬與沉默寡言的狀態，雖然自己再次被小蜀忽視與打槍的時候，還是會因為緊張與焦慮而捲曲腳趾頭，但是恐懼感似乎沒有以往那麼強烈了，我明白不是只要發生過一次深刻的對話或互動，我們就能突然變成無話不談或彼此信任的關係，但是能夠告訴自己：「或許現在還不是時候」，等到雙方都準備好互動時，認識與理解就能夠發生。

陸、現實航線對自己的提醒—傾聽自己的聲音與感受

我還記得，在救國團當假期服務員的時候，每位服務員都會帶著一兩句自己認同，甚至可謂個人信念的「標語」在身上，例如「把目標放在終點，起點才有意義」或是「唯有付出真，所以感動深」等等，可能來自於尊敬的服務員前輩的勉勵，或是受訓期間被牆壁上張貼的標語所感動，並且使用於場地布置、自我介紹與勉勵下一期的服務員或營隊的學員，所以各自熟記的標語可能會在不同的情境與感受中替換使用，然而，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幾乎都只使用同一句標語：

「不知為何堅持，堅持方知為何。」

甚至還把這句話，寫作為面試研究所資料裡，自我介紹的「座右銘」。我其實是個要清楚知道為何堅持，才能繼續堅持的人，但是在救國團擔任服務員的很多任務與挑戰是痛苦的、煎熬的、壓力的與難受的，半夜二點多還在狹小的房間，面對不夠滿意的大哥姊，重複練著隔天晚會的戲劇表演；在活動舞台已經把畢生所學都用盡用完，教室最後面負責接待講師的服務員卻還比著「再撐一下」的手勢的時候，這些時刻我都會要自己「再堅持一下」，事後再稱讚（或許該說是「說服」？）自己說：「看吧！能有現在的美好與收穫，都是自己當時願意再堅持一下的成果喔」，一次、兩次、三次……，漸漸地，這句標語成為服務員的我，不……應該說後來的我所相信的語言，它支持著我撐過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同時也是它，成為一次又一次網綁我的枷鎖與詛咒，逼著已經疲憊不堪的自己，不得放棄。

累了，就放過自己吧。

我不知道堅持到底是否真的能夠看見些什麼，但是這樣的過程裡，必須要傾聽自己的身心正在承受多少的痛苦、難過與傷害，還要問問他，能夠承受、負擔與堅持多少與多久，最重要的是，我和他，我們是要有共同的意願去堅持某件事情的。

第三節、不甘心

航行在兩條航線的這些日子，我有好多好多的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沒辦法融入隆恩埔的社區，不甘心自己和鬼塚的模樣有這麼大的差距，不甘心沒能成為自己與他人的英雄，不甘心被忽視的時候只能裹足不前，不甘心難以說服自己去和某些青少年相處……，原本我以為，只要能夠理解不甘心背後的原因，或是找到足以與之抗衡的信念與價值，我就能夠推倒一道道阻擋自己成為理想社工模樣的，奇形怪狀的障礙物，所以才會寄信給星星，表示自己想要回來西少擔任志工的意願，除了繼續陪伴這些青少年，以及未來西少和志工的經驗，可能成為論文的田野與資料來源以外，我想找到，或許能夠支撐自己從事青少年工作的信念。

然而，我真正一個一個推倒的，是我對自己不真實的想像，越是高大厚實的物體，奮力推倒後，砸向地面並斷裂彈出的殘骸，就會傷的我越重越深，「到頭來，還是得面對自己的」我回頭望著滿目瘡痍的殘垣斷瓦，再看向滿是傷口且疲憊的身軀。

這不是漫畫，只要有信念就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我是沒辦法倚賴轉移注意力，來逃避終將要面對的自己；也沒辦法假裝沒看見討厭或不滿意的地方，就當作這些樣子根本不存在。

第四章、我不是這樣的 社工 與 人

第一節、社工的航線—尋我

2017年三月的外展前，蔡蔡在準備出發時突然拍著我的肩膀問：「要不要來西少當社工阿？」，當下什麼都沒考慮就一口答應蔡蔡的邀請，「我是想要成為西少社工」我在心裡想著，隨著參與機構服務與活動的時間越來越長，我就越嚮往這裡的服務理念、工作模式與開放自由的程度，每位社工身上都有值得欽佩與學習的態度與能力，或許從想要回來西少擔任志工開始，已經默默地把這裡做為畢業後最盼望與理想的第一份工作。

壹、是「青少年社工」還是「青少年」社工？

正式就職的那天，也是機構從龍山寺梧州街搬遷至華江高中附近，正式啟用與開放的日子，相較藏身於不起眼大樓的四樓舊址，新址位於主要幹道的西園路與熱鬧的東園街交叉口，能夠看見內部格局的整片透明落地玻璃與門口隨風飄揚的關東旗，總能讓路過的民眾好奇地往裡面多看幾眼，甚至走進來想知道「少年中心」是什麼與做什麼（借廁所的人也不少.....）。某天才剛踏出辦公室，就看見一位貌似想要尋求協助的母親走進機構，得知對方是住在北萬華附近的居民，並在教養孩子的部分面臨困難，我便請 Ella 與這位母親進行更詳細的理解，一來是覺得這與 Ella 主責的社區營造與活化業務比較相關，二來是擔心剛到職的自己不確定能提供什麼服務或資源，加上實習與志工期間幾乎沒有與青少年家長互動的經驗而有些卻步，Ella 可能也有觀察到這個狀況，以及基於家訪的安全考量，在 Ella 與對方敲定家訪時間時，她也詢問我會不會想要一起去家訪。三天後的早上十點，我們兩個人同時出現在那位母親的住所門前。

對於首次家訪來說，算是蠻新鮮與順利的，沒有閉門不見的青少年（家裡其實也沒有門）或是惡劣的居家環境，就讀國中的孩子半坐半躺在下層的床鋪聽我們介紹自己，偶爾簡單地回個幾句話，即使母親待在房內另一邊的沙發摺衣服，只有 18 坪左右的空間，還是能夠聽見我們的互動與對話，離開前我們留下聯絡方式給孩子，讓他自己評估要不要與我們聯絡與「接受協助」，雖然母親表面上對孩子說是要送我們到樓下，但是從對方剛到樓下就急著討論方才的談話來判斷，她應該原本就有長談的打算吧，碰巧遇上的傾盆大雨，讓這位母親能夠把想說的話通通說完，從內容中能夠感受到這位母親希望透過我們的嘴，把自己的許多要求和期待說給孩子聽，單方面地認為孩子不能諒解自己在 KTV 上班的事情，工作這麼辛苦所以孩子必須聽自己的話、尊重自己；暑假想要先直接買好機票，再藉此說法說服孩子回大陸看長輩；覺得孩子電動打太晚導致上課偶爾遲到等等，這位母親把我們看做是靈丹仙藥，希望我們提供的服務能讓孩子成為如其所願的乖順與聽話，當下我們盡力地解釋這並非我們工作的目標，我們不會強迫孩子要與我們聯絡或是接受服務，未來如果孩子主動願意聯絡，也會是我們「協助」母親與孩子一同工作改善彼此關係與認知，絕對不是只有我們「單方面改變」孩子的狀態，並且傾聽這位母親近期擔心的事情，給予可以嘗試的辦法。

回到機構後我與 Ella 分享家訪後的感受，「感覺孩子會有很大的壓力」嘆了口氣後繼續說：「很多事情都被母親管控、限制、要求與擔心……如果是我，也會很不想回家，或是逃到電玩遊戲的世界裡」，Ella 回：「聽到媽媽的狀態與要求，當下也是挺無奈的……」，我們討論著孩子、母親與後續可以嘗試的工作方向，還有個人的感受與反應，例如很想當場翻白眼與嘆氣，或是有「夠了喔」與「做法太超過了」的想法，Ella 突然說道：「或許會對青少年工作感興趣的社工，都還保有較多青少年的自我呢」，我不自覺地點起頭來肯定 Ella 的說法。最早看見這樣的說法，是在善牧出版的《百欄無懼—青少年社工四口聯談》書中，鱷魚對自己提問：「青少年社工，究竟是服務青少年的社工？還是像青少年的社工？」。

其實，當聽見伴侶或朋友開玩笑地形容我的行徑與態度「像是青少年」時，我是開心且得意的，代表自己在他人眼裡是充滿活力、幹勁、熱血、年輕與不死板的，然而，並非全然的部分都希望像青少年，除了外顯的外貌、形象與態度以外，內在的情緒控管、待人處事與溫柔溫暖，反而會想追求像個穩重、成熟的大人，這才意識到，或許我會選擇投身青少年領域、成為青少年社工，有很大的部分是期許自己能在外顯像個青少年，內顯像個社工吧。所以，當從他人回饋與自己覺察中發現，自己沒辦法在想像青少年的部分像青少年，想像大人的部分像大人，我是抗拒、害怕與挫折的，原來，自己與原本以為的自己如此不一樣。

貳、最不應該有的情緒.....？

在與青少年搏感情的互動中，最容易出現的情緒是膽怯、焦慮與尷尬，並在事後自責當時害怕與逃避的行為，覺得自己表現得不夠好、不夠有趣與不夠厲害等等，雖然會對這些情緒與不斷循環的迴圈感到不舒服，卻也都在還能接受的程度，只有「憤怒」，是自己覺得最不應該出現，也最不能夠接受的情緒。

成為西少社工以前，我幾乎不在青少年面前發洩過憤怒的情緒，甚至盡可能的不讓憤怒的意念產生，它是我覺得最不應該在助人關係裡現身的情緒，幾乎無助於彼此關係的建立或互動，最多只允許自己對青少年有責備或厭惡的想法，三年以來唯一沒能忍住憤怒的情緒，是在身為實習生的階段，酷樂園的某位青少年時常透過言語，例如「你怎麼那麼笨」、「明明和辛巴都是同校的實習生，怎麼可以差這麼多？」或是嘆氣、搖頭與忽視的行為來貶低我，雖然表面上對他的攻擊會用打哈哈的方式帶過與迴避，心裡頭卻是相當不爽與不舒服的，直到某天輪到我主責食堂的晚餐，坐在對面卻也不幫忙的他開始拿起料理桌上隨手可得的東西，小包裝的衛生紙、抹布與菜瓜布往我身上丟，起初我笑笑地說：「不要這麼無聊吼！」，試圖繼續透過打哈哈來度過這個狀況，但是對方並沒有停止行為的打算，直到他拿起鍋鏟並示意做出準備丟擲的動作，我忍無可忍地怒瞪著他，用著凶狠

的語氣吼說：「你幹嘛這樣做？！」，他才把鍋鏟放下，自討沒趣地說：「好玩啊」。雖然自己在當周的實習紀錄中寫道，適時地對青少年表達不舒服的感覺與狀態是重要的，卻還是對自己忍不住憤怒的言行感到自責與不妥，心裡想著應該會有更恰當的表達方式，並且告誡自己不要再發生了。

然而，在西少擔任社工的短短半年，卻發生了兩次讓我無法控制自己憤怒的狀況。

參、我們其實蠻像的一志明

志明是個讓自己又怕又愛的青少年，手臂上刺著有些粗糙的鯉魚，說起話來三句內離不開髒字是已經改不過來的習慣（原來母親的說話方式也是如此），血氣方剛與衝動的個性，不管對方是大尾還是小尾，只要敢惹你就不會有好下場，如此兄弟個性的你卻也有著憨厚樸質的一面，只要與對方合得來，你會很樂意地分享自己的事情，當我聽著你說最近用打工賺的錢買了套刺青設備，以及從市場買豬皮來自學的歷程（沒想到手臂的鯉魚是你自己刺的？！），還有邊打桌球邊聊到自己為了慶祝母親的生日，特別去訂製蛋糕想要給她一個驚喜，我便會看見你在逞兇鬥狠的行為裡，有著相當古錐的模樣與個性，或許正因為彼此是熟悉與認識的，所以當今天發生衝突時，我才會有麼大的情緒反應與感觸吧。

會來西少的青少年大致可以被分為兩種類型，大部分還在就學，幾乎每天都會來中心報到與遊玩的青少年稱為「中心少年」，與其大不相同的「外展少年」則是中輟與就業的人居多，鮮少會主動踏進中心或參與活動，兩者在文化、特質與言行上有著天壤之別，除非剛好有能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娛樂，例如桌球，否則大多數的時間，兩者是水火不容，幾乎不會與對方有所接觸或互動。

雙十國慶隔天的晚上，兩種類型的青少年難得同時參與酷樂園的食堂活動，你和其他五位社區青少年坐在臨時架設的折疊長桌，還在就學的萬華國中學生則是集中坐在瓦斯爐旁的料理大桌，各自佔據兩端的空間，等待與用餐的過程，你

們用著社區裡習以為常的互動模式，不斷喧嘩、尖叫與尖笑的方式打鬧，音量之大，即使是站在距離廚房 100 公尺的對街馬路上，應該還是能聽見這不舒服的高頻尖叫笑聲，經過十幾分鐘的忍耐，萬中學生裡比較敢表達意見的黑熊，故意用著你們能夠聽見的音量，與社工和同學抱怨你們的吵鬧，你們也不甘示弱地用相同的模式彼此嘻笑、抱怨，最後在分配僅剩一瓶的可樂，萬中學生卻沒有遵守續杯的規則讓你相當不開心，你用著大家都能聽見的音量碎念：「沒品阿！這麼貪吃」、「阿是不會問一下喔？！哪屈的這麼沒大沒小？」，時間來到六點二十五分，只差五分鐘就結束的食堂活動，記不得是黑熊離開座位與社工反應你們很吵的行動，還是你從本來就不小的音量提高到隔空喊話嗆聲的狀態：「他們很大聲很吵！」、「誰教的！這麼沒禮貌」，雙方的言行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黑熊情緒有些失控的直接對著你們說：「不然你們想怎樣？」，你應該是被這句話給激到，用著要打架的姿勢與口氣回嗆：「什麼叫做想怎樣！？」，情緒上來的你開始出現人身攻擊的話語，例如「那個胖子」與「白目」，並且怒瞪著黑熊，最後，按耐不住怒氣的你走往角落的牆邊，我跟了上去想理解與舒緩你的情緒：「為什麼這麼生氣？」「因為他把我看小(台語)！」你咬牙切齒的說，「我是他學長欸！他老幾？！」，我說：「他可能不知道你是學長，而且他只是在反應你們的聲音太大，我聽不出來他有要看不起你的意思。」，你把目光瞪向黑熊，只差沒有伸出手來指著對方：「他那是什麼態度？！用『不然你們想怎樣』來嗆我欸！」，「那你要不要和他說你不爽的原因？讓他知道這樣的用詞會讓你覺得不被尊重」我看著你說，你完全聽不進去：「說什麼？！這個不教訓一下怎麼行？！」，聽到你這麼說，我的語氣變得有些強硬，嚴肅地告訴你：「我不確定你的教訓是指哪個方面的教訓，但是只要你們都還在中心，我就不會允許『傷害的事情』發生，不論是言語還是肢體層面上的傷害。」我感覺到血壓的上升與身體微微地顫抖，你聽完後更加不爽，轉身就走，獨自一人坐到門口報到區的椅子上，表情非常難看，如果今天自己不是社工的角色，碰到臉這麼臭，而且還在生氣的青少年，我壓根

不會想去找對方說話，沒過幾秒我又跟上前和你說：「我可以感受到你非常生氣與不爽，如果你想要談談或是……」你打斷我說：「我現在在番（氣頭上）不要跟我說這麼多！（台語）」，那種熱臉貼冷屁股被拒絕的感覺讓我態度又再強硬起來：「好！如果等等你需要宣洩的管道或是與對方談談，我都可以陪你，但是只要在這裡，就不准使用任何暴力！我先跟你說明白了。」，說完後我就離開報到區，你則是繼續瞪著正在玩電動的黑熊，我覺得黑熊也有許多不安與擔心，從他刻意在我與你談話的時候，頭一次主動問我要不要一起玩 Wii（電玩主機），以及在酷樂園關閉時，看著同學們騎著單車先行離去，黑熊還邊解鎖邊向門外大喊要他們等自己一下，剛出大門也是加速追上同學，深怕自己落單，這些行為都是黑熊以前不曾有的。

沒過多久，另外兩位社區的青少年從門外走了進來，一看到你的臭臉便上前詢問原因，我既沒有順著黑熊的邀請一起打電動，也沒有回到辦公室處理事情，或是去陪伴其他青少年，我覺得自己應該留在這個空間，留在你與黑熊中間的位置，我把雙手交叉在胸前，緊抓著手臂與軀幹，身體向後依靠在矮櫃上，我熟悉這個姿勢，代表極其防衛與抵抗的意象，你與朋友抱怨的同時，三人時不時會把目光看向黑熊，那是種會讓人感到不舒服，被打量與不懷好意的視線，三不五時還伴隨著問候對方爸媽與長輩的髒話，我實在忍受不了你們惡意的視線與話語，因此，每當你們把視線投射過來，我便會使勁地睜著眼瞪回去，那是充滿濃厚敵意的眼神，你的朋友可能也感受到什麼不對勁，平常很少主動搭話的他提問：「小黑，酷樂園開放到幾點？」「七點」我用簡短且冰冷的語氣回答，劍拔弩張的氣氛就這樣維持了一陣子，直到出去外展的萬華區同事暫時返回中心用餐，與你關係不錯的真圓覺察到你的古怪，主動把你叫到門口對話，緊繃的肌肉與僵直的身體才得以獲得放鬆，回到辦公室之前，我隱約聽見你大聲的抱怨：「那個戴眼鏡的人很白目！」。

送離所有青少年以後，我與萬華區的同事坐在辦公室後面的大桌，無意地聽

著他們彼此分享著萬華區的資訊，腦中則是在嘗試整理剛才的過程與情緒，我明白這次的經驗光靠自己是不會好好檢視與消化的，內心產生了太多對自己的害怕、責備與不諒解，需要有人了解整個事件的脈絡後，給我些想法、建議或任何話語，所以即使已經超過了下班時間，我卻還坐在這裡有意無意地聽著不同區青少年的資訊，但是「想主動開口討論這件事情」也讓我相當猶豫躊躇，「剛才的狀態與做法都很不理性！」心裡有股聲音在責備我，「這不是自己期待的好社工應該有的反應或行動」聲音再次響起，我有些被說服，跟著擔心說出來會被同事責備與評論，更擔心光是把這些過程與想法「說出口」，就把「自己不好的行為與想法」言語化並具象化，「不好的模樣」將不只存在於自己的經驗裡，還會被記錄進聽見的其他人的印象裡，這些擔憂讓我又猶豫了好一陣子，隨著自責的情緒與聲音越來越大，悶在心裡的感覺就越來越痛苦，最後在認為眼前的同事們是能夠信任，並且可以聽懂我想講的話的，便趁著他們討論到一個段落的空檔，自己忐忑不安地開口了：

「那個，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今天酷樂園發生的事情……」，我先描述整起事件的脈絡與過程，接著有些膽怯地說出自己的狀態與情緒，並且坦承當自己站在黑熊與志明的中間，回瞪著志明與朋友不時投來的惡意的視線，情緒是相當憤怒與高漲的，我試著整理可能的原因：「我覺得，酷樂園應該是個類家的情境，是安全、自在，並且能讓人感到放鬆的空間，然而，今天從食堂時間開始，彼此的叫囂、喧嘩，到最後志明們充滿敵意的眼神與辱罵，讓這裡不再友善與安全，甚至充滿緊張、壓力與焦慮」，這樣的氣氛讓自己相當難受與憤怒：「為什麼要把原本應該是輕鬆自在與安全的地方，變成現在這樣？！」，吞了吞口水繼續說：「當時站在黑熊與志明中間的自己越想越憤怒，回瞪志明的眼神也越來越兇狠，甚至還想像如果志明突然抓瘋（台語）衝過來要「教訓」黑熊，我應該也會毫不客氣地把拳頭打在他的臉上……」說完以後，我低著頭不太敢看其他人的表情，「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暴力？」、「我是不是一個不稱職的社工？」、「難道我根本不適

合這份工作?!」心裡的擔心與質疑一個接著一個冒出,當我越來越不安與焦慮,甚至開始後悔「幹嘛把事情都說出來」的決定,「你會這麼憤怒.....是不是因為把保護酷樂園孩子的責任扛在自己身上了?」真圓的提問突然響起,打斷了我的揣測與自責,隨著他的聲音,我慢慢地能夠看向其他人的方向,小北在我還來不及回答時問道:「當你現在回想起志明的那張嘴臉,會不會還很想要打他?」,他們的提問沒有帶著責備或批判的語氣和意圖,原本焦慮不安的狀態漸漸變為平靜穩定,能夠看著彼此的眼睛對話與討論,我看著小北說:「原本我也以為,自己會這麼生氣都是因為志明的言語和行為。」我微微地搖著頭說:「然而,當我試著回想志明的模樣與態度,我發現自己好像不是對眼前的這個青少年感到憤怒,而是對於酷樂園變成了充滿危險、緊張與壓力的地方感到憤怒。」,我轉而看向真圓:「這個憤怒可能就如真圓所講的,與自己無法保護酷樂園的孩子而感到無可奈何與自責有關。」,咖哩說:「我應該是不會揮拳打在少年臉上,不過以前在舊西少也有發生少年拿起椅子準備打人的事件,當時自己沒多想什麼就把對方壓到牆上去.....」同事們有的分享自己的故事,有的陪我討論今天的事件與情緒,煩悶與混亂的感覺在過程中獲得照顧與舒緩,與大家答謝後就收拾東西先下班了。

騎車回家的路上,讓我有機會與整晚的歷程獨處,雖然難以理解志明如此情緒化的反應,只不過是被黑熊說了一句「不然你們想怎樣」就抓狂到無法溝通的狀況,「會不會太衝動了啊?!」我在心裡頭調侃志明,但是,回過頭來觀察自己的反應與行動,其實我也是如此的情緒化與衝動阿.....當惡意的氛圍漸漸在酷樂園裡蔓延,我也被高漲的憤怒充斥與控制著,那時惡狠狠地回瞪著志明的眼神,似乎與你覺得自己被看沒有,惱怒地瞪著黑熊的眼神沒什麼兩樣,就連腦中不斷演練要如何阻止突然失控的你,衝過來打人的方式也同樣是用拳頭反擊回去.....

「其實我們還蠻像的嘛?」我在心裡苦笑著,即使肯定與認同「社工也是有血有肉有情緒的」,卻還是對於如此情緒化,並且想要以暴制暴的自己感到厭惡與不

願接受。

肆、我害怕自己成為「脾氣不好」或「暴力」的人……

大部分認識我的人，可能會用「溫和」或「沒什麼脾氣」來形容自己，不要說「暴力」了，可能連「脾氣不好」都很少出現在形容自己的詞彙裡，然而，藉著社工教育的學習與經驗，我開始有意識地觀察自己、認識自己，才發現自己並非如他人所認為，甚至自己以為的那麼溫和或沒脾氣，在楊蓓老師的團體動力課程的一次互動裡，我意識到自己會刻意地去隱藏不開心與憤怒的情緒，尤其是當自己以為隱藏的很好（其實板著臉的表情相當明顯），卻被對方輕易識破且當面拆穿，「惱羞成怒」應該是最貼近當時狀態的形容詞了。

覺察到自己很在意被用「脾氣不好」來形容，是某日與媽媽吵架的過程所經驗到的，原本應該只是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從我結束西少的職代工作，待在家裡書寫論文的這半年，碰上媽媽在身體與心理的狀態都不是很理想的時期，即使互動的機會不多，長時間待在同個屋簷還是讓我們之間漸漸累積莫名地煩躁感，她會對家中任何不滿意的事物碎念，彼此也經常為了枝微末節的小事爭吵，例如她會抱怨與怪罪我和弟弟晚餐的飯菜吃的太少，導致剩下的飯菜太多而苦惱，但是她自己卻連平常三分之一的飯菜量都吃不到，我與她的關係越來越不融洽，即使非必要，我很常會跑到學校或是圖書館寫論文，減少待在家中造成彼此壓力與煩躁的時間。

那天一如往常的只有我們三個人要吃晚餐，我估算了三個人總共會吃到的飯量來煮米，開動前我把分好的飯量盛到媽媽的碗裡，她看著自己碗中的飯越來越多（其實只有盛到她平常會吃的量），就很慌張地不斷說：「太多了太多了！我吃不這麼多！你吃就好。」聽到她的說法與語氣，腦中快速地冒出兩個想法，第一個是「明明和平常的飯量差不多，妳是不是看到煮的飯沒有很多，所以故意這樣說，怕我和弟弟吃不夠？」，第二個是「我也不想要吃這麼多飯，妳別想用這

個方式逼我吃！」，這兩個想法都讓自己有些情緒，心裡想著如果妳希望我多吃些，可不可以不要這樣拐彎抹角？！就算最後飯菜還有剩，就裝成明天的便當也可以啊！為什麼就一定要我們把吃不下的飯菜都吃完？！越想越生氣，手上的飯匙沒有停下來的打算，媽媽見狀可能也有些不開心了，大聲地說：「飯可以多盛給弟弟阿！我自己知道要吃多少！」，聽到她這樣說，我的情緒變得更加暴躁，心裡邊想「那為什麼平常我們不能自己決定要吃多少飯菜？！」，嘴巴只冷冷地說：「分配好的」，並且粗魯地把最後一匙她應該要吃的飯量盛給她，此時她相當生氣的說：「你脾氣怎麼這麼壞！？」一瞬間理智線全部斷開，很氣憤的回嘴：「對啦！我就是脾氣壞！我就是脾氣不好！我本來就是這樣！天生的！」，我氣到那天晚上完全不想要和媽媽有任何對話或互動，我知道自己的脾氣不是很好，但是沒想到親耳聽見別人從口中說出，卻是如此刺耳與難受，尤其是從最不想讓她如此認為的母親嘴裡說出，一方面很氣自己對母親發怒的行為，另一方面我害怕自己被形容成「脾氣不好」或「暴力」的人，這樣的形容就和我對父親的認識差不了多少了，我不想要變得和他一樣！原來，最不該有的「憤怒」與「暴力」，不單單只是因為我覺得社工不該有，而是我不允許「我」有，每當自己生氣或是憤怒到想要捶打牆壁的時候，我害怕，我是不是朝著不想成為的模樣又靠近了些？！

伍、夜晚的謊言與自白—南門橄欖球隊

「碰！碰碰！碰咖！碰碰碰！」緊握的拳頭一次又一次地打在傑克身上，毫無節奏的絮亂呼吸，不時伴隨著一兩句髒字，直到快要喘不過氣，幾乎用光全身的力氣才漸漸停止動作，那天是剛從南門國中結束外展的夜晚，眼前是怎麼打都不會吭聲的拳擊練習用假人，停止揮拳後，我像個洩氣的皮球往後頹坐在地板上，右手因為過度出力而拉傷的疼痛感，以及左腳大拇趾被用於穩固傑克的沉重水箱壓到的腫脹感，不舒服的感覺漸漸地變得明顯，儘管我很抗拒這樣的紓壓方式，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確實是最能宣洩即將滿溢的情緒的行為，漸漸冷靜以後，腦中開始回憶起整件事情的始末。

初次認識你們是在剛開學的九月份，你們既是校內橄欖球隊的隊員，同時也是許多師長認為需要被關懷的學生，然而，這並不是外展團隊和你們搭訕與攀談的原因，而是每到放學時間，總能看見你們在籃球場上繼續消耗體力、揮灑汗水，身上彷彿有著永遠都用不完的精力，每次在南門學校遇見你們，十之八九的活動都和體力擺脫不了關係。今天你們討論後提議要玩很久沒玩的鬼抓人，小烏龜¹⁸則是在旁與一位女同學討論家裡的狀況，沒有參加，加上自己總共六個人便開始猜拳分成兩鬼四人的組合進行遊戲，憑著對夥伴的認識與了解，和我一起當鬼的隊長荔枝，剛數完秒數就猜測出其他人很可能躲藏的地方，正是司令台正對面鐵皮屋的樓梯間，我們小心翼翼且安靜地靠近小屋，荔枝看準時機率先衝進樓梯間，果不其然地聽見你們驚慌失措的喧嘩與叫罵聲，其中幾個人還為了躲避荔枝，從一層樓高的位置跳向鄰近較矮的鐵皮屋頂，再跳回操場的跑道上，這局的遊戲就在發出鏗玲框啣的巨響與喧嘩聲中結束了，第二局的分組，你們為了捉弄正陪著朋友和小烏龜聊天的女同學，很有默契地把口令改成相當難聽的版本，並用整間學校都能聽見的音量大喊：「黑白黑白，你爸幹蟾蜍（台語）！」來開始下一局的鬼抓人。

然而，當鬼的阿明和阿達連出發的讀秒都還沒數完，我們就突然被一位老師給攔住，她快速地搶走阿明手上的手機，相當嚴厲地宣告校內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規定，並且質問你們晚上還在學校逗留的原因，你們被老師的語氣嚇得支支吾吾地說不出話，雖然一開始也因為對方的情緒而不知道該說什麼，但是當她想責備你們晚間逗留學校的事情，「難道本校的學生不能在晚上自由進出學校運動或玩耍嗎？」心裡的困惑讓自己能夠走上前與老師介紹身份與正在進行的外展服務，老師才補充雖然學校沒有禁止，但是晚上會有九年級的學生留在校內進行晚

¹⁸ 外展團隊的其中一位社工

自習，剛剛整班的學生都聽見操場傳來的吵鬧聲，才會來這裡尋找罵髒話與吵鬧的人，老師說完後便轉身質問是不是你們做的，我正要開口與老師解釋事情的經過，還有不知道有夜自習的同學需要保持安靜時，阿達突然回答：「不是我們！」，你拉著阿明並用眼神示意地說：「剛才我們都在這裡」，阿明理解暗示便開始幫腔：「對阿！不是我們！」，如果表情會說話，那我應該有努力地把「為什麼要說謊」這六個字示意給阿達，老師繼續問：「如果吵鬧的不是你們，那有看到是誰嗎？」，不確定老師是故意不詢問我，還是認為我可能也不在現場，她繼續面對阿達與阿明，「沒看到」阿達繼續裝傻地回答，阿明則補充：「我好像看到有人跑去司令台了！」，老師聽完便快步往司令台的方向走去，阿霖、阿千與荔枝趁著老師走到司令台詢問小烏龜的空檔，偷偷逃回我們被詢問的地方。

「為什麼要說謊？」我想試著與你們討論剛剛的經過，阿霖說：「只要大家都不要說，你也不要說，老師就不會知道了！」，幾個人跟著附和：「對阿！」、「都不要講就沒事了！」，我盯著你們繼續問：「我問的是為什麼要說謊？我們的確做了（吵鬧的行為），為什麼不承認？」，阿霖說：「如果承認是我們在吵鬧，那個老師一定會告訴教練，隔天就要挨打了！」，我回說：「挨打可能很痛，但是我們也的確影響其他人晚自習，敢做為什麼不敢當？」其他人開始表示意見：「不要」、「只要沒人說出去就不會被發現，真的啦！」、「吼！你就不要講就好了啊！被打真的很痛欸」裡面夾雜著害怕、焦慮與生氣的各種情緒，我也覺察到自己開始有些不愉快的情緒產生，理智面卻提醒自己，這是一個難得能與你們工作和討論的機會，所以我盡量不讓情緒影響到自己的語氣或表情，繼續說：「如果這麼害怕被體罰，那我陪著你們一起去和老師道歉，請她可不可以不要告訴教練，或是我和直接和教練連絡，說明因為不清楚學校的規定，下次活動會更加注意，請他這次先不要體罰你們。」，「不可能啦！一定會被打！」、「就跟你說不要講就不會有事了！」你們越來越激動，阿明還說：「說不定會被處罰放學後不能留在學校，這樣你們來學校就找不到我們了！」，隨著你們逃避與威脅的說詞與態度，我的

情緒也開始高漲，當我試著壓抑情緒想繼續討論時，另外一位正準備回家而經過的老師，也詢問起剛才的吵雜聲是不是我們發出的，這位牽著小孩的老師，比起前一個氣焰強勢的老師，說話時的用字和語氣都溫和許多，或許內心覺得對方是個能說話與和善的對象，所以當我又聽見你們陸續說著「不是」與「不知道」的謊言欺騙她時，體內原本還能壓抑的情緒，漸漸變的巨大、無法控制，我怒瞪著你們每一個人，最先感覺到眼裡的憤怒的荔枝，露出害怕的神情不斷地小聲叫著阿霖的名字，似乎想示意你不要再說謊了，你卻沒有接受到荔枝的暗示，繼續慫恿著其他人裝傻並送走老師，看著對方慢慢走遠的背影，內心的憤怒也到達極限，我什麼都沒說地迅速起身並往司令台的方向走去，一開始你們擔心我是要去和老師告狀，聽見你們在背後小聲地喊著：「欸欸！」、「不要！」，直到你們發現我並沒有告狀的意思，阿霖才快步走到我身後試探地叫：「嘿！小黑！」、「你要去哪裡？」，我頭也不回地快步走著，拳頭握著很緊很緊，手掌傳來指甲快要扎進肉裡的刺痛感，你們見我沒有任何回應，只是雙眼直勾勾地瞪著前方，都逃命似地跑回司令台拿書包，只與小烏龜簡短說聲再見就匆匆離開，我的身體裡面彷彿有什麼東西正不斷被充氣、膨脹，嘴巴即使緊閉著，卻還能聽見牙齒因為用力咬合喀喀作響的聲音，已經很久沒這麼憤怒了，小烏龜一看見我的狀態就知道有事情發生，我忍著情緒簡短地說明剛剛事情發生的經過，小烏龜聽完以後給了些回饋，並且提議今天外展提早結束，先回西少再繼續討論與紀錄。

隔日和大雄與小烏龜討論後，覺得可以在下一次的外展或另外安排校訪，與昨天有參與鬼抓人的你們延續那時的對話與討論，然而，連續好幾次的外展不是剛好下大雨，就是沒遇不到你們，即使你們偶爾會在我們共同的臉書群組裡傳些訊息，但是我都沒有回覆任何文字或圖片，一來我覺得自己還沒辦法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的自在聊天，二來我也想透過這樣的行動，讓你們了解我很在意這件事情，不過要同時約到你們五個人並非容易的事情，有時候提前在群組詢問你們方便的時間，卻沒有任何一個人回應，也讓我以為你們是不是刻意地想逃避對話

與討論，直到接近快要一個月的時間，才有機會與其中三人，阿霖、阿達和阿千約好碰面的日期。

雖然時針才剛走過「7」的位置，接近冬季月份的夜色總是暗的特別快，操場與球場上的學生與居民漸漸離開，讓整個校園變得更加寧靜，三位大人與三位少年選了最靠近校門口的籃球框作為據點，阿霖坐在離我們最近的地方用手機放著音樂；阿達似乎沒辦法安定地坐著，拿起撿來的籃球做簡單的運球與上籃，害羞寡言的阿千則是坐在比較遠的位置，簡單聊過各自的近況，彼此的談話似乎很有默契地匯集在一起，並且暫停在相當適合進行回溯與討論的空拍上，但是我卻不知道該怎麼開啟對話，「你們會不會根本沒把那晚的事情放在心上?!」、「說不定已經忘記那天發生什麼事情了?」或是「完全沒有想要討論或互相理解的意願?」好多的擔心堵住我的喉嚨，面有難色地看向小烏龜與大雄，才在小烏龜的協助下開始說明今天相約的目的，是想要討論一個月前在學校喧嘩的事件，阿霖一聽到小烏龜的說明就馬上說：「我就知道你要說這個！而且也知道你們會要我們說什麼」，小烏龜驚訝地問：「哦～那你覺得我們會要你說什麼?」，「就是要我們道歉，並且承認自己的不對。」阿霖接著說：「我自己也覺得那天說謊很不好.....」，聽見阿霖的這番話讓我驚覺到，原來那天我的說法與情緒給了阿霖這樣的感覺：「因為我們做錯事情又說謊，所以小黑很生氣」，你們的感覺是準確的，起初我的確對你們不願承認做錯事與說謊的行為感到相當憤怒，這股情緒在騎車回家的路上慢慢消退，我開始有些擔心剛才激烈的反應會不會對彼此的關係產生影響？卻又覺得我真正擔心的不是關係的破壞，「那我真正在擔心的是什麼？」我問自己，「.....我擔心的是你們會不會覺得自己莫名其妙被瞪被兇？我擔心你們不知道我生氣的原因是什麼？還有擔心怎麼與你們對話和討論」，其實很想在當晚回到家時就把這些擔心與思考放上共同的群組，最後考量了面對面討論的重要性，才會拖延到今天，這一個月以來我不斷模擬要怎麼與你們說明與討論，老實說，直到現在我還是沒能確定自己想要說些什麼與會說出些什麼，直到聽見了阿

霖說的這些話，我直接把心裡逐漸浮現出的文字拼湊成句子，幾乎同步地透過嘴巴說出口：「其實，今天找你們討論，不是要你們認錯或道歉，或許事發當下我曾經這麼想過，現在卻覺得這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想要聽見你們說「對不起」或「抱歉」，我想讓你們知道的是「為什麼我會這麼憤怒與不爽」，不希望你們有種莫名其妙被兇的感覺，或是認為我們有『希望你們認錯』的角色存在……」，我吸了口氣繼續說：「我也想過，承認犯錯的背後是不是要面臨過於嚴重的懲罰？讓你們寧願裝傻與說謊也不敢承認，即使當時我承諾會幫你們和老師或教練溝通，但是不論結果如何，我完全不用擔心會被懲罰，所以我可能無法感同身受你們對體罰的擔心與恐懼。」大雄順著我的話提問：「如果今天不會被處罰，你們會不會承認自己的行為？」，「當然敢阿！」、「這樣有什麼不敢的？」你們搶著說，大雄繼續問你們體罰的感覺像什麼，你們依序說：「從學校屋頂跳下來」、「被大卡車撞到」，還有「蛋蛋被拳頭重捶好幾下」，雖然回答的內容可能有互相比較、誇大與開玩笑的成分，卻也大概反映出體罰在你們心中的痛苦程度，大雄把球拋回來給我：「你們想不想問看看小黑，如果說實話會被處罰的話，他會不會改變心意？」，阿達馬上對著我把大雄說的話又重複說了一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已經想過這個假設，那天我確實不會因為『說實話』而被處罰，假如必須面臨的處罰真的很可怕，我說不定也會毫不猶豫地說謊，但是這輩子似乎很難遇到更嚴重的處罰了」，我試著用比較輕鬆的語氣說著過往的經驗：「別看我現在這麼不願意說謊的樣子，當我還在讀國小的時候，常常偷拿堂哥的遊戲王卡片與媽媽的錢，堂哥每次來家裡玩就會少幾張閃金的稀有卡片，多少也開始有些懷疑，直到有天他冷不防地借了我的卡冊翻閱，我心想逃不掉了，就只好躲到廁所假裝肚子痛，直到堂哥離開前都不敢從廁所出來，從此堂哥不再與我往來；偷拿媽媽錢的時候也不是特別缺錢或是想買什麼東西，只是看著越來越飽滿的紅色塑膠豬公會莫名地感到滿足，偷竊的事情為了避免被發現與責罵，只能靠著說謊與裝傻度過一次又一次的懷疑與危機，卻也因為不斷累積的次數與程度，最後被堂哥與媽媽發現

後，得到了很慘痛的教訓與處罰，媽媽當時下了最後通牒，要是我再偷拿東西或說謊，就要把我的手給剁掉，自己因此安分了好幾個月。直到有天在阿嬤家玩了堂弟 Gameboy 的壞馬利遊戲卡匣，好玩到想要回家也能繼續玩，就偷偷地把卡匣放到自己的手提袋中，媽媽來接自己時也不知道怎麼會發現手提袋裡的卡匣，我面不改色地騙她說是堂弟借自己的，可能是前科累累吧，媽媽把堂弟叫出來詢問有沒有這回事情，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自己站在媽媽前面，不斷用著唇語哀求、示意堂弟替我圓謊，可能是他沒有看懂或是沒有說謊的打算，堂弟當場否認我的說詞，回到家以後媽媽相當生氣的到廚房拿了菜刀，追著自己繞著客廳的沙發一圈又一圈的跑，我邊跑邊哭喊著下次不敢再偷東西和說謊，媽媽氣憤地說已經給過我機會，沒有下一次了，不知道跑了幾圈，終於還是被媽媽給抓到，死命掙扎的被拉到姐姐的空房間，尤其是當右手被按在書桌上的時候，根本是用生命在哭喊與求饒，直到最後發誓再也不會偷東西與說謊，才沒有砍下去……」分享告一段落，我才發現阿霖原本用手機撥放的音樂已經停了很久，阿達剛剛用來投籃的籃球早已消失無蹤，坐得比較遠的阿千似乎移動到比較近的位置，平常不太能靜下心來的你們卻和小烏龜與大雄一起認真地聽著，看見這些變化後我繼續說：「從那之後我就沒有再偷過東西或為此說謊了，那天或許是你們的謊言，再加上當時的情境讓我很猶豫是否要說出實話，踩到了自己訂下「不能說謊」的界線，所以我才會如此憤怒，這些才是我今天最想要和你們分享的事情」，雖然聽完的當下你們沒有特別說些什麼，但是整個過程裡的專注與細微的表現，讓我相當珍惜能與你們有這樣分享與理解的機會。

第二節、角色與我

結束西少短短半年的職代工作，我開始整理這些日子的經驗與田野筆記，起初我最想弄清楚的是情緒的狀態：「為什麼這些事情讓我如此憤怒？」，與實習加志工長達三年卻幾乎沒有暴怒的經驗相比，很自然地會把產生情緒的原因歸咎於「社工的角色」，儘管每次經過仔細的檢視與抽絲剝繭，都能大略明瞭產生情緒的背後脈絡是什麼，卻覺得好像只是在一整串粽子中看見各自獨立的肉粽，沒能看見粽線上方互相關聯與核心的部分，直到當年四月收到軍隊發來的教育召集令。

返回林口憲兵學校進行七日的教育召集，當時已經是過半的第四天夜晚，我躺在幹部小寢內最裡面又不太好爬的上鋪床位，三十分鐘前我們才在學長的號召下，幫其中一位夥伴舉辦慶生活動，然而，我的功能與其說是「幫忙」，不如稱為「路過」或「觀看」更為貼切，望著天花板上緩慢旋轉的電風扇葉，我感覺到自己不太舒服，是心裡的不舒服與難受，最初我以為是與同房的核心理團體有距離感所致，這個團體是由其中的五名幹部所組成，他們表現出來的態度與行為，是我刻意保持距離的原因。

部隊與營區的環境能夠塑造出非常強烈的情境，強化「軍人」角色的特質與樣貌，為了符合情境的要求，只要一進入營區，我便會完美的扮演起軍人的角色，守時、嚴謹、紀律、陽剛與服從命令，這些特質都與原本的自己大相逕庭，甚至當其他幹部抱怨這次教召比上一次辛苦，或是直接嗆現役幹部不要這麼精實與嚴謹，並且開始偷懶、拖延與擺爛，心裡頭便會有看不起並譴責他們的想法，進而拉開彼此間的距離。然而，他們部份的特質或行為，卻不是原本的自己會討厭的，甚至還有認同的部分，例如他們會記得同袍的生日，偷偷策畫慶生活動、願意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以及勇於挑戰權威或不合理的要求等等。軍人的角色使我不斷在這四天與他們保持距離，但是目前這樣的結果，似乎卻又不是自己這麼喜歡的，「那麼我到底該怎麼做？！」側過身子面向斑駁的白色牆面，茫然與

混亂的感覺讓我難以入睡。直到情緒完全退卻的隔日，才能在昨晚的茫然混亂裡，發現與認識這樣的自己，「我是善於模仿與扮演角色的」，回憶起大學的社團與救國團的活動，儘管我有習慣的模樣與待人處事的方式，但是當自己必須走上舞台飾演社長或領導人，我便會揣測這個角色應該要有什麼特質與模樣，然後全力以赴地演好自己負責的角色，同時這個角色也影響著我的言行與態度，甚至是當下的價值觀。

我認為的「社工」角色應該是和善的、溫暖的、付出的、真誠的、勇敢的、有能力的、真誠的與有益於他人，所以當我必須演出這個角色的時候，便會想要竭盡全力地成為這樣的「社工」，如同以往扮演「兒子」、「學生」、「社長」、「伴侶」與「軍人」的角色。此時我才隱隱約約地瞥見，串起每粒粽子的棉繩，是長成什麼模樣，又是如何網綁與打結的，原來在西少的工作經驗會讓我難受的，已經不像是隆恩埔的時候，因為自己的模樣與社工的模樣的落差產生的挫折與失望，而是「我自己」在飾演社工這角色時，對於我沒有或不想要，卻又似乎必須擁有的特質或要做到的事情的拉扯而難受與不舒服。

第三節、社會工作的教育現場

原本打算在第二章的前半段就要提及自己在社工教育現場的學習，然而，當我看著空白頁面中不斷閃爍的指標，腦海裡只有不斷浮現一幕幕與青少年互動的畫面，好幾次暫時地跳過這個部分的書寫，每往回過身來卻持續被這標題所卡住，「我竟然什麼都想不起來?!」多次停留後我如此嘆道，直到 Final 口試時，楊蓓老師建議能把社工教育的經驗放在此章節之下，「不是應該放在開始實習之前會比較通順嗎？」看著口試的逐字稿，我有些困惑，但是這樣的感覺沒有持續太久，再一次看過自己與青少年互動的故事，竟然有些課堂中的畫面開始浮出，它們的顏色與聲音逐漸變得清晰可辨，情緒與感受近得唾手可得，儘管想得起來的部分，遠遠不足那些我已經遺忘的部分。

那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九月初剛開學的政大校園充滿活潑與熱鬧的氣息，和軍旅的單調生活相比，眼前的所有事物都顯得如此新鮮，然而，我卻沒有情調來細細地品嚐或感受這些美好，研究所開學後的第一堂課，「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剛下課沒多久，課程大綱表上滿滿的英文文獻與書籍，已被原子筆的藍色筆跡寫上負責導讀與報告的同學姓名，快步地穿梭在人群之中，心裡只有焦慮地想著能否借到下個禮拜就要用到的英文書籍，以及如何在這段時間內讀完和讀懂艱澀的英文內容。

「個案社會工作」的課堂中，有則故事讓我印象相當深刻，雖然已經不記得書名，內容描述一位社工在會談室與一名個案進行會訪，聽著個案說著女兒在疾病末期的各種痛苦與悲傷之後，這位社工也跟著個案的情緒與傷痛一同掉下了眼淚，碰巧這個過程被剛好經過會談室的督導，透過微開的門縫給撞見，事後督導責備了這位社工「不專業」的行為。作者 Shulman 問了這名工作者：「你從這個經驗中學得了什麼？」，工作者回說：「我學會（會談）要把門關上」。這是我最初意識到「專業我」與「私人我」的議題，以及社會工作沒有標準答案，只有不同的風格與特質。

「人類行為與環境」的期中考卷發的分數，比我想像中要低的許多，老師帶著課堂裡的學生們，一題一題的檢視錯在哪裡，講到簡答題的時候，老師看著我對我說：「俊達阿，雖然題目上面寫著簡答題，但是你就只有寫出答案，沒有任何說明就想要拿到全部分數，是不可能的，像這題就要多寫些艾瑞克森各階段的任務與議題，如果能夠補充……」，表面上不斷的與老師賠不是，心裡卻質疑：「這些簡答題拿得越高分，能夠代表我是個越合格的社工嗎？」。

我還記得碩一的暑假團督，有好幾個周末的下午，和同學聚集在王增勇老師鄰近指南溪的家中，分享彼此在實習場域的人事物與親身經驗；曉春老師用了整整十八堂課的時間，一起討論與分享「如何成為一個人」而非「如何成為一個社工」；王行老師用著很俏皮的口吃說著：「社...社社工不只是個職業，更...更是個志...志業，如果能用社工的所...所學做討債的...的工作，也...也沒什麼不...不好」；楊蓓老師的「生命議題與助人工作」讓課堂上的學生的彼此生命有了交集，還有在「團體動力」的最後三堂課，透過操作團體真實地讓我感受到團體內部的各種力量與暗濤洶湧。

其他的部分，理論如何操作、團體如何設計、訪談的各種技巧、法規的起源精神與資源的連結等等，我幾乎都不記得了，反而是各種與青少年的互動、課堂中老師與同學分享的故事、引起自我反思與認識的契機，至今依舊深刻且歷歷在目的是這些與「人」和「自己」息息相關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會把「社工教育現場的學習」擺放在這些與青少年互動的故事之後的原因。

第四節、回頭來說，社工的特質是需要練習與培養的未來式

……對（社工）這個角色的想像擋住很多想要助人的人，其實社工就是一個人，然後要有這些純粹善良的品格，需要長久在實務工作的練習，比較是未來式的，但是整個社工界吸納了這個想像，給了很多社工壓力，也是許多社工逃離社工現場的原因。

曉春老師 Final 時的回饋

「我認為的「社工」角色應該是和善的、溫暖的、……」曉春老師不疾不徐地讀唸著八十六頁的一字一句，是祥和與平靜的，卻也是沉重與綑綁的，沒想到從他人的口中聽見這些「想像」，會是這樣的感覺。

「社工可不可以對個案生氣？」、「社工也是人，所以有情緒是正常的！」、「我覺得不應該對個案發脾氣……」等等，類似的提問與想法不斷在教育與實務的現場中上演與對話，自己在認知的層面是完全同意與肯定「社工理所當然能有情緒與脾氣的」，但是真實地與這些青少年互動的時候，卻又無法允許自己對他們發脾氣？！這些時候我才會意識到自己是如何被「社工的想像」所綁架，它來自於我對「助人者」的想像，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如同曉春老師的回饋，來自於更大的環境，社工界與社會的想像，就像是大部分的朋友或他人聽見我在做社工，就會覺得「我們」是群有愛心、耐心與友善的人（根本不是），在西少擔任社工的經驗與曉春老師回饋提醒自己，社工角色的這些特質是需要有在實務工作中，甚至是作為一個人，在與外界和他人互動的過程裡練習與培養的，絕非是當我披上社工角色的外衣就應該與必須具備的。

第五章、接納我是我

第一節、半年後重返社工與人群

「現在的模樣，是自己喜歡的模樣嗎？」

我走進中山南路上的國家圖書館總館，站在一樓的影印室幫忙朋友影印資料，如果天還亮著，透過大片玻璃牆望出去的會是弘道中學的操場，有時候還能看見正在上體育課或下課休息的學生，雙手熟練地擺動與操作，拿起書本、翻頁、放下書本並按下影印鈕，機械似地不斷重複這個循環，平常我都會戴上耳機透過音樂消磨這段沒什麼意思的時間，無奈的是，還使用不到五分鐘的藍芽耳機就因為最近忘記充電而自動關機，不得以只好端詳起倒印在玻璃的自身影像，空無一人的影印室只有機器運作的聲音，偶而伴隨著紙張翻頁與摩擦的沙沙聲，就在有些恍惚與放空的片刻，突然地，我彷彿聽見鏡中的自己開口問：「你喜歡自己現在的模樣嗎？」。

「從七月三號正式到勵馨就職算起，這天剛好是工作滿兩個禮拜的日子」，我從置物櫃裡拿出黑色的後背包，將還有些餘溫的影印資料放進夾層，「最先浮現的畫面，是下班前在四樓與惠姍¹⁹的談話，她半認真地問我，有沒有不錯的男生可以介紹給同事，並且打探起弟弟的年齡等資訊，最後我用著隨意地語氣回答：『或許可以』結束對話。」，緩緩地走下橘紅色的階梯，並往機車停放的位置前進，「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那個當下我是想要對話與分享的，介紹弟弟蠻喜歡看動漫，還有比較喜歡待在家裡的生活模式等等，而不是只用簡短的回答就結束對話」，我跨坐上機車，戴上悶熱的全罩式安全帽，「接著想起幾天前，惠姍在二樓

¹⁹ 政大社工研究所的同學，也是同機構不同方案的同事

跟同事小孩童言童語地互動的畫面，對於她能輕鬆自在地用自己喜歡的模樣與他人和外界相處感到佩服嗎？……還是羨慕？」，綠燈亮起，右手慢慢催動油門加速騎上中正橋，往永和的方向，「腦中開始快速且短暫地閃過許多畫面：閃過這兩個禮拜惠姍與其他同事對我說『不要這麼緊繃啦』、『試著放鬆點～』；閃過念湘²⁰分享到天蠍座會因為在意他人的眼光，而活得蠻辛苦的星座；閃過坐在東吳餐廳前的階梯，佳賢對我說『你都已經快要 30 歲了，還是這麼在意別人的眼光啊？！』；閃過剪髮的設計師對著我說『要更有自信地做自己！』；閃過雷娜²¹送的，貼在書桌前那張寫著『做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樣子』的明信片」，左轉彎駛進巷弄中，經過總是香火鼎盛的店仔街福德宮，「那麼……我想要成為的是什麼樣子？」停在警察局前的紅綠燈，頭頂上的紅燈正倒數著剩餘秒數，「領取失業補助的這半年，自己似乎封閉了不少，變得有些沉默寡言，有意地減少與他人接觸和互動的機會，浸淫在漫畫、電玩與書寫論文的世界中，感覺有些輕鬆自在，卻也有些陰暗與頹然，我以為這就是自己最安然自得的模樣，直到返回社會與人群，再次經驗到被自己約束與限制的感覺，明瞭現在的模樣不算是真正的自在與泰然。」，熄掉引擎並架起停靠用的側柱，屁股卻始終離不開座墊，「我喜歡自己現在的模樣嗎？」我不自覺地輕聲複誦了一遍，「我想要自在泰然的生活著，不要輕易地受他人與自我的眼光影響，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一瞬間，突然有種全部的事情都被串聯起來的感覺，這幾年來不論是實際的經驗或論文的書寫，都在嘗試透過自身與青少年的相處與互動，想要整理與描繪出「自己理想的青少年社工的模樣」，然而，當我努力成為這樣的社工，並且意識到我也希望「自己」能成為「社工」的同時，才稍微瞥見原議題很深很深的裏面，可能包裹著與存在性相關的隱藏議題，或許我所描繪與尋找的，是「我想成為的模樣」。

²⁰ 政大社工研究所的同學，也是同機構同方案的同事

²¹ 社團法人 I-LIFE 國際行動協會「夢想騎士」的創辦人。

第二節、被遺忘的一致性

轉眼間，在勵馨工作的時間即將邁入第四個月，或許是剛結束三個月的試用期，我在固定召開的工作會議結束之前，分享近期與幾位青少年工作的經驗，聽完以後大家簡單地給了些回應，持續整個下午的漫長會議總算來到尾聲，彼此開始聊起各自的工作近況與提醒今日的代辦事項，內心突然有股很濃烈的悲傷感，它來得又快又急，甚至還有一股鼻酸的難過，我並沒有在當下提起自己的狀態，因為我連為什麼悲傷都不知道，只能下樓回到電腦螢幕前，用距離下班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試著想把突來的情緒進行拆解與書寫，等我再次回過神來，已經超過下班時間大約二十分鐘，辦公室內只剩下坐在對面的念湘還在加班，猶豫一下後，我還是開口了：「其實，剛才工作會議結束的時候，我突然有股很深的悲傷感，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即使從下樓開始到現在大概半個多小時，我卻還是無法從書寫中理解與明白情緒的來由，但是我覺得繼續待在這裡也很難有什麼進展，或許騎車回家的路上能夠想到些什麼，所以我決定先下班了。」，念湘聽完後提議能在原本預定進行試用期回顧與個督²²的明天早上，再來討論這個情緒與狀態。

昨天在會議上分享的工作對象，是個從八月初交接以後，就沒能再約成會面的少女，剛開始還能透過 LINE²³聯絡到對方，並且約定好見面的日期與時間，卻在當天上演完全聯絡不到人的戲碼，不論是手機撥號或網路通訊，最後只能向前社工打探這位少女目前上班處的電話，接起電話的是老闆的媽媽，為了避免少女被貼上標籤，我並沒有表明社工的身分，而是說自己是少女的朋友，對方只有簡短告知少女與老闆外出，不耐煩的語氣聽起來是不願意再多說些什麼，直到接近下班的時間我又再次撥號到店裡，電話就無人接聽了。第二次被少女爽約以後，就連透過 LINE 的訊息也無法聯繫上對方，直到前天開始補打各個少女的個案紀錄，才驚覺失聯的時間已經快要超過方案的要求，一個月至少一次的聯繫，只好

²² 原督導可君請產假，這期間由念湘擔任代理督導。

²³ 網路通訊平台，互加好友後能傳遞訊息與打網路電話。

硬著頭皮再打去店裡，看有沒有機會聯絡到少女，然而，接起電話的還是上次老闆的媽媽，可能只有我會打電話到店裡找少女，對方很快地認出我是上個月打來的人，態度冷淡地說：「她不在，你打她的手機！」，還來不及說些什麼，就直接被對方掛電話了，除了滿臉的錯愕表情，心裡感到的是委屈與氣憤：「我只是想要聯絡到少女，有必要用這麼惡劣的態度嗎？！」、「要是手機能夠聯絡的上，我根本不會想要打到妳們店裡！！」，「好啊！既然妳叫我打手機，我就打給妳看！」趁著高漲的情緒，按下少女的手機號碼並撥出，歷經兩次爽約的過程，已經撥過好幾次少女的電話，每一次都是毫無例外的無人接聽，漸漸地我開始退縮，不太想主動聯繫這位少女，心想：「既然妳沒有接受服務的意願，我也沒必要繼續熱臉貼冷屁股，死纏爛打地聯絡妳吧？！」鈴聲一聲、兩聲的響著，最後轉到語音信箱，「您撥的電話無人接聽……」聽著女性語調的機械音朗讀著制式的答覆，原先高漲的情緒瞬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委屈，還有一股……既視的抽離感？幾個禮拜前的周末，還沒到晚上就把原本預計要做的事情都完成了，無所事事地躺在床上滑手機，默默地看起了少女們的臉書，並在幾位情緒相對低落，或是正經歷某些事件的發文裡留言關心她們，就在我敲打著第四則訊息之時，突然有種奇異的感覺，像是部分的意識從自己的身體裡抽離，飄到床鋪旁從側面看著正在輸入訊息的自己，「我在幹嘛？」我問，「這些空閒的時間與心力，不是更應該用在關注家人、伴侶與朋友，然而，我卻把大部分的關心、忍耐與包容給了服務的少女們？！」連忙把輸入完成的訊息送出，迅速地把手機螢幕關閉，並起身做些別的事情，想沖淡這股抽離感。

聽完這些經驗，念湘接著問了幾個想更加確認狀態的問題，例如：「會不會覺得這份工作有關注少女臉書的必要？」、「會不會對少女發文的內容有情緒或反感？」等等，「應該不會」我接連回答，念湘思考一陣子後，開始嘗試用文字描述我的抽離感可能是什麼：「那種被抽離的感覺，可能是因為你感覺到自己被很刻意與工具性地使用，用來獲取少女們的資訊，這樣的行為和平常自己習慣的行

為很不相同，兩者比較後產生的不一致，讓你覺得自己像是被抽離一般……」，念湘的描述同時勾起了另一股悲傷，我以為自己一直都努力朝著「本我與社工是一致的」的憧憬前進，然而，這兩次經驗的想法與行為，卻是強烈地想把自我與社工切割、劃出界線。

對阿……為什麼到現在才想起這件事情呢？當初碩一上學期參與義務張老師的培訓課程，除了講堂式的專業知能課程，還必須參加為期八次，每次三個小時的自我認識團體，帶領團體的老師的名字我已經不記得了，只對老師臉上的大面積胎記有很深的印象，還有很喜歡她在帶領團體時，自然而然流漏出的溫暖與真誠，最後一次團體的尾聲，她說：「我現在很努力地讓自己與諮商師的自己是一致的，我相信這能讓未來的助人關係變得更為真實與有益。」，我想正是因為自己是團體的參與者，親身經歷了老師在這樣的信念下所帶領的團體，喜歡並也同時受益於團體產生的情境、氣氛與關係，當下默默地將「追求自我與社工我的一致性」做為自己對社工模樣的期許。

我怎麼會忘記曾經有過這樣的期許？！或許是因為我沒辦法很清楚與具體地說明，什麼叫做「自我與社工我的一致性」，當念湘問起：「什麼是你期待的社工模樣？」，我還勉強可以回答：「是與自我能一致的社工」，我卻回答不出來念湘的第二個提問：「那麼……你說的自我是什麼樣子？」，彼此沉靜了好一段時間，我卻什麼都思考不了，該如何思考？又該往哪裡思考？念湘見狀便協助我整理目前的狀態：「聽起來是在助人工作的領域，你對社工的模樣有個期待，但是它是模糊的，而這個模糊的期待給了你一個感覺，你朝著這個感覺前進，靠近的過程讓你感受到落差與不舒服，甚至靠近的過程，還有自己本身的模樣也都是模糊的，因為兩者都處於模糊的狀態，所以難以整合，也就不知道如何辨識、前進與繼續靠近」，念湘根據這些整理，推測地說：「或許當初你會從電機系跨進社工領域，也和這樣的議題有關，關於「個人存在性」的議題。」，「或許有可能，但是這樣的過程實在太痛苦了」我疲憊地發出抱怨，「但是對你而言，這樣的議題似乎只

能透過繼續和少女們相處的經驗，找到自己與社工的模樣，然後考慮要調整哪個部分了。」念湘給了我建議。

兩個禮拜後的星期五，下班後來到捷運昆陽站的基督教聯合教會，參與蔡春美老師「薩提爾模式經驗與應用」的研習課程，其中有張簡報標題寫著「一致性」，裡面畫有一個被分為三等份的圓圈，並且分別被標記上「情境」、「我」和「你」的文字，老師說：「當這三者彼此間的關係是一致的，就稱為一致性」，她用會談做為例子來說明：「在「會談諮商」的情境中，面對「個案」，我們的言行、舉止與思考就要像「社工」或「諮商師」，而不能單純只是「本人」，這樣三者間才會是一致的。」，聽完老師說明的當下，我在講義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一來這個問號是我對於「本人」該何去何從的提問與質疑，二來是我同意在不同的情境與對象面前，「我」確實會扮演不同的角色與模樣，伴侶前的我、家庭中的我、社會上的我與學校裡的我等等，然而，我卻不太能接受「社工我」與「本我」存在太多的不一致，比起其他的角色，我更敏感與在意社工的角色。

……為什麼？為什麼「社工我」與「本我」的一致性，對我而言如此重要？！到底又該是哪個部份要像另外的部分？是「社工我」要像「本我」多一點？還是「本我」該像「社工我」多一點？突然回想起幾個禮拜前，和念湘個督討論的議題與內容，我說：「當母親或伴侶的言行讓自己感到不耐煩，我就會變得煩躁與態度不好，等到情緒消退以後，我就會開始責備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對她們，如同對服務的少女那般有耐心、願意包容與傾聽呢？！」，混亂地繼續補充：「如果是下班與假日，我剛好正在打電動、運動或是處理私人的事情，在評估少女的訊息或來電不是那麼急迫的，我就會刻意地不讀訊息與不接來電，那個瞬間我會強烈地意識到「社工」是職業，我與少女們的關係是「工作與專業」，卻會在不小心中瞥見越來越多的未讀訊息，或是來電鈴聲終於停止的時候，開始譴責自己，為什麼下班以後我就不能是社工了？！……」我以為自己分別舉了兩種狀況的例子，直到現在我才注意到，兩件事情其實都在描述一樣的情況，根本沒有要把「社工

我」與「本我」互相做調整，只有單方面的想讓「自己」更像「社工」！以及為了扮演，甚至成為社工，花費了相當龐大的心力，要求自己更有同理、耐心、包容、傾聽與正向等特質，這樣的過程是疲累與緊繃的，所以每到晚上六點半下班以後，我便會盡可能地遠離這個模樣，頹廢地打上整晚的電動或看上整晚的漫畫，抑或煩躁與帶刺地對待那些絕對不會拋棄我的家人與伴侶，藉此平衡扮演社工的耗能與疲累，或許我要去嘗試的，根本不是去改變自己對家人與伴侶的態度，而是當我不再如此刻意地扮演那些，我認為社工應該要有的特質與能力後，我是不是就不需要透過傷害那些最親近我的人們來獲得平衡呢？



第三節、是的，我不是社工，我是我自己

2019年春節連假剛結束的某個早上，我和可君²⁴坐在辦公室小茶几的位置，分享昨天參與敘說團體的自我觀察，念湘邀請每位成員分享幾段印象深刻的愛情故事，暱稱為娃娃的少女正是可君的個案，她分享的是最近剛結束的一段感情的歷程，並且透過描述與情緒，不斷地把責任與過錯全都推給當時的伴侶與環境，然而，她說的內容卻和可君陪著娃娃面對與處理的經驗有許多落差，例如娃娃把「真實存在的劈腿行為」說成「被伴侶懷疑自己劈腿，很受不了對方的不信任」，以及雖然說著很想念許久不見的小孩，為自己沒有陪在孩子身邊感到自責，但是實際上卻是連生父問到娃娃要不要來看孩子，她也是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儘管娃娃在分享中有著許多情緒與眼淚，我卻不自覺地改變了坐姿，從延續上一個成員分享時的盤腿前傾姿勢，調整成雙手撐在身體後側的地板，雙腳屈膝在前，呈現一種不太想要專注傾聽的姿勢，當我分享著昨天的過程與觀察，還有對娃娃的情緒與想法，突然有種豁然開朗：「我不是社工，我僅僅只是一個扮演社工的人。」

九個月以來，不，應該說成為實習生開始接觸服務對象的這些年，我並非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好惡與價值的存在，相反地，我會快速地反思這背後可能的原因與脈絡，例如「為什麼會對謊言與暴力憤怒？」、「為什麼這麼害怕被忽視與傷害？」與「為什麼會討厭或喜歡眼前的個案？」等等，並且說服自己「應該嘗試去了解個案背後的脈絡」或「等我了解他們的時候，就能夠發自內心地陪伴他們了！」，如果到頭來還是沒有辦法改變這些困難與心態，我也只好摸摸鼻子認為「自己可能不適合與這些青少年相處和工作」吧。採取這些行動的背後存在著一個非常隱匿與頑固的聲音：「我（社工）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原來，我從來就沒有真正地接納過自己……

²⁴ 政大社工研究所的同學，也是同機構同方案的督導

在勵馨擔任正職工作的這九個月，讓我有條件、卻又無法逃開地更貼近個案。邊緣智能障礙的小豬，稍微退縮的社交能力與偶而情緒化的行徑，結束安置以後就沒能找到穩定的工作，回到家裡還沒滿一個月的時間，就和家人大吵一架而搬到基隆的山海觀社區，最後遇到不願負責的網友，莫名其妙地懷孕卻沒有主動告知，直到十月的會面訪視，看見小豬坐在路邊把剛吃的烏龍麵吐了一半出來，半開玩笑地詢問：「妳不會懷孕了吧？！」，小豬才全盤托出懷孕快要6週的事情，沒有想要生下這個胎兒的妳，知道家裡沒錢讓自己進行藥物流產後，就持續了好幾週不知所措的狀態，我問：「如果今天我沒有和妳討論這件事情，妳不會就要這樣懷胎十個月然後生產？！」，「不知道」妳說，接連的好幾個提問妳都只有回答：「不知道」，甚至連最後幫妳問到政府合作的婦產科診所，機構也能夠暫借款項，妳卻還是邊哭邊說：「不知道」，對於這樣的妳該如何在社會中生存，只剩下滿滿的無望感。

相當稀少的男性個案的阿蔡，腦袋有著許多小聰明的想法，但是在與他人或伴侶的相處中相當木訥與沒有辦法，偶而伴隨些情緒高漲難以控制的衝動言語與行為，每次透過陪你吃飯、打撞球與抽菸進行的聊天，都會覺得你有更多的機會擁有不錯的發展與未來，沒有因為國中開始出現狂飆的行為，而從學校或社會中掉落，你的母親是相當大的拉力與支撐者，卻也是除了學校老師以外，最常和你大吵的對象，某陣子你因為伴侶、學校課業與人際的狀況相當不穩定，我也相當密集地找你出來發洩情緒，有天晚上才和你邊吃火鍋邊聊著未來的計劃，覺得一切又將再次回到軌道之時，半夜收到你母親的簡訊，說你又打破了家裡的規定，「我決定不再為他（阿蔡）付出了！！」裡面的文字如此寫著，彷彿看見你與母親間的關係開始碎裂與毀滅，「明明兩個人都很努力的……」為他們的狀態感到悲痛的自己，只能躺在床上呆望著慘白的手機螢幕。

封閉內心與充滿防衛的小蓉，與父母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衝突的關係，以及下定決心開始努力之時，卻被學校半數老師投票拒絕繼續就讀的挫敗經驗，從當面

交接那天以後，我就再也沒能見到本人，因而轉向與妳的父母工作，好幾次的電訪與面訪，以及父母參與安置單位辦理的家長團體中，我聽見父母對於過往比較激烈的管教方式感到後悔，並且盡力地做出嘗試、調整與改變，然而，小蓉始終拒絕與父母互動，他們只能透過單面向的紙條向小蓉傳遞無限的擔心、歉意與任何其他的信息，小蓉回應的紙條上，永遠只有幾句「我要搬出去住」或是「沒事」，就在小蓉剛返家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小蓉的母親在某天接近半夜打電話過來，很緊張的說起小蓉怪異的行為，說是看到透明的人影，還有對著空氣自言自語等等，並且在垃圾桶看到藥物的包裝，我相當堅定與平穩地安撫著母親的情緒與提供建議，卻在掛掉電話後開始大哭，打給可君的電話中，我邊哭邊說我很心疼為孩子擔心的父母，還有無法接受家人的孩子，「為什麼他們就是沒辦法碰觸到對方呢?!」我找不到答案。

這些時間以來，越是貼近他們的生命與議題，越是讓更多的「自我」透過情緒與想法被迫現身，每個難過、受傷、氣憤、退縮與懊悔等等的情緒，大多是因為勾起自身的議題所產生的，它們不斷地攻擊與耗損我，甚至在某天中午躺在地墊上等待便當微波的空檔，已經無法分辨：「好想回去當工程師……」的這句話有沒有從嘴裡說出口，還是只在心裡這麼想，然而，它們同時也無時無刻地提醒我：「社工之下，就是我；而我，是我。」。所有事件、情緒與經驗的累積，才在討論娃娃事情的時候，意識並且願意接受「我就只是一個扮演社工的人」，我不是社工，我就是我自己。

彷彿回到整個旅程的開端，那是在西少實習的最後一次個督，我們坐在一間早已遺忘店名與擺設的咖啡廳。

星星開口問我：「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社工？」。

我用著不太好意思的語氣回答：「我想要成為『有人味』的社工。」

「有人味」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的意思，它不是靜止的、不會被框架或是被定義，它肯定會隨著我更認識自己，不斷地產生移動與變化，它也必然不會是全然正面、正向與純粹美好的，它或深或淺、或多或少都將有著它的價值觀、信念與好惡，如同過去、現在與未來接觸到的少年、少女與人們，因著深入地陪伴彼此的生命與議題，感到憤怒、感到同情、感到悲愴、感到喜悅、感到無力、感到欣慰、感到無助、感到滿足、感到痛苦、感到……、感到我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血、自己的肉、自己的感覺與自己的情緒，我想「用我自己」來做社工，這就是此時此刻我所期待成為的自己（社工）的模樣了。

我希望

自己能像對待少年、少女與他人那般的溫暖與柔軟地，接納自己

最終章、後記

第一節、旅程還會繼續下去

五年，從暑假實習結束，踏上書寫論文之路算起，已經過了近五年的時間，很多人都會開玩笑地說：「你把碩士當博士在念喔？」，有時候我也會想：「會不會花太多時間了？」，並且在回憶起整個過程時，「如果我認真一點……」或是「如果我寫快一點……」的念頭就會冒出，好似當時我有這麼做的話，可能就不用花上這麼多的時間。然而，對我而言，這些時間都是必要的，當我看著每篇紀錄的標題，腦中浮現出那段故事的經過與主題，我便會明白，勢必需要這麼多的時間與契機來遇上這些青少年、人們與事件，藉著親身經歷這些，我才有機會面對與衝撞自己。每次只要想起這些，我便能對如此漫長的書寫感到足夠的釋懷。

對我而說，長時間的書寫，尤其是與認識自我有關的書寫，是挫折與煎熬的。即使在某個時間點頓悟或理解了什麼道理或學習，都可以在下一個時間點，可能是轉換身分、發生重要的事件、經過一段時間，甚至只是隔了幾天再回頭檢視當時的領悟，便會羞愧地問自己：「我那時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多少時候我會想著：「在意這些幹嘛？」或是「討論這些幹嘛？」，好幾次看著以前書寫的內容，都想按住刪除鍵徹底將其清除，藉此表現出現在的自己對過去的自己的嗤之以鼻。直到最近看見了可君的分享，認識了潘柏霖這位作家，他是如此描述這樣的過程的：

創作上有個信念，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應該寫的東西，你必須寫你的當下，而那個當下會變，但你的現時此刻是還沒變的。你必須把那個還沒變的敘述出來，如果你不寫出來，等到你變了，就無法再回頭去寫當時的事情了。一切的回顧都不是現在，現時此刻，是最重要的

事情。我猜測我們必須在闡述此刻自己的同時，盡可能成為當下最好的自己—當然那是永遠都不夠好的，我們只可能成為當下最好的自己。

(潘柏霖，2019)

潘柏霖的文字讓我感覺到自己不是孤單的，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樣的煎熬與挫折，並且肯定自己：「『當時』我已經盡力了！」。雖然開頭說了這樣的書寫是挫折與煎熬的，但是如同楊老師在某次團督聽過我分享著相當低落的情緒與感受後，她對著我說：「社工這條路會是個恩典，即使路上隨行著許多的痛苦與不舒服」，我也堅信，即使每天在辦公室裡對著同事抱怨「不想當社工」或「繼續做工程師有多好」，當時毅然決然地踏入社工領域，上一秒抱怨，下一秒就問個案要不要約訪的種種，必定有著迫使我繼續航行的「恩典」，腦海中突然閃過了一句話：

Life is a tragedy when seen in close-up, but a comedy in long-shot.

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是喜劇。

查理 卓別林

可能是因為法定的後追服務至少要進行一年的時間，最近陸陸續續會有數名少女進入是否結案的評估階段，細細地回顧每次會訪的談話、每件感覺無能為力的事件與每個痛心不捨的情緒，如果單獨去經歷與檢視，往往伴隨著厚重的無可奈何與毫無未來的無望感，只是把時間拉長到一年，甚至是她們往後的人生，便會覺得心裡面那股悶悶的感覺少了許多，她們將會繼續用著自己來經驗與認識世界。

最後，航行的紀錄即將告一段落了，起初我有些介意論文的終點，卻不等同於旅程的終點的這件事，冀望能在論文的最後一頁，寫下一個令自己心滿意足的答案與結論，一勞永逸地成為往後社工模樣的基調或方向（原來我的骨子裡，還是存在著理工科追求絕對答案的傾向），從此不再輕易地為個案的事情與狀態，產生動搖與迷惘，這樣的期待阿.....根本是不可能的啊！這趟旅程不也切身的經驗了這個道理？！終究是會繼續改變的，楊老師曾說：「論文，就是記錄自己某一段狀態與故事的書寫，它不會是一個盡頭，這些思考與尋找，還會持續進行下去的。」，我想起了楊蓓老師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口試裡的回饋：

小王子的歷險記，走到後面

論文寫完了，小王子的旅程還會繼續走.....

我會繼續航行的

繼續認識自己

嘗試接納自己

並且

朝著自在與喜歡的方向遠航

一輩子

未完待續.....

第二節、Final 的禮物

這份禮物是得來不易，當時 Final 的錄音在自己疏失（沒按到手機的錄音鈕）與器材故障（錄音筆在存檔前當機），兩者雙管齊下的結果讓我只保留下粗略記錄的筆記，結束後用著好幾天的時間，努力地想要喚回那時老師們回饋的內容與文字，卻還是只能想起部分的大意。正當自己帶著有些懊悔與失落的狀態要開始記錄老師們的回饋時，剛透過臉書訊息詢問我有沒有適合帶團體的桌遊的小 D，又傳了訊息關心 Final 結束後是否有好好休息，我才向她提起沒有錄到音的血淚，語畢，她傳訊息說：「你到電子信箱收件看看」，信箱內躺著一封名為「驚喜禮物」的信件，同時夾帶著當天幾乎全部的錄音檔，感謝她的錄音我才得以將這些寶貴的回饋記錄下來。

「這些不能只有我看見」，是網路上很流行的一句話，用於看見觸目驚心或恐怖的內容，不能只有自己受到驚嚇或感到不舒服，而要把相同的東西傳給其他人觀看的用詞，然而，這句話同時也可以用於看見令人感動與溫暖，想把自己被療育或滿足的心情也讓他人經歷的時刻，當我完成老師們給的回饋逐字稿，並且反覆閱讀以後，湧上的心情就是：「這些不能只有我看見」，我決定把這些回饋的文字另外開啟一個章節記錄下來，除了給閱讀完這份紀錄的人們，最重要的還是要送給未來不同時刻的自己，我相信這些文字會成為往後迷失方向與自我，對個案與社工身份感到迷惘與痛苦時，提醒與支持的力量。

實務社工在工作時常常會把實務我與自我做一個裂截，就是「Either Or」，習慣在中間二選一，但是自己的指導老師覺得是「Both And」，兩個都是自己，不是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哪個好，哪個不好，而是在這個當下就是你的選擇，選擇用哪個現身，每次就自然的做出決定，想回饋俊達，從「Either Or」走到「Both And」要經過好多好長的跋涉與勇氣的。

曉春老師 Final 時的回饋

助人這件事情，以及，怎樣成為一個助人工作者的這件事情，就是怎樣成為自己的過程，成為一個助人工作者，就是成為自己。

助人工作者就是一個角色，我們藉由這個角色，來看世界，看見自己，然後慢慢、慢慢地，因為我看見，我懂了，我會有選擇性地去選擇與內化，人基本上就是很多的因緣條件加加起來，而助人工作者的角色像是鏡子，讓我們看見自己，然後在這當中把他們內化，變成自己，所以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我的語言，當助人工作者就是一個修行的旅程，社工教育忽視這一塊，是個很大的遺憾。因為人必須明白自己，才能明白別人。

楊蓓老師 Final 時的回饋

我想起了曉春老師在 Proposal 時回饋第二章文獻探討(內容已經與現在的論文截然不同)的一段話：「現在已經很少用專業我與個人我，這樣割裂式的方法來看社工，關係就是關係，而在關係中彼此的狀態，是現在比較在談的。」，對自己而言，論文所記錄的這段旅程，彷彿就在走一段「分化」的過程，像是剛出生的嬰兒，覺得自己與母親是一體的，最初踏進社工領域，或許我也覺得自己與社工是一體的，透過這些故事與經驗，漸漸地把兩者分化與隔開，我是我，而社工是一種角色，我才有機會與意識透過社工的這個角色，成為自己。

這時，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第三節、終將回到 B612 行星

我相信，小王子最後是回到了 B612 行星的


Final 那天，既漫長又短暫的二十分鐘，我在簡報的最後一張放上了兩張照片，左邊的照片是民國一零四年，爸爸邀請我們在過年的時候，到他家附近的餐廳相聚吃飯時拍攝的，結束返家後的整個夜晚，我用著小畫家簡單的功能，不專業地透過重複極小區塊的複製與貼上的動作，把位於畫面中上方的阿姨「修掉」，得到了一張只缺少媽媽（嘗試說服卻還是不願意來）的全家照；右邊的照片剛好也是在同一年所拍攝的，畫面的背景是綠島的廣闊海岸，我們一家人，包括在那服替代役的弟弟、姊夫與兩個姪子，大家笑得特別燦爛。不知道為什麼，當窗外響起清脆鳥鳴、太陽初露晨光的一日之始，努力趕工製作 Final 簡報的自己，卻在無意間瞥到這兩張照片的瞬間停下了所有動作，很快地，一股想掉淚的鼻酸湧上心頭，於是乎我把這兩張照片作為簡報的最後一頁。

「下一個想要冒險的地方，應該是『家』吧」我在最後一張簡報時，如此說著，「你的『想』裡面，有想做什麼嗎？」楊蓓老師在回饋時問起自己，停頓許久後，我回答：「……可能是想面對自己與母親的關係，（我們的關係）在進入研究所的初期與現在有很大的變化，雖然我們現在很常吵架，但是透過大吵，好像我與母親都可以稍微脫離「母與子」的角色、關係與束縛……」，楊蓓老師聽完後，停頓了片刻後說：

你媽怎麼看你研究所前後有這麼大的不同？我其實就是想要確認一下，因為今天進來看到你，就是一個小王子變成大王子的感覺，你們用了一個比較開放的方式，像是吵架，來核對彼此的變化，我想確認你下一站想去冒險的事情，是讓自己真正成為一個，還是媽媽的兒子，但

你已經是個大人的，這樣的綜合體的關係，這個過程是個關係與角色的變化，也是這段時間，你如何讓你慢慢強壯起來的過程，我只是想確認你持續走在這樣的路上，你可以成為你自己，這樣的話，下一站會更有意識的，可以踏得更穩。

聽見這些話的當下，沒有太多的想法與感受，直到現在看見逐字稿的文字，我把自己進入研究所後，不斷在各式的兩者間，例如社工我與個人我、小孩我與成人我等等的拉扯與掙扎的議題串聯了起來，我會用著這段旅程漸漸強壯起來的身體與心靈，準備下一次冒險的啟程。



最後，我終將回到自己的 B612 行星
如同最初，我注定般地會揚帆與啟航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潘柏霖 (2019)。《1993 (三版)》。台灣：潘柏霖。

二、英文部分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999)。小王子 The Little Prince (李思譯)。臺北： 寂天文化。(原出版年：1943)

